编辑部顾问

杨向奎　王仲荦　翟盛奎　孙思白
蒋维崧　殷焕先　庞　朴　卢兼三

主　编

张维华

副主编

葛懋春　钟遵先　孔繁银
骆承烈　胡明清　苏昭民

凡例

一、本书所选曲阜孔府档案史料共分四编，第一编为孔府档案全宗分类目录索引，第二编为明代档案史料，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第四编为民国时期档案史料。

二、本书所选档案史料的编排，依照原档分为明代、清代、民国三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内按专题分类，每类中按时间顺序排列。

三、本书所选档案均保持原件格式，一般均原文照录，个别地方重复过多，酌加删节。

四、本书所选档案的标题及标点系编辑者所加。每文标题后面列有档案原卷类目编号和原卷标题，以便查对。标点采用句、逗、顿、问四种符号，只断句，未分段。

五、本书所选档案原件中错字、漏字、残缺字，凡可断定者，用（）号标出正字，用〔 〕号补出漏字，用口或〔缺〕表示缺字。

六、本书供研究使用，未加注释。

七、本书用现行简化字排印。

目录

一、明末清初农民起义资料……（一）
二、康熙年间盐民暴动……（三）
三、巨鹿大乘教案……（三〇）
四、曹州天理教徒的活动……（一一七）
五、孔瞎子的秘密组织活动……（一三八）
六、有关太平军资料……（一四五）
七、捻军活动资料……（一六〇）
八、邹县白莲教徒的活动……（二二五）
九、有关宋景诗起义资料……（二三二）

一、明末清初农民起义资料

咨吏部为曲阜旧令孔贞堪赴部听选烦请题覆外转事

〔题举孔氏族人补授曲阜世职知县（二）（〇三〇〇）之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初受新恩恪陈旧典恳乞俯允以广皇仁以光祖德事。切照爵荷蒙
皇眷承袭祖爵，统率族属。一切典例，拟合咨会。除别典另开外，曲阜县世职知县一官，蒙我
朝仍保举之法，复加衔久任之例。见任良令孔胤淳于去年十月十九日已经
贵部题覆，奉
旨俞允，业加东昌府通判职衔，仍管县事。蒙
贵部咨会到爵钦遵在案，此我
朝所选之官，例应如是。兹有明季崇祯十一年所用旧令孔贞堪，于
定鼎之初，亦经
贵部票委，理事两月，遂丁父艰。彼时有旧抚院方大猷於贞堪丁忧之际，为堪特

题外转一疏，咨会到爵，至今在案。此乃轸念圣裔，俯顺舆情，为旧令开服满出身之门也。

今贞堪既经服阕赴

部聽选，合行知会。为此，移咨

贵部烦将旧令孔贞堪

题覆外转施行。须至咨者。

一立案咨

吏　部

顺治五年四月　　日

袭封衍圣公府

四氏两庠生员孔尚禩等呈为公举孔贞堪之恶以杜冒滥事

〔题举孔氏族人补授曲阜世职知县（二）（〇三〇〇）之四〕

曲阜四氏两庠生员孔尚禩
陈王矩等

呈为公举恶官以杜冒滥以救阖县事。切照旧官起用，必忠孝廉节一无所亏，方足利国庇民。旧任知县孔贞堪，当在任之时，不遵　祖训，不守　王章。竖黄旗而结叛，是不忠也，忘父丧而夺情，是不孝也，渔猎小民以自肥，是无廉也，道迎流贼而纳(款)，是无节也。今复鑽刺寅缘，求登仕路，未有不悞国殃民也。生等恐贻

宗主荐引之咎，更恐贻阖县士民之累，伏乞

仁恩宗主为斯民作主，代阖县造福，将士民冤欵速咨到部，将贞堪原职褫革重惩，庶冒滥可杜而贻累可免也。理合具呈。须至呈者。

计开

粘单一纸

具呈生员　孟闻真　颜胤韻　孔尚禊
陈王矩　徐辅世　孔闻谊
（余十人名略）

顺治五年六月初九日
准存案

丁忧起复知县孔贞堪贪酷赃罪单款

〔题举孔氏族人补授曲阜世职知县（二）（〇三〇〇）之八〕

计开丁忧起复知县孔贞堪贪酷赃罪於后。

一流贼至山东，贞堪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献贡马十匹，银一千两。及我清肃王南征，过兖府至济宁，贞堪竟不迎接，视流贼何重、视我朝何轻也。且孝服上党，称为大兵催草豆，指一科十，多派黑豆一千八百石，运入私宅喂马，仓吏马荣寰并李义仁等可审证。

一流贼入境，贞堪差人持投顺文书，接至临清。及至兖府，贞堪复青衣小帽，执印信跪纳於道旁。得贼欢心，遂授堪以照旧管事委票，恃宠横行，将阖县大小乡宦魏肯搆、孔闻诗、孔闻谭、孔贞来等，先拏押候献，本官证。

一曲阜县旧印，贞堪已献於流贼。今复令颜胤孝私造明朝印信，酬颜胤孝以杂粮五斗。颜胤孝审证。

一贞堪娶鲁王妾董氏、萧氏为歌妓，臣收君妾，法所不宥。孔尚禊并杨厨子等证。

一顺治二三两年，贞堪纵虎仆田世显等掘毁鲁端王、鲁敬王、鲁宪王、鲁肃王等坟墓，盗获珠冠、金佩、玉带、金盆、金炉、金碗等宝，价值数十万金，尽入私囊。至若掘郡王坟，拆享殿、伐栢树、解棺板，亦不记其数。伊家人田世显可审，生员陈名世证。

一贞堪兄弟惯於（与）东山叛贼相通，贼首王忠，贞堪兄弟收为庄头。复令打差坐地分赃，於本年四月内，王忠率贼众百余人打劫周山庄，杀死孔尚礼，将杨守才儿妇掳去。王忠被邹县捉获，堪弟贞垣至邹县鑽刺救回，杨守才托姚望楼至垣庄，使银四两将修氏赎回，见有杨守才修氏等证。

一鲁王南逃，贞堪私入王城，盗取古器、古画、怪石、奇花，价值无等。见在伊私宅供设。府工房王怀扬证。

一贞堪於邹县有地四十余顷，止任十余顷地粮。其余威吓书手，不令派粮，隐匿国税，贻累百姓。孟明德、孟贞恒并邹县赤历证。

一本县大粮一万七千两，贞堪在任七年，每年多派三四千两不等，赤历并书手黄尹宠等证。

一曲阜兑军米共二千一百余石，贞堪每年多派一千余石，加三收受，在任七年共剋一万余石。运宅自肥，仓吏马荣寰证。

一曲阜均粮溢地，傳饷马价助兵。白地等项银每年该七千余两，崇祯十三年已奉明旨蠲免，贞堪抗旨严催，全征自肥。书手马坤崗并收役刘双槐、周明寰等可审证。

一贞堪於顺治元年十一月间丁忧，至四年二月间既已服满，例应起复，因於滕县大叛张元实同盟起义，受贼马二匹，银二十两，观望延挨，不肯起复。今见元实事败，无奈上京鑽刺原任，所以被查，蒋文哀、孔贞来等证。

一曲阜走递马，原有旧例，派定工食，贞堪侵欺不给，额外冒派银一千三百两，在任七年，多派银九千一百两，加三四收。书手黄少安等可审证。

一曲阜大粮每年一万七千两，百姓每岁完纳，贞堪每岁未解。自崇祯十三年以至十七年，共侵银八万有余。书手李孟诲等，里长李义仁等可审证。

一曲阜四氏两学廪膳生员六十名，每年该银六百八十两，贞堪半给半剋，在位七年共剋银二千一百余两。廪生颜胤韵、李时英等证。

一贞堪弄弟贞垣，强夺孔尚禊城宅不遂，百计陷害，假借匿名帖子系尚禊所为，差虎役胡进魁、东美张元恩、裴王秀等三百余人围宅，明火执杖，进宅将家中衣服、器皿、首饰、银钱、杂粮约值二千金，席卷一空。将伊父贞璘系幸太学恩贡，兼管举事官，竟行锁拏枷打送监使毙。威逼尚禊将城宅田牛畜，卖银五百两送进始免。本生证。

一贞堪惯受强贼贿赂，得银即放，因此贼盗横行。城内往往失事，打劫颜博士家，将博士颜光鲁杀伤，左手不能任事。遂授职於颜绍绪，又嗔颜绍绪递失盗呈词，打死伊家人牛思任、黄良才等。本官证。

一因生员颜胤韵言贞堪贪酷赃过，凭空将伊父锁拏打死。本生证。

一恨贡士孔贞铭不接流贼，随诬称不服，使腹心韦谨纠约亡命耸告流贼手中，打六十棍。一

切家赀、牲畜、杂粮、衣服、首饰、器皿价值二千余金抄抢尽空。本生证。

一白夺孔贞铭负郭田十二大亩六分，价七十余金，分文不与，迄今耕种五年，并不过割，粮累本人。本人证。

一强拆孔贞铭瓦房三间，价值二十两，强拉谷草七千余束，价值二百五十两，分文不与。本生证。

一强夺邹县孟明德庄生产一处，地十三顷、瓦房三十间，价值一千三百两，至今分文不与，且不过割，粮累本人。本人证。

一生员孔闻调素与贞堪有赌赙之嫌，捏以抬憨捉拿打死。调弟孔闻谊证。

一生员孙石明因与贞堪索卖树钱成嫌，捏以贼情，不容分辩，捉拿监禁打死。又恐明子孙仍报仇，立拿斩首，遂灭其家。有明母张氏证。

一生员孔闻亨居乡忠直，因言贞堪贪酷罪过，假捏贼情，未经申革，捉拿打死。亨弟孔闻元证。

一窥生员孔尚瑢厚富，捏诬诈伪，送监禁锢，索银一百三十两，钱三百千，杂粮二百石，值六百两。复虑瑢有后言，暗申学道革除衣巾，本生证。

一纵妾王氏淫行，走出县宅，更夫撞遇，喊叫捉回，遂将王氏勒死。杨厨子审证。

一贞堪爱妾杨氏，与家人马骥通淫无忌，一日行奸於磨房，被贞堪撞遇，将马骥枷打送监致死。禁役蒿库证。

一窥富户张在山家赀丰厚，无可图骗，捏以盗情，将在山父子四人俱拿打死。家产抄没入

官，银钱、衣服、首饰、马骡、牛只、杂粮约值二千余金。犹虑在山堂弟张二有后言，亦拿打死，遂灭其门。赵氏并张茂才证。

一流贼至曲阜，贞堪央人保举原任，因孔贞纯不肯出名，捏以贼情将纯父子四人尽行锁拿。长子斩其首，余者毙之杖，仍将纯阖家妇女即时估卖，家赀抄没入官。以无辜之圣裔，遭此异常之酷残，阖县闻之，无不切齿。纯弟孔体乾等证。

一乡兵韦老枣杀贼，得贼妻二个，贞堪见有姿色，欲留宅用，韦老枣不从，即时送监致死。韦绣衮证。

一贞堪异常贪酷，士民难受。王立云微有怨言，被贞堪拿送监禁，毙于押上。禁役蒿库证。

一侵欺修葺颜庙银二千一百两，颜博士并解批解银官孔化行等证。

一侵欺修孔庙银七千两，解批并本县工房王胡子证。

一倚官势强买孔献文城宅一所，威逼立约，价银八百两，同人止交一半。又密使淫媒苗氏，以危言吓迫献文之母，言此宅价如不送进，不日即有大祸。晚间领献文母入县宅，亲交於贞堪。献文母系明朝命妇，逼入县宅，私相授受，事行暧昧，真行同禽兽者。孔献文、孔行寰并苗氏审证。

一强买孔贞镐城宅一所，价银二千三百两，止交一千九百五十两，余者不与。本人证。

一高小二癡而幼，有城宅一所，价银二百余两。贞堪使弄弟贞垣强买，止交银三十五两，当面交过，暗地复威吓诈回。高翊汉、孔际可等证。

一窥堂伯孔廷献收过使女张氏姿色，又欺伯母冀氏孀居，将张氏强霸为妾，淫乱异常，人伦

灭绝。伊伯母冀氏愤气而死。冀起阳证。

一贞堪署邹县印，窥门徒潘公子使女姿色，强霸为妾，为官为师，伦理丧尽。潘宅家人审证。

一流娼毛大姐，贞堪父子兄弟轮嫖。有堪堂兄孔贞玉，素与毛大姐有旧，贞堪恨其往来，将贞玉锁拿枷打，送监欲毙，索银五十两。释放后堪父将此娼霸取为妾，便是贞堪之庶母，父死之后，仍价三两，孔贞玉证。

一贞堪别号冒生，父丧未及期年，鑽署滕县印务，贪酷异常。民谣曰，贞堪实不堪，冒生反杀生，宅门夜不闭，内外好私通。复强夺民间美女二人，小紫箫、小春景，歌舞淫乐，大违守制之礼，不孝自是不忠。小紫箫、小春景、并杨厨子可审证。

一倚官强夺杨四明城宅一所，威逼立约，价银六十两，分文不与。杨培心证。

一倚官势强霸邹县孟贞恒庄宅一处，坡地六十亩，驴一头，价值一百八十两。至今不价不割，粮累本人。又恐贞恒进学有言，使弄弟贞垣拉住不容考试。本人证。

一倚官势强拆邹县刘汉仪楼一所，自盖楼阁，价值一百二十两，分文不与。本人证。

一垂涎陈振溪负郭田一顷八十亩，佥派大户，将此地白骗到手，虚价实契，价银四百两，分文不与。本人证。

一倚官势强霸陈见白坡地四顷五十亩，价值二百五十两，分文不与。致令见白钱地两空，寒苦异常。本人证。

一孔玉泽与迺叔奉叔并无越次，贞堪窥其家产富厚，使人告争产业，诈银一百两，本人并过

夫杨四明证。

一孔正宇儿妇病告，贞堪知正宇富厚，密令妇家告状，索银一百二十两。本人证。

一票拘渠维新告孔贞端捉拿苦刑，捏银七十两，骡车一辆，本人证。

一倚官势强霸孔文灼肥地一顷二十亩，价四十两，分文不与。本人证。

一指城守，募化富户银三百两，收宅自肥。陈化宇证。

一借营名色，化阖县富户杂粮二百余石给散营兵，照时价扣兑工食四百余两，收宅自肥。苏得济证。

一用印票诈陈义明银一百两。本人证。

一诈乡宦孔闻诗银三百两。本官子孔丽若证。

一倚官势无故诈孔尚和银五十两。伊弟孔尚秩证。

一倚官势无故诈孔尚逊银五十两。伊子证。

一倚官势无故诈孔尚暹银五十两。本人证。

一垂涎涂辅世负郭庄子，霸占无由，假捏骂官情状，拿责四十六板，送监使毙，立逼卖此庄於伊亲家，银三百五十两，送进始免。本人证。

一知孔尚迈有金壶一把，索诈无由，假捏人命，将尚迈锁拿凌辱，诈银八百两，遂倾其家。本人并孔宇瞻证。

一诈生员段登岸银三百五十两。本生证。

一诈段升宇银一百五十两。本人证。

一诈堂铺郭华吾银四百两。本人证。
一诈吴少渠银七百两。侄吴近楼证。
一诈当铺杨献之银三百两。本人证。
一谋骗李后泉庄宅一处，价值千金。本人证。
一谋骗吴濬宅产，价值八百金。本人证。
一逼奸石林川妻吴氏，乘机骗银一千两。李逢时证。
一诈刘文窗银三百两。刘兴光证。
一强伐邹县社稷五龙潭栢树五十余株。朱之柄证。
一侵欺邹县库银三百五十两。朱炳证。
一强霸陈王道庄一处，肥地三顷，值价千金。赚约到手，使大管家马骥止送出银一百三十两，送到堪迺叔孔际玄家，被际玄并家人马骥、甄之实、马小根等共抢去银八十两。收约的管家田世显索草驴一头，价值十两余，价俱坑骗。本人证。
一贞堪迺叔孔失玄，仗堪威势强霸陈王道宅一所，瓦房六间，瓦楼一座，宅内有桌椅、柜箱、磁器、锅皂（灶）、插屏、礼盒、抬筲、石盆、山石等物，价值三百两，分文不与，闭门封去。郭发旺可审，本人证。
一贞堪弟孔栗生，仗堪威势，霸占张士杰城宅一所，价银六百，分文不与。本人证。
一贞堪家人田世显，仗堪威势，强霸陈王矩宅一所，坡地四十二大亩。本人证。
一擅拆保赤仓大房一口、配房二口、作房一口、大门一座，共计瓦房十六间，自盖楼阁。官

地基三大分，改作场园。陈王矩、陈王道证。

一吓诈王祚显银八十两。本人证。

一诈盐店宋春州银一百两。本人证。

一诈盐店魏赞皇银五十两。本人证。

一强伐孔文鼐楷树三株，价值二十两，驴一头价值十二两。本人证。

一假捏通贼，诈高氏银六十两，管家马骧十两，共七十两。本妇证。

一捏诈孔贞诲银五百两。本人证。

一强拆孔贞诲瓦房四口，共十二间，修盖私宅。本人证。

一纵弟孔贞垣强霸孔贞诲宅一所，肥地八十四亩。本人证。

一纵弟贞垣诈孔献文棹椅绸缎共值二百余金。孔应运证。

一假捏人命，诈孔孚远银一百五十两。本人证。

一强霸孔尚仕地七十五亩，价值一百四十两，分文不与。本人证。

一强伐陈谏杨树一百五十株。本人证。

一强伐范虞文杨树八十六株。本人证。

一纵弟贞垣诈孔贞楚古器、古画、棹椅、器皿等物，价值二百余两。本人证。

一纵腹心快手裴玉秀为二舅爷横行无忌，将楚加兴窝囤吊打，诈银二十两。本人证。

一纵腹党孔尚遵霸占小十五女小长姐为妾。本女可审。

一纵腹党孔尚遵诈孔弘万银二十两。本人证。

一腹党孔尚遵诈孔大峰银二十两。本人证。

准并存案

任氏宗谱　鲁狷传

〔先贤任不齐七十七代嫡孙检呈任氏宗谱请求严追伪谱恩准销毁（二）

（一二六一）之二〕

鲁狷传

鲁狷者，崇祯庚辰进士，任公孔当自号也。公膺一命矣。应以官显，不书其官者，从其所适也。从其所适者，何公官实逾一命。然不卒於官，其不卒於官，正公之所以自全也。故书其官不如书其狷也。公之父讳汶生，公父文学，公良遇文学。公配董生公与弟孔昭。公生而秀颖，神庙时择堪尚主者，公与焉。因以恩例补弟子员，乙卯试秋闱，中副车。天启壬戌，大参杨崑源先生讲学济上，公偕弟往学，先生深加器重。崇祯庚午，孔昭领乡荐，公益自刻励，为文薄时艺，日夜傲眉山父子。督学汤叅予先生奇其卷，首报予之饩。癸酉随捷，庚辰登甲第，初选晋阳。辛丑正月，室人程氏病殁，二月乃之官。时晋阳荒旱，公步祷小五台山，甘霖大沛者三日。雨余暴风忽作，公望风虔拜，风立止。士民歌咏其事，勒之石，晋王赐真民父母扁额。甫五月，外艰归。癸未二月，营葬事，冬服阕。晋中士民，计期伏阙借

冠。甲申正月，复补晋阳，愉晋人之情，盖异数也。未抵任，流寇已破太原，继陷燕都，余党赚入济城。公曰，逆贼可共戴日月乎？倡义尽歼之。时济城文武尽遁，士民强公摄守御事，二十七城恢复几尽。值督辅史公治兵维扬，悉公忠义，屡书来招，公乃同弟载妻拿（孥）以行，史公奏晋司马郎。豫王有忠贞扁额之赐。因奉命浙东，仲公奉慈闱继至，江阻不得渡，北堂萱随萎於武林之太仆山，时蓋顺治乙酉之六月也。九月仲公与公嗣之瀛，扶柩归里，丙戌五月江禁开，公亦返棹，闻母丧泪不去睫。丁亥冬归，庐墓侧，日夜悲号。布衣疏食，不复更问人间事。徜徉方外，逾岁而卒，享年六十有八。从祀乡贤，配享祖庙。大都公为人修髯雅度慈亮端良，以孝友处家庭，以谦冲处朋侪，名谊所关，趋之恐后。偶遭非礼，歛容谢之。至於拯灾、捍患，功留梓里者，更自昭昭。辛巳冬饥疫交作，公倡义出粟，躬募多金，手主出纳，城赖以全。甲申之役，披坚执锐，立靖群凶，万灶得以无恙。淮南江左之行，弃家如敝屣，真日月为胸而河山表气者矣。确菴曰，公才号通方识称达变故，其生平毅然自负者甚多，公胡以狷自命，余胡以狷命公哉。孔子曰，狷者有所不为，蓋不可为者能不为非概不为之说也。公初字任之，继字贞野。任者有所为也，贞者有所不为也，始於有为，终於有所不为，时为之矣。公於自甫时业已辨此，余因其自狷而随以狷传之。曙其贞亮其终也夫。

1020568

续修江南孔氏宗谱载孔用存传

〔续修江南孔氏宗谱第十二卷（一〇四一）〕

用存公传 六十三代

甲申洎乙酉初，王纲解纽，政咸致寇，于是环句曲山伏莽而思假名号者，不一二起百社。孔君用存与诸弟用光谋曰，祸亟矣，不早为计，且无噍类。吾先人宅兹五百年，一旦丧宗祐将奈何？乃相屈指，某某素鸷鸷喜乱，宜及火尚厝以理，以势驯之，迟即燎原。乃纠贷得百金，屠酿治具，头会里之胜冠者，得二百许人，悉延之饮，以忠孝概勉之。已先用保身家语动之，次用遭焚杀语威之，众咸诺。乃取二百人分为十番，每夕率二十人迭点视。有不家者必询所往之地，所往而为之事，及归之期，如或谬即罚之，并罚其同番上者。如是匝月，夜不胁席，里得绝从乱事。即它盗亦以莫为引而不来刦。大兵至，或利于以收捕为名而肆出掠，诸大姓居，焚剽日相望。亦有以迹盗来问者，用存毅然往见其帅，义折之，相慰藉而去。盗盗与兵皆未始一罹其毒，而力疲财耗矣。用存讳贞常，性端毅，读书识大义，侃侃然不可干以私。见人善若身有之，苟不善疾之如讐。事必轨於正，当其斥为非，即亲子弟不

曲庇，诃责之必改其非乃已。当其所持为是，即至契为刎颈交，必使从所是理，辩之未服，至夺起争，谓若惟与吾厚，故好语相劝，在他人排击之弗宥矣，亦必使从乃已。其守义不可屈挠如是，惟是素信於人，故临大乱，卒能使悔祸而戢其萌，以抵於安云。先是官以贿成，政寖虐而使民俗日流於浇，乃立为乡禁。其约若曰，祠墓必敬也，宗族必亲也，毋搆讼也，毋淫乱也，毋赌博也，毋窃盗也，勿谓池圃畜牧之微可相侵也，勿谓狎詈酗争之细可不戒也。不以靡文视而赏罚之，必信行之，数年遂至鸡鹜暮不栅，稼棲亩曾无秉穗失。嗟夫，使际明良世举而膺一郡一邑之寄，岂不政教立而风化以淳哉。虽 先圣之有成，殆可几及，惜天生此才而卒莫试宜，人之悼欢久未已也。论曰，宋儒好为气质之分，谓清而薄则行懿淑矣，而不享诸福意，用存公斯其人与，不然何行事足人敬而止下寿，无位而后亦靳也。比游其里，憾不及识面，而其言行久多称述於余者，若用光所述尤详，且内或申申有言，而用光悽然思见涕承睫也。余感其忱，故不以下文辞而传之，以志企慕焉。鬱冈阳麓三尔学人眭修季拜手书

郓城屯户霍允昌告为豪邻拆房盗窃家具事

〔顺治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二）（三八九七）之八〕

告状人霍允昌年三十三岁，系郓城屯南二甲。告为豪恶抄产事。切身因上岁大乱，在海子内苫盖房屋六间，双扇门二合容身居住，永为恒产。及平安出海务农，所有治盒一架、朱桌二张、并床榻、磁器等物，封锁在内。被豪邻聂有德兄弟二人，欺身孤懦，不令身知，将房屋拆毁，木器等物罄卷伊家，惨同抄灭。身因要触怒，痛遭殴打。伊狼贪无厌，将海垛官砖万余，盗转私修房屋，不下二干，现砌墙基存证可查。似此豪恶，律法难容，乞公爷电准拘究，正法斧断，上告。

被告　聂有德　并弟小六

干证　李进才　霍文斗

顺治十七年六月初四日叩告

准

郓城屯佃户聂德启为串谋抬诈事

〔顺治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二）（三八九七）之九〕

启状人聂德年五十岁，郓城屯佃户。启为串谋抬诈事。大恶霍魁等，惯行诈害。祸因顺治六七年间，榆园贼作乱，处处挑海子，本处修筑海子一座，内住千家。茅屋相连，失火三年，不知何人遗火。魁今行诈，伊叔霍斗余主谋，窥德良懦易于吓诈，捏诬失火。谎称烧伊桌物木料，虚言现今本府管粮厅耸告，余作硬证。串谋抬诈良懦，不生李进才证。切思失火，今经十二年余，始为告状，串谋诈害情弊显然，乞准剪刁救良，上启

□明老爷详行。

被启　霍　魁　霍斗余　　霍　二

干证　李进证

顺治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启

仰管勾将原状弹回定夺

仰仍照审量责回报

伴当刘凤来等启为王超然伐树平坟杀人霸产恳准详审事

〔康熙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三）（三九〇〇）之二十三〕

诉启人伴当刘凤来等，系平阳屯户人。

启为粉骨抄产杀命大冤事。切有王超然，伊口口口世姚贼大叛，四方打粮各县，攻城杀人无数。虎踞一乡，将身祖林大树竟行杀伐，平没坟塚，杀身长兄口方一家五命。白霸身祖产地土一顷，不约不价，占种多年。自去年六月内，然惧身告，究同乡亲口国祥等止退地十亩。今反刁捏耸告，奸恶异常，情惨难甘，律法难容。

本府老爷电准详审，剪奸安良，上启。

被启　王超然

干证　李国祥　李和元　萧凤鸣

具启人刘凤来　刘振魁　刘凤山

康熙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准并行

二、康熙年间盐民暴动

总河督标咨为盐民暴动公府借兵防卫林庙事

〔鲁省盐民暴动衍圣公府请省派兵驻卫林庙（四九一二）之三〕

总河督标护理中军副将印务中军守备加一级刘　为守卫林庙事。康熙六十年正月初十日，准贵府手本。内开，照得曲阜弹丸，为

至圣先师林庙所在，向来设有百户一员，专司守卫。然其职止于禁樵采，备洒扫，并无一兵丁可捍牧圈。近日盐徒不逞，所在成群，因而混入饥民，劫掠四起，日甚一日。其势猖狂，患切剥肤，设或少有疏虞，震惊灵爽，守庙守土，均难辞咎。除该世尹具文申详

院司镇去外，合从麾下暂借马步营兵前来驻扎，以壮声势而备不虞。为此，于本前去贵镇，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希即拨强劲军兵，星速到曲驻扎，弹压一时，感荷干城不浅。事在危急，不及咨行

河院，希将发来若干名，即烦据文申详，幸勿迟滞施行。准此，除呈详总河部院批示遵行

外，拟合咨覆，为此合咨

贵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一日

臬司手本为盐民暴动调兵镇压事

〔鲁省盐民暴动衍圣公府请省派兵驻卫林庙（四九一二）之四〕

山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为掳掠良民威逼入夥大干法纪理应禀明事。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三日，准

衍圣公府手本。内开，康熙六十年正月初八日据戈山广总甲傅应祥、尹耕莘，小甲张明得、房德润禀前事。内称，本庄佃户一百余家，租种本庄地亩，岁岁输租，俱系良民。不意盐徒猖獗，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将本厂佃户掳去三十人，至今未还。正欲禀报，忽于正月初一日又掳去五十余人，事关重大，合行禀明等情。据禀到府。据此，查得戈山厂坐落泗水县地方，佃户止一百余家，每年徵租完粮，忽被贼人于岁底、新春两次掳去多人，民心皇皇，渐不可长。拟合移明。为此，合用手本前去贵司，烦请查照檄行严查缉获施行。等因到司。准此，为查盐徒肆横，骚扰居民，本司日夜焦劳，寝食不安。前据各县具报，已与

抚宪议调寿张营千总一员，带兵前往曲阜防御，调台庄营千总一员，带兵前往泗水防御。复

镇台拨各路员兵四处勦除，谅此釜底游魂，不日即当消灭解散，且经沂州营会同费县，已将巨魁

孔振公拿获，解至长清县张夏地方，绝食身死。业奉
抚宪一面摺奏，一面委员将孔振公首级梟示，其余贼党梁廷儒等，亦现在审。今准前因，拟
合移覆。为此合手本前去，烦情查照施行。须至手本者。
右 手 本
衍 圣 公 府
康熙六十年正月十四日

咨东抚为盐民暴动请派兵驻卫林庙事

〔鲁省盐民暴动衍圣公府请省派兵驻卫林庙（四九一二）之五〕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盐徒势炽孤城可危
□速传檄移镇以卫　庙庭事。切照曲阜弹丸之邑，
先圣祖林庙在焉。
历代尊崇有加靡已，昔岁甲子我
皇上巡幸阙里，特留　曲盖嗣
发帑金，重修焕然聿新。前岁又蒙
颁赐内廷新制乐器，是杏坛之上不但为
圣祖所凭依，而实我
朝法物陈设之所也。目今盐徒窃发，遍于四郊，百姓受其荼毒，肆行无忌，渐逼城郭。虽有有司
率本邑人士，昼夜防守，窃恐贼势愈炽，作祸愈烈，曲阜数里之城，难以自恃。为此，移咨
贵院
镇上体

皇上崇儒重道之至意，下施拯民水火之鸿慈，檄行近镇，速口移兵曲境，驱灭贼众以解倒悬。须至咨者。

一立案咨

巡　抚　李

署　总　兵　锺

康熙六十年正月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

臬司佥事移为调兵守卫林庙事

〔鲁省盐民暴动衍圣公府请省派兵驻卫林庙（四九一二）之七〕

分巡济宁道管理河道山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加三级宋　为守卫林庙事。康熙六十年正月十八日，准

署登镇锺　咨前事。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二日准贵道移会。内开，准衍圣公手本，盐徒猖狂，设有疏虞，震惊灵爽，暂借马步营兵前来驻扎，以壮声势，等因。查本道无专辖营汛，无从拨发。拟合移会，迅赐拨兵防护，以资捍御，缘由到镇。准此，为照盐徒猖狂，扰害村庄，甚属不法。已檄调各营官兵前往巡察缉拿，并派拨寿张营马兵三十名、步兵三十名，令千把总一员带领，前往曲阜驻防，堵御擒拿在案。今准前因，拟合咨覆。为此，合咨贵道，烦为查照施行。等因到道。准此，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会者。

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九日

东抚手本为已行臬司将暴动盐民缉拿事

〔鲁省盐民暴动衍圣公府请省派兵驻卫林庙（四九一二）之八〕

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级纪录十二次李　为掳掠良民威逼入夥大干法纪理应禀明事。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三日，准

贵府手本。内开，泗水县地方，两次被贼掳去多人，烦请查照檄行严查缉获，缘由到院。准此，除行按察司迅查饬缉务获外，拟合移覆。为此，合用手本前诣

贵府，烦为查照施行。须至手本者。

右　用

手　本

康熙六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手本济宁道中军为盐民暴动借兵驻扎守护林庙事

〔鲁省盐民暴动衍圣公府请省派兵驻卫林庙（四九一二）之十〕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守卫　林庙事。照得曲阜弹丸，为
至圣先师林庙所在，向来设有百户一员，专司守卫。然其职止于禁樵采、备洒扫，并无兵丁
可捍牧圉。近日盐徒不逞，所在成群，因而混入饥民，劫掠四起，日甚一日。其势猖狂，患
切剥肤，设或少有疏虞，震惊灵爽，守庙守土，均难辞咎。除该世尹具文申报　院　司　镇
去外，合从麾下暂借马步营兵，前来驻扎以壮声势，而备不虞。为此，移文
贵口口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希即拨强劲军兵星速到曲驻扎，弹压一时，感荷干城不浅。事在
紧急，不及咨行
河院，希将发来若干名即烦据咨申详，幸勿迟滞。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手本
济　宁　道
中　　军
康熙六十年正月　　日

三、巨鹿大乘教案

牌仰刘美奂为补任本府伴官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十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饬委事。照得本爵府额设、随朝伴官六员，遇有缺出，例由本爵府于堪用人员内拣选咨补。查伴官现在员缺，今选得刘美奂直隶任县人，堪以顶补，合行饬委。为此，牌仰刘美奂遵照署理伴官事务，仍将任事日期申报备查，毋违。须至牌者。

右牌仰署伴官刘美奂准此

嘉庆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圣　府　行　　限　　日缴

札付任县为查取刘美奂族邻印甘各结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再行移查事。嘉庆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据四品执事官孔传标禀称云云，等情。据此，查刘美奂前据该执事官孔传标保举前来，适因乏人，本爵府当即发委，令其来曲供职。并经备移

贵县，查取族邻印甘各结在案。迄今日久未准取结移覆，该员亦未来曲任事，正再行文查办间。兹据该执事官孔传标禀请移催，拟合再行移查。为此，札付贵县烦为查照，希即查取该员刘美奂族邻甘结，并加具印结，备文移覆以便催其来曲供职。倘该员有未便出结之处，即祈就近将本爵府原给委牌追缴，移送注销以便另行拣选，实为公便。须至札付者。

右札付直隶任县准此

嘉庆十五年三月初十日

圣公府　行

札付巨鹿县为查取李景福等族邻印结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再行移查事。嘉庆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据四品执事官孔传标禀称云云。等情。据此，查李景福、吕兴旺、李经、孙维俭，前据该执事官孔传标保举前来，适因各项员缺乏人，本爵府当即发委，令其来曲供职。并经移覆贵县，查取族邻印甘各结在案。延今日久，未准取结移覆，该员等亦未来曲任事。正在行文查办间，兹据该执事官孔传标禀请移催，拟合再行移查。为此，札付贵县烦为查照，希即查取该员李景福等族邻甘结，并加具印结，备文移覆以便催其来曲供职。倘该员等有未便出结之处，即祈就近将本爵府原给委牌追缴，移送注销以便另行拣选，实为公便。须至札付者。

右札付直隶巨鹿县准此

嘉庆十五年三月初十日

圣公府　行

执事官孔传标禀为请行文催取孙维俭等人结文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三〕

口禀四品执事官孔传标，谨禀

口钧座前。敬禀者，窃有职兄传扬，素相交好之直隶巨鹿县民李景福、吕兴旺、李经、孙维俭、任县刘美奂，去年春间入庙观光，礼口至诚。及冬间来职家，与职兄弟吊奠，职感其情意肫诚，职不揣冒口，保伊等充补赍奏掌书启事伴官。各员幸蒙 恩允，行取该处地方官印结，至今春开印后结文未到。职亲诣该县与孙维俭之母吊奠，口口访其行止。职急欲回曲供职，为时太迫，即往拜巨鹿县。闻巨鹿县口口俱系庄农，身家无过，遂后即有结文申覆。职二月初六日旋曲，迄口口余结文仍未接到。为此，据实陈请行文催取，实为公便。肃此口禀伏祈

钧鉴，并请

金安

传　　标谨禀

嘉庆十五年三月　　日

任县申为刘美奂身家无从详查未便取结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十〕

直隶顺德府任县为再行移查事。本年三月二十五日，蒙

圣府札开嘉庆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据四品执事官孔传标禀称。切有职兄传扬，素相交好之直隶任县刘美奂，去年春间入庙观光，礼极至诚。及冬间来职家与职兄吊奠，职感其情意肫诚，职不揣冒昧，保伊充补伴官。幸蒙恩允，行取该处地方官印结，至今春结文并未接到，为此，据实陈请行文催取，实为公便。等情。据此，查刘美奂前据该执事官孔传标保举前来，适因乏人，本爵府当即发委，令其来曲供职。并经备移贵县查取族邻印甘各结在案，迄今日久未准取结移覆，该员亦未来曲任事。正再行文查办间，兹据该执事官孔传标禀请移催，拟合再行移查。为此，札付贵县，烦为查照，希即查取该员刘美奂族邻甘结，并加具印结，备文移覆以便催其未曲供职。倘该员有未便出结之处，即祈就近将本爵府原给委牌追缴，移送注销以便另行拣选，实为公便。等因。蒙此，遵查刘美奂应否准其充当伴官？身家是否清白？无从详查，所有印

结，未便冒昧具送。兹蒙饬催，拟合具文申覆
圣府查核，赐销差。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县庄　詠
嘉庆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任县申为遵查刘美奂曾习邪教未便违例出结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十三〕

直隶顺德府任县为再行移查事。本年十一月二十日，蒙

圣府札开，案照本爵府选得贵治刘美奂堪以顶补随朝伴官，当即备文移查去后，未准移覆。嗣于本年三月内，复经备文移查。旋准贵县移开，查刘美奂应否准其充当伴官？身家是否清白？无从详查。所有印结，未便冒昧具送。等因。到本爵府。准此，查刘美奂系属贵县民人，其在籍有无过犯违碍之处，不难查察，拟合再行移查。为此，札付贵县，烦为查照先今文内事理，希即查明刘美奂如无过犯违碍，迅即取具该里隣甘结，加具印结移送本爵府以凭核办。倘有未便出结之处，亦祈据实移覆注销，以便另选顶补。实为公便，幸勿迟滞，望速。等因。蒙此，遵查刘美奂于嘉庆五年，听从巨鹿县民高观贤等传习邪教，经赵州审明递回，饬令照例折责取保，毋许再出滋事之犯。兹奉前因，当即查传地方贾明禄，逐加复讯，据称不敢违例出结。等情。拟合具文申覆

圣府查核办理，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县庄　詠
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东抚咨为保举李景福等捐官一案朱批谕旨并抄奏咨明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十五〕

巡抚山东部院来咨

为咨明事。窃照本部院于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具

奏，驰抵宁阳，传

旨询问

贵府并将收受银两，保举李景福等捐官案内之执事官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及向日李景福等至曲阜落寓之姜永全四名俱已传获，委员解送直省审办一摺。兹于六月初三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钦此。同日承准

军机大臣字寄

直隶总督温　山东巡抚同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同　奏。询问衍圣公孔　现据登覆缘由一摺，孔经朕降旨传询，据实陈明，祗曾收到李景福

等捐修祭器银三百两，此外实无收过捐银四万余两之事。伊前此因李景福等好义急公、给与赍奏等官执照，亦系向来例准施行。旋又因该地方官未经查到李景福等实在履历，复将执照撤回，尚无不合。孔年幼未谙事务，无庸治罪。至孔传标等，已经同　送交直省备询，其曾否另有收受李景福等银两之事？无难查询得实。此案李景福等五人，藉捐修尼山祠宇为名，向各士民分投敛钱，因而乾没入己，自有应得之罪。至原告之王邦彦，或因李景福等科敛多金，希图分肥不遂，因以邪教重情饰词诬告，以冀耸听株连，亦未可定。温　务当虚衷讯明，秉公定拟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

旨寄信前来，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相应恭录

硃批

谕旨，并抄奏咨明。为此，合咨

贵府，烦为钦遵查照施行。

嘉庆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东抚覆奏为查询衍圣公受银举任「邪教」李景福充孔庙赍奏官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十八〕

奏为遵
旨询明覆
奏事。窃臣于五月十九日，曾将亲赴宁阳县，就近询问衍圣公孔庆鎔，曾否收受李景福等银两缘由，恭摺奏蒙
圣鉴。兹臣于二十一日，驰抵宁阳，适兖州府知府郑文明，已伴同孔庆鎔自曲阜到来，当将
谕旨令伊阅看。孔庆鎔伏地碰头，悚惶战栗，警惧之至。臣随以好言开导，令将实情说出，当据回
称，向蒙
圣恩，设立各官，准其自行拣选，俱由执事官保举充膺。十四口十一月，李景福等捐银三百两修理祭器，经孔传标禀知，交曹秉和、张协中承办。并据孔传标保举李景福等堪充赍奏等官，孔庆鎔因见伊等急公好义，允给李景福赍口。李经掌书吕兴旺、启事孙维俭书写刘美奂伴官执照

各一纸，一面札行任县、巨鹿二县取结。准任县覆称，刘美奂身家是否清白？无从详查。孔庆鎔当将并官执照追回注销，并因行查李景福等四人久未回覆，恐有未妥之处，随又札知巨鹿县就近将执照追回，移送注销。至今未据覆到，各在卷。孔传扬先曾收银五百两之处，伊实不知。孔传标因贻误庙差，已于十五年二月内革斥。曹秉和、张协中复有私收银四百两，亦系事后查知。直隶总督来文，所称交银四万馀两，实在并不知情。臣复再三跟问，孔庆鎔惟自认糊涂，坚称实无另有收银四万馀两之事。况蒙

皇上天恩，

谕令据实登覆。孔传标等现已交出，一经解往直隶质讯，无难水落石出，何肯代人受过？惟于孔传扬等私受银两，漫无觉察，及李景福等滥给执照之处，咎实难辞，只求转

奏治罪各等语。臣察看孔庆鎔词色恐惧殊甚，似无隐饬，惟伊年少不谙事务，一切未能留心经理，或有属下之人，从中舞弊，亦未可知。臣现将直隶督臣温承惠咨提之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三人，及向日李景福等至曲阜落寓之姜永全等，俱已传覆。现在委员解送直隶州，候归案审办。臣于拜摺后，即起程回首。所有孔庆鎔亲具供摺一扣，谨呈

御览。伏乞

皇上睿鉴。谨奏。

咨

兵部侍郎巡抚山东部院兼提督军门同　为

咨明事。窃照本部院于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具

奏，驰抵宁阳，传

旨询问

贵府，并将收受银两、保举李景福等捐官案内之执事官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及向日李景福等至曲阜落寓之姜永全四名俱已传获，委员解送直省审办一摺。兹于六月初三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钦此。同承准

军机大臣字寄

直隶总督温　山东巡抚同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同　奏。询问衍圣公孔庆鎔，现据登覆缘由一摺，孔庆鎔经朕降旨传询，据实陈明，祗曾收到李景福等指修祭器银三百两，此外实无收过捐银四万餘两之事。伊前此因李景福等好义急公，给与赍奏等官执照，亦系向来例准施行。旋又因该地方官未经查到李景福等实在履历，复将执照撤回，尚无不合。孔庆鎔年幼未谙事务，无庸治罪。至孔传标等，已经同　送交直省备询，其曾否另有受李景福等银两之事？无难查询得实。此案李景福等五人，藉捐修尼山祠宇为名，向各士民分投敛钱，因而乾没入已，自有应得之罪。至原告之王邦彦，或因李景福等科敛多金，希图分肥不遂，因以邪教重情饰词诬告，以冀耸听株连，亦未可定。温　务当虚衷讯明，秉公定拟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

旨寄信前来，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相应恭录

朱批

谕旨，并抄奏咨明。为此，合咨

贵府，烦为钦遵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单一纸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兖州府移为恭录李景福等捐官一案奏摺烦为查照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一）（三七七九）之十九〕

军机大臣廷口

旨着同兴询问孔庆鎔，李景福等初次所交捐办祭器银五百两，及二次李景福等捐修尼山书院银四万馀两，交与执事官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伊作何收受？伊为何给与李景福等赍奏执照？着同兴询明，据实覆奏。孔庆鎔如有收过银两，不必隐瞒，或属下之人有冒取朦弊（蒙蔽），亦即据实举发，不可代人受过。此案已交温承惠提齐人证到直对质，无难供吐实情也。

为飞启传解质讯事。案查巨鹿县职员王邦彦，口口具控圣公府执事官李景福等，邪教惑众，奉 旨查拿究办。现据署顺德府陈丞，查获李景福、李经、孙维俭、吕兴旺、刘美奂五人，讯据共称，嘉庆十三年正月间，李景福、吕兴旺前赴曲阜，住居西关姜永全店内。经姜永全领见四品执事官孔传扬，带同参拜圣庙，出银五百两交孔传扬修理孔 前。衍圣公赏给李景福、吕兴旺执事官顶带、执照，李景福等因见 圣庙破损，起意修补，随即回县与李

经、孙维俭、刘美奂商议糈转劝捐。有会首、次会首，捐集多银。十月内伊等五人带银四万数千两，前赴曲阜交纳孔传扬之弟孔传标，及执事官曹秉和、张协中等收去。衍圣公后赏给李经、孙维俭、刘美奂三人执事官顶带、执照，等情。除现在讯办外，合亟专差飞咨。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希即咨会衍圣公府，将执事官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等查传，并查将西关店人证姜永全务获，一并委员押解来直，以凭临案 审 奏办。并查询衍圣公是否先后照数收交银两？一并见覆。幸勿少稽，须至咨者。

巡抚部院兼提督军门同，札

兖州府知悉。照得本部院现奉

谕旨，有面询

衍圣公之事，合亟札饬。札到，该府立即驰赴曲阜，约同衍圣公，并传已故执事官孔传扬之弟孔传标，执事官曹秉和、张协中等三人，同

衍圣公齐至宁阳县，以便传

旨询问。均毋违误，速速此札。

具亲供孔庆熔。向蒙

圣恩，设立百户、管勾、司乐、典籍，以及赍奏、启事、知印、掌书、书写、伴官、屯官等各员，如有员缺，准鎔自行拣选充膺。向系执事官并各员保举。前于嘉庆十四年十一月间，有

执事官孔传标来禀，有直隶巨鹿县人李景福、李经、孙维俭、吕兴旺，任县人刘美奂等五人前来谒

庙。并称正月间曾来曲一次，在故兄传扬家住过，有银五百两交与传扬修理祭器等语。鎔随向孔传标查明，问此项银两何以并未禀知？据传标说，族人向在济宁当差，直至兄死后才回家来，亦不知道故兄所千之事。李景福等因见此项银两并未修理祭器，而传扬已故，无可再说。复又捐银三百两，经孔传标交与曹秉和、张协中手另修祭器。又欲往谒 尼山圣庙，经传标邀同曹秉和、张协中前往。李景福等因见尼山圣庙坍塌，向孔传标等商量要捐赀修理。彼时伊等估计须用银千馀金，伊因工程颇大，未有银两带来，须回去凑齐再行送来。孔传标后又保举伊等五人堪充赍奏等官，鎔见伊等好义急公，即允准发给李景福赍奏、李经掌书、吕兴旺启事、孙维俭书写、刘美奂伴官，各执照一面，札查伊等原籍亲隣等印甘各结。迨至十五年三月间，孔传标因贻误 庙差，屡传不到，是以将伊执事官革斥。旋于十五年四月初五日，接准任县覆文，内称刘美奂身家是否清白？无从详查，所有印结未便冒昧具送等因。鎔随即将刘美奂伴官执照追回注销。因恐李景福等四人或有未妥之处，又札查巨鹿县，就近将李景福等四人原领执照追缴，移送注销。又于十一月间，催缴在案，迄今并未据巨鹿县具覆，均有案卷可据。至所交曹秉和、张协中之三百两，鎔因见祭器尚可缓修，祭桌桌围等物，现在破坏不堪，随饬伊等先将此项银两修理完好。因恐伊等另有收受银两，复向诘问，据称彼时叩谒 尼山回时，李景福等曾付银四百两，属为先办砖瓦石灰等料。经曹秉和手，将银三百两定烧砖瓦，张协中将银一百两买灰，因系伊等另外托办之事，故未禀明。现有砖

瓦窑人薛加瑞领办，有揽约可据，石灰现存，等语。世受
国恩，天高地厚，今蒙传
旨询问，不胜惶悚战栗之至。实系年幼糊涂，不敢不据实供明。至直隶总督来文，所说四万馀两
之数，实不知情。现在将曹秉和、张协中等解往质对，无难水落石出，况鎔受
皇上厚恩，何敢稍有讳饬，代人受过，自蹈欺瞒之重罪。伏乞转
奏，将鎔治罪，亲供是实。

奏为遵
旨询明覆
奏事。窃臣于五月十九日，曾将亲赴宁阳县，就近询问衍圣公孔庆鎔，曾否收受李景福等银
两缘由，恭摺奏蒙
圣鉴。兹臣于二十一日，驰抵宁阳，适兖州府知府郑文明，已伴同孔庆鎔自曲阜到来，当将
谕旨令伊阅看。孔庆熔伏地磕头，悚惶战栗，惊惧之至。臣随以好言开导，令将实情说出。当据回
称，向蒙
圣恩，设立各官，准其自行拣选，俱由执事官保举充膺。十四年十一月，李景福等捐银三百两修
理祭器，经孔传标禀知，交曹秉和、张协中承办。并据孔传标保举李景福等堪充赍奏等官，
孔庆鎔因见伊等急公好义，允给李景福赍奏、李经掌书、吕兴旺启事、孙维俭书写、刘美奂
伴官执照各一纸。一面札行任县、巨鹿二县取结。准任县覆称，刘美奂身家是否清白？无从

详查。孔庆熔当将伴官执照追回注销。并因行查李景福等四人，久未回覆，恐有未妥之处，随又札知巨鹿县就近将执照追回，移送注销，至今未据覆到，各在卷。孔传扬先曾收银五百两之处，伊实不知。孔传标因贻误庙差，已于十五年三月内革斥。曹秉和、张协中复有私受银四百两，亦系事后查知。直隶总督来文，所称交银四万馀两，实在并不知情。臣复再三跟问，孔庆鎔惟自认糊涂，坚称实无另有收银四万馀两之事。况蒙

皇上天恩，

谕令据实登，孔传标等现已交出，一经解往直隶质讯，无难水落石出，何肯代人受过？惟于孔传扬等私受银两，漫无觉察，及李景福等，滥给执照之处，咎实难辞，只求转

奏治罪。各等语。臣察看孔庆鎔词色恐惧殊甚，似无隐饰。惟伊年少不谙事务，一切未能留心经理，或有属下之人，从中舞弊，亦未可知。臣现将直隶督臣温承惠咨提之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三人，及向日李景福等至曲阜落寓之姜永全等，俱已传获，现在委员解送直隶，听候归案办。臣于拜摺后，即起程回省，所有孔庆鎔亲具供摺一扣，谨呈

御览，伏乞

皇上睿鉴。谨奏。

特授山东兖州府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郑　为

札谕事。蒙

按察司张　札开，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蒙

巡抚部院同　札开，照得本部院于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具
奏，驰抵宁阳。传
旨询问衍圣公，并将收受银两保举李景福等捐官案内之执事官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及向日李
景福等至曲阜落寓之姜永全四名俱已传获，委员解送直省审办一摺，除俟奉到
朱批，另檄恭录行知外，合先抄奏札知。札到该司即转行查照毋违。等因到府。蒙此，拟合移
会。为此合移
贵爵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计粘单一纸
右　移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六月初六日移
移　押

移曲阜县为恭录李景福等捐官一案朱批烦为查照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明事。嘉庆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准山东巡抚部院同　咨开。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具

奏。驰抵宁阳。传

旨询问贵府并将收受银两，保举李景福等捐官案内之执事官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云云，全录等因。准此，本爵府遵即于嘉庆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具摺叩谢

天恩。兹于七月初四日奉到

硃批

此后当谨慎小心，听言观行，莫被人欺，勉之。钦此。相应敬谨

恭录，并抄卷移明外，拟合移明。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计粘单一纸

右　移

曲阜县

嘉庆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圣公府　行

奉

上谕。温承惠奏王邦彦所控李景福等，聚众敛钱一案。据称李景福等，每逢朔望烧香念经，劝人行善，并藉修尼山祠宇，派敛多金，同会有一千六百余人，其次会(首)宋连捷等九十余人。现经派员分办，而李景福亦自愿寄信往唤，旬日间闻信陆续投到。声势较众，呼应亦灵。若非另有邪说异端惑众，愚民不应至此。其劝捐银四万八千余两，现据李景福等供称，系送孔传标家兑收。初到曲阜，曾见孔庆鎔一次，未经提及捐款。后头再见輙为孔传标所阻等语。此项劝捐银两，孔庆鎔自不知情，俱系孔传标一人侵蚀。即日孔传标追提到直，该督讯得实情，当即从重究办。至李景福等家内，查有不法经卷字迹，自当严加惩治。如无此等情节，应与宋连捷等九十余人审明分别轻重，各治以应得之罪。其余一千六百余人俱系乡愚，已为人诳诱出钱，竟可毋庸查办，免致滋扰。其姓名住址，仍堂存记，有犯必惩。王邦彦所控李景福等聚众敛钱之事，据该督查称，伊与李景福素无嫌怨，祗因畏累首告，尚属为公。王邦彦系捐纳天文生看，加恩交部，以县巡检选用。钦此。

孔传标诳骗案粘单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五〕

立契宁拙堂王，因乏用将坊上村庄宅一所，上带瓦房三间、草房七间、二门一座，宅园场基七亩，坡地十三亩二分。以契作保借到
许芝田
叶榕圃名下纹银一千两。银到之日，原契取出。言明无利。恐后无凭，立契存证。知见东野检我。

嘉庆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立契

地户孔玉山

具禀张协中，叩请
公爷万福金安。敬禀者，中自叩辞
膝下赴直质讯，蒙直

府宪各位大老爷讯明，中存孔传标修
尼山圣庙银五千两，开工使用，中供存与（于）信昌号在案。今查得信昌号有欠无存，并中之家
产毫无可抵，中实出无奈，恳求
公爷将中数年备办火食、衣物，欠外银两赏发，以备
尼山应用，以救中之蚁命，则合家焚顶无既。上禀。
计开垫备欠外账千后
欠信昌四千五百串　欠洪升七百五十千
欠广祥瑞三百五十千　欠孔继鈁买地地价二千串
欠义丰一千八百串　欠恒春堂二百三十五千
欠凤祥二百千　当钱约算一千串
共钱一万零八百三十五千文

山东臬司咨为转抄直省审结孙维俭立教敛银一案缘由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十二〕

军机交出直督温　奏巨鹿县人孙维俭等，立教传徒，惑众敛钱，审明定拟一摺。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硃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交出到部，该臣等议得，据直督温　奏称，切照巨鹿县人天文生王邦彦，赴京首控进虎村等村李、孙等姓，传教惑众一案。经步军统领衙门奏，奉

谕旨，交臣派委千员前往严密访拿讯究，等因。钦此。当经臣饬委前署河间府知府薛学诗，会同署顺德府知府陈鎏源，迅密驰往查拿。陈鎏源于薛学诗未到府之前，带同广宗县知县张学程、试用知县冯衍洛、试用从九品吕椿，星夜驰抵巨鹿密察情形。当将指控之孙维俭、李景福、李经三犯，立时设法传获，并访得尚有吕兴旺、刘美奂二犯，一并获案解省。讯据供认每逢朔望烧香念经，该犯等五人自称大会首，纠约宋连捷等九十五人，称为次会首。设簿敛银四万数千两，送往山东曲阜县，交孔庙执事官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脩理尼山祠宇等

情。经臣飞咨山东抚臣同　查传孔传标等，解直归案审讯。一面将大概情形具奏，钦奉

谕旨，令即设法究问。臣复饬委署顺德府知府陈滏源等，将次会首宋连捷等九十五名设法查传。旋据陆续全行投到，究出次会首之下尚有同会人一千六百余名，开出姓名住址，呈出敛银各簿。又经臣奏，奉

谕旨，令即审明分别治罪。正在研究间，准山东抚臣同兴委员将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等押解到直，提同孙维俭等质讯。据孔传标供认，收受银四万二千余两，与曹秉和、张协中及未到之执事官王信堂等分用，衍圣公孔庆鎔并不知情。惟王信堂等均未到案，必须提解来直，并起获银两，查抄孔传标资产，另行定拟。其孙维俭等传教惑众敛钱，业已审讯属实，情罪较重，且案犯众多，未便久羁省会，自应先行审办。又飞咨山东抚臣查照办理，并附片奏，

蒙

圣鉴复委。据大名道李师舒，在于孙维俭等家查获抄写护道榜文，并旧刊经卷，臣随率同藩司方受畴、臬司灵保、保定府知府吴兆熊，河间府知府沈华旭等，连日悉心研鞫。缘孙维俭籍隶巨鹿县，与同县人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并任县人刘美奂均相熟识。孙维俭、刘美奂素不安分，先因同县人吴洛兴即吴二瓦罐（罐），设立好话教，讲论扫心经，曾拜为师，随从念经讲道。嘉庆五年，有县民高观奚赴赵州聚众讲经，被获。将吴洛兴、刘美奂一并杖责递籍。时吴洛兴并未将孙维俭供出。嘉庆六年孙维俭赴刘美奂家探望，见有性命归旨书一部，系道家修炼之语。即向借回看热（熟），较扫心经更为动听，遂起意立教骗钱，忆及家存祖遗抄写护道榜文一轴，内有大乘字样，即自称为古大乘教。将性命归旨书内所载性在天边，

命在海底，欲得不老，还精补脑等语，与人讲解。又假捏闭目运气，使性命呼吸相通，今生却（祛）病延年，来生必有好处之言，煽惑众听。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闻知，先后拜从为师，各送大钱二三千不等，名为买道钱。每逢朔望，俱赴孙维俭家焚香礼拜。孙维俭高坐，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等跪听，讲道日久，熟习其技，均起意收徒，惑众骗钱，各自在家设教。孙维俭收得宋连捷等四十一人为徒，李景福收得赵美明等三十三人为徒，李经收得李清元等十人为徒，吕兴旺收得陈继宗等九人为徒，刘美奂收得吴文明、程常清二人为徒。厥后孙维俭等五人名下之徒，宋连捷等九十五人又各辗转收徒一二十名，至九十余名不等，共一千六百余人，各得买道钱文不记确数。间有听讲一二次不给钱文者，不记姓名住址。孙维俭因传徒日多，众人谋为邪教，遂起意建盖

列圣佛堂，冀避邪教名目，兼可藉此敛钱渔利。又恐在本县具呈转将行教之事败露，随与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等相商，欲赴山东曲阜县求衍圣公代为具奏兴工，嘱令伊徒宋连捷等九十五人为二会首，协同分路劝捐敛钱。至十三年冬底共敛得银一万四千一百四十六两，均交孙维俭收存。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孙维俭遣李景福、吕兴旺、刘美奂携银前赴曲阜县，寓居姜永全店内。浼（挽）姜永全领见孔庙执事官孔传扬，先捐银五百两修理祭器，并求奏建佛堂。孔传扬答以非民间应建，劝令脩葺（葺）厄山祠宇，声言需银五六万两。李景福等归向孙维俭告知，复令宋连捷等各率其徒，帮同敛得银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七两，仍各交孙维俭收存。宋连捷等两次敛银于交出之外，各侵用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孙维俭同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将敛存银两载赴曲阜县时孔传扬已故。其弟

孔传标留住孙维俭等，述及曾与孔传扬议修尼山祠宇之事，孔传标许为承办。即带孙维俭等五人谒见衍圣公孔庆鎔，因系初见，不敢多言。当即辞出，回至孔传标家，询知祭器未脩，复捐银三百两，交孔传标禀知孔庆鎔，交曹秉和、张协中承办。并经孔传标保举孙维俭等堪充书写等官。孔庆熔因见伊等急公，给与孙维俭书写，李景福赍奏，李经掌书，吕兴旺启事，刘美奂伴官执照各一纸，一面行文各该地方官取结。孔传标复同曹秉和、张协中，带领孙维俭等估勘尼山工程约需银六万余两。孙维俭等将带往之银，先交孔传标市平银四万二千三百余两，托其购料兴工，欲再见孔庆鎔回明其事。经孔传标用言阻止，孙维俭等因孔传标系四品执事官，又系孔庆鎔长辈，俱各深信不疑，旋即回归，将存银两五人各分银五百四十两花用。该犯等自欲脩尼山祠宇以后，即各刊

列圣

先师龛牌一座在家供奉。十五年正月间，孙维俭母故。孔传标前往吊唁，并拜李景福等四人，谈及祭器脩费不敷，又经孙维俭等给银四百八十两，孔传标带回。所有先后敛得银两，除节次支用及往来盘费花销之外，仅剩银四百两，仍存孙维俭家。迨四月间孙维俭令李景福、吕兴旺前往催工一次。十月吕兴旺又复往催，见孔传标支吾不办，声言欲控。经曹秉和、张协中劝俟本年兴修，该犯等正欲往催，即于四月间，经该县人王邦彦见其惑众日甚，虑及贻害，赴京首控。奉

旨交臣查办，随将首从各犯全行传获，隔别审讯，各供前情不讳。臣以该犯孙维俭等，始则创立大乘邪教，以传徒骗钱，继复假修尼山祠宇为名，冀图掩饰，从中渔利分用。若非实有违悖

符咒图像经卷及别项妖异不法等事，何致倾信煽惑，蔓延邻近州县，传徒至一千六百余人之众，敛银至四万八千余两之多。恐王邦彦所指山东老师父，或竟实有其人。该犯等狡供不吐，不可不彻底严究。遂将首从各犯逐加严讯，据孙维俭等坚供，立教之初意在骗钱，继因传徒日众，复起意建盖佛堂，并修尼山祠宇，冀避邪教名目，并无别项妖术。东省亦无另有传教之老师父，现蒙严审，岂敢茹刑不吐，各等语。反复究结，矢口不移。检查起获各经卷，语言俱多俚诞，并无悖逆别情，案无遁饰，将孙维俭依律拟绞，监候请

旨，即行正法。李景福等拟军，等因具

奏前来。查律载，一应左道异端，隐藏图像，烧香集众，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等语。此案孙维俭所存护道榜文，系乾隆年间广西省曾经查办，奏奉

上谕通行饬禁缴销。乃该犯胆敢收存在家，并因榜文内有大乘字样，兴立教名，烧香集众，传徒敛钱，实属左道异端煽惑。为首该犯首先立教，致李景福等辗转蔓延，传徒一千六百余人。甚至托名建盖佛堂，并往修尼山祠宇，冀图掩饰渔利，两次敛银四万八千余两之多，尤属狡诈藐法，较寻常煽惑为重。应如该督所奏，孙维俭合依左道异端，烧香集众，佯修善事，煽惑民人，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请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四犯，首先入教传徒，朋比为奸，亦应如所奏，均依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照例刺字。经由该省发往，毋庸解部转发。该督奏称，孙维俭名下传徒宋连捷、郭鸣鹏、郭连登、孙成业、孙孔耀、马步远、韩

理、韩志，又姚自勉、张明路、王有惠、王全美、程杨中、李杨能、平见凤、李心安、阎中法、刘聚财、杜成嗣、高尚志、李文庄、李春生、王起言、张魁山、赵济川、张明一、赵大力、张登高、赵全亮、王言、谢泰真、张德义、高礼、欧鹤、王大成、梁宗周、彭国安、李维、王功、李瑞、赵进德等四十一犯，李景福名下传徒赵美名、侯玉亮、侯增显、侯长贵、侯得维、张富、张乐耀、赵景仪、武得功、胡进忠、赵文轩、姚崑廷、刘长名、段成瑞、李文堂、宋礼、牛福寿、王辉翰、杠云龙、张洛寿、李敏、宋元登、孙自正、国必兴、李清明、李起元、常起亮、王云、李栋、黄获福、张其报、阎致远、张德脩等三十三犯，李经名下传徒李清元、李和陵、李忠堂、萧明远、卢元魁、卢振清、徐振德、朱明云、成复兴、霍进宝等十犯，吕兴旺名下传徒陈继宗、施云贵、高纯智、陈永和、刘敬、程毓蕙、谢桂亭、张慎修、郭可良等九犯，刘美奂名下传徒吴文明、程常清等二犯，共计九十五名。核其情罪，较李景福等稍轻。惟所从入教传徒，又复敛银侵用，本非善类。且一闻孙维俭等寄信往唤，即纷纷来省投到，其信从固结已可概见。察其形踪声势，殊属可恶。此等匪徒，均未便仍留本籍，致酿事端。宋连捷等九十五名犯，应均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内有姚自勉、赵全银、赵文轩、张慎修四犯均系生员，所有衣顶一并斥革。吴洛兴即吴二瓦罐（罐）一犯，此次虽无立教收徒情事，维孙维俭、刘美奂从前曾拜该犯为师，是孙维俭等现在肆行传教惑众，皆由该犯作俑于前，以致余孽复萌，酿成事端，未便因其年老客留在籍。吴洛兴亦应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其余散会首卢珍明等共一千六百三十六名，亦系拜师敛钱习教之人，俱有应得之罪，惟人数较多，究由宋连捷等引诱所致，仰蒙

恩旨已免深究，仍将姓名住址存记档册，一面剴切出示晓谕，并委员分往各处明白开道，取具各犯改悔甘结。如再有犯，即加等究办，不少宽贷，以靖地方。各犯名下所敛侵用银两，照追入官册报，收得买道钱文讯无确数，免其著追。起获各项径（经）卷及孙维俭等执照，一并销毁。孔传标等骗用孙维俭银两，俟应质之王信堂等，咨解到日，再行讯明，照例定拟具奏。王邦彦讯系畏累首告，前经奉

旨加恩，以县丞巡检选用，即予释宁，听候选用等语，均应如该督所奏办理。该督又称，现任巨鹿县知县季麟，于孙维俭等兴立邪教，聚众敛钱，平日毫无觉察，迨衍圣公孔庆鎔行文取结，又不从此查究禀办，实属溺职未便，仅照失察邪教本例议处，应请

旨将巨鹿县知县季麟革职，以儆怠玩。其余失察各职名另行查取咨部，照例分别议处。至此案孙维俭等立教多年，传徒敛钱，臣未能先事觉察，咎实难辞，口应请

旨将臣交部议处，等语。恭俟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办理。等因。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孙维俭着即处绞，余依议，钦此。

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史司为遵

旨速议具奏事。嘉庆十六年七月十二日，蒙

巡抚部院同　案验嘉庆十六年七月初五日，准刑部咨直隶司，案呈所有前事一案，相应抄单

行文山东巡抚查照也，等因。咨院行司，蒙此拟合移咨，为此，合咨贵爵，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单一纸

右　　咨

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咨东抚、臬司
移兖州府为将杨德讯明录供并将张协中欠银查明录供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咨移会转详明事。案查孔传标供报王肇兴、王肇基、钱思廉等八人各有分受银两一案。前准贵部院委员司来曲云云，除将杨德并房地契一纸移送曲阜县讯明转详外，拟合咨移请转详贵府会同各委员明。再张协中所欠信昌钱铺账目，前已准各委员贵府并各委员吊取该铺流水账查明，实欠京钱一千八百余串。今张协中有禀前来，忽开四千五百串之多，并有洪升号等铺共数千串，要本爵府发给代缴认项。查张协中经手账目并未算清，有无长用钱文？无凭查考，何得将伊私欠各铺户之账推卸本爵府身上？即如信昌号一项欠数已属不符，其他可知。显系捏造，实属可恶。理合一并咨明核办，为此，备咨移会详明。

部院

贵 司请烦查照文内事理，即饬曲阜县将王肇兴家人杨德讯明、录供具详。并将张协中所欠
府
信昌号钱数不符之处，查明核办，以省将来委员往返，以免拖累无辜，实为德便。望速施
行。须至咨
移者。

计粘抄房地契并张协中禀词一纸

右 咨
移

巡 抚 山 东 部 院

山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司

兖 州 府 正 堂

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圣公府 行

移曲阜县为王肇兴等分赃一案烦讯明其家人杨德录供转详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六〕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送讯详事。案查孔传标供扳王肇兴、王肇基、钱思廉等八人，各有分受银两一案，前准

抚部院委员来曲查拿审讯。内有王肇基所索孔传标银五千两，已准讯明，并无其事，一并经抚部院奏明在案。兹于本月十九日有王肇兴差家人杨德回曲送信，将直隶情形禀知本爵府。内称杨德回时，杨德大主人王肇基嘱付（咐）回曲阜见师爷们，便说我跪了一天，膝盖已经跪破，受不住了，只得说师爷们各借我银五百两，暂且为我认下，等回来再变产交还师爷们。断不可不认，如若不认，我就吃不住了，回来断不能拖累的大老爷们。说可宽限三四个月交银，等我回来变产补还不晚。这话实在大主人嘱付（咐）的，现在要写字，大老爷们要验，所以不便写，因未有信。只带回来房地契一纸，说押与师爷们的，就可代我承认了等语。闻之深为骇异，窃思许云畊、叶榕圃系本爵府聘请幕友，深居内院，朝夕相同。孔传标

收受李景福等银两，本爵府尚不知情，幕友更不必说，安得而知王肇基向孔传标有索诈之事，转向借贷，显系诬扳，已可概见。况伊现令家人杨德传禀，恳请暂为应允承担之语，其为情急妄报确凿可据。似此株连何所底止？不得不为辨明，以免无端拖累。合将杨德移送
水案，讯明转详。再张协中所欠信昌钱铺账，目前已经委员吊账查明，实欠该铺京钱一千余串。今有禀前来，忽有四千五百串，并有洪升等数千串，要本爵府发出代缴认项。查张协中经手账目并未算清，何得将各铺户欠账推卸本爵府所欠？即如信昌一项，欠数已属不符，其他可知。显系借此以为缴赃地步，实属可恶。理合一并移会详明，为此备移
贵县，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即将王肇兴家人杨德讯明录供，并信昌所欠钱数不符一并转详，以省委员往返，以免拖累无辜，实为德便。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计移送

杨德一名　房地契一纸　抄禀一纸

右　移

曲　阜　县

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圣公府　行

立契宁拙堂王，因乏用将坊上村庄宅一所，上带瓦房三间、草房七间、二门一座，宅园场基

七亩、坡地十三亩二分。以契作保，借到许芝田叶榕圃名下纹银一千两。银到之日，原契取出。言明无利。恐后无凭，立契存证。知见东野检我。

嘉庆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立契

地户孔玉山

具禀张协中，叩请

公爷万福金安。敬禀者，中自叩辞

膝下赴直质讯，蒙直

府宪各位大老爷讯明，中存孔传标修

尼山圣庙银五千两，开工使用，中供存于信昌号在案。今查得信昌号有欠无存，并中之家产毫无可

抵，中实出无奈，恳求

公爷将中数年备办火食、衣物，欠外银两赏发，以备尼山应用，以救中之蚁命，则合家焚顶无既。上禀。

计开垫备欠外账于后

欠信昌四千五百串　欠洪升七百五十千

欠广祥瑞三百五十千　欠孔继鈁买地地价二千串

欠义丰一千八百串　欠恒春堂二百三十五千

欠凤祥二百千　当钱约算一千串

共钱一万零八百三十五千文

东抚咨为希将张协中在直供出代贵府垫账银两照数总交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十四〕

兵部侍郎巡抚山东部院兼提督军门同　为咨查事。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准

直督部堂温　咨，据保定府知府吴兆熊禀称，案照山东曲阜县已革职事官孔传标，诓用巨鹿县人孙维俭等修工银两一案。蒙咨准山东抚院将应质人证孔昭辉、王信堂、王肇基、李盛华、许宗鉴、钱思廉、杜春魁、刘源深，同开设万庆号钱铺人李广闾、信昌号钱铺吴佩等十名，发解来直委审。卑府遵即会同候补直隶州王奎聚、试用知县储斗南等提案，逐加研鞫。据孔昭辉供称，曾将祖遗楼房三座卖与孔传标，得价银六千两。孔传标尚未将楼房拆去，此项价银六千两请即以孔传标所买楼房入官抵补，如有不敷，另行凑缴。王信堂即王肇兴，供认分存银一万两，交邹县鲁源庄伊亲家刘景溪家内暂寄。刘景溪已故，现有胞兄刘景洋知情，可以行文查起。此外伊尚借用孔传标银九百两，有林西宅场草房十九间、赵家村坡地四大亩四分，请入官估变作抵。王肇基供认借孔传标银五千，伊仅用银二千，找价置买颜庙街

东野检我房屋一所，将典契改为卖契，又赎旧县地十八亩。并有姜思永、石文熙转借去银各一千两。又有衍圣公府管理笔墨之叶榕圃、许芝田各借去银五百。伊名下所用之银，请将买赎房地作抵，余银三千两，请行文在于姜思永等四人名下照数归还。李盛华、许宗鉴即许佩华、钱思廉即钱介夫，亦各供认，每人借用孔传标银一千两。李盛华请将住宅草房十四间，家西地十二亩变价作抵。许宗鉴请将伊家现有瓦草房二十六间、业地十六亩变抵。钱思廉请将坐落旧县村坡地三十大亩，城内瓦草房十七间变抵。至杜春魁、刘源深即刘方舟，坚供曾向孔传标借钱未给，即各奉差外出。曹秉和、张协中因不知伊等银未借得，是以混供。李广闾供称，孔传标之兄孔传扬先借欠伊铺内银二百两，有借票一张可验。后孔传标寄存银七百两，除归还前欠二百，下存五百两，情愿交出。又讯之吴佩，据供伊与侯姓等在曲阜县开信昌号钱铺，张协中向在衍圣公府内管账常与交易，只有欠伊铺内之项，并无存银四千四百之事。随复监提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与现到之王信堂等，逐一质讯，各供均相吻合。据曹秉和供称，伊分用孔传标银五千两，有瓦草房二十六间，坐落林前村，地四十亩均可变抵。张协中分用孔传标银五千两，据称向在公府管账有垫项可抵。现已开单寄回禀讨归款，各等情。据此，查以上供出存借各款银两，自应逐一据供查起追变，以昭核实，而成信谳。理合禀请移咨山东巡抚，移会

衍圣公，将张协中代垫还账银五千两交出，并饬将刘景洋收存王信堂交付伊故弟刘景溪银一万两，并姜思永、石文熙、叶榕圃、许芝田各转借王肇基银共三千两，一并讯明查起。倘不承认，即解直与王肇基质讯。一面将各犯供出该抵房、地估变入官，咨覆来直，以便核办。

至杜春魁、刘源深即刘方舟、李广闾、吴佩四名，现均讯无辜，应请先行递回曲阜县保释。并在李广闾名下追出存银五百两汇解直省，俾省拖累。等情到本部堂，据此，除批饬将杜春魁等四名先行递回曲阜县保释，仍在李广闾名下追出银五百两解直办理外，相应飞咨。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分别移会饬遵追办。并将孔昭辉等所供入官估抵房地，迅饬该地方官查明，是否足敷抵补原价及借用银数？星飞见复核办，幸勿延缓。施行。等因到本部院，准此，除札藩臬两司委员，速赴邹县曲阜查起刘景洋寄存王信堂银两，及姜思永等转借王肇基各银，并查起各犯房地估变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

贵府，烦请查照，希将张协中在直隶供出代

贵府垫用还账银五千两，迅即照数兑交，委员解省，以凭转解直省兑收。幸勿稍迟，望速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咨东抚为张协中王兆基等显系捏供诬扳姜忠永等业已潜逃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十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咨覆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准

贵部院咨开，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准

直隶部堂温　咨称云云，等因。准此，案查前经张协中禀请发给垫账归欵，及王兆基诬扳叶榕圃、许芝田各借银五百两等情，业已据实咨明在案。兹准移咨孔昭辉等供认银两，各皆指产抵偿。所有移会本爵府将张协中代垫还账银五千两交出，据查本爵府出入银钱，俱系司房经管，张协中并非司房，其所承办不过零星小件，随用随发，何至垫有数千两之多？现伊开呈欠账内，有欠信昌钱铺四千五百串，前准兖州府暨委员在曲吊取该铺账簿，查明张协中实欠该铺一千八百余串。今忽开四千五百串，数目已属不符，况张协中经手账目并未算清盈绌，难以悬定，何得将自己拖欠，推卸本爵府身上？所有张协中应缴银五千两，本爵府不能认交。再王肇基供出本爵府幕友叶榕圃、许芝田各借银五百两，实系诬扳。现在王肇基有寄来押与叶、许二人地契一纸，系坊上村庄宅一所，宅园场基七亩、坡地十三亩二分，写明凭

契押借银一千两，嘱许芝田、叶榕圃暂为承认。其王肇基之捏供诬扳已可概见。且许芝田、叶榕圃业经辞馆他往，无从查访。至王肇基又供扳姜思永、石义熙各借银一千两，其二人于本月十九日，杨德自保送信回曲，询知被王肇基供扳，即于二十一日潜逃。本爵府当差伴役查拿，并移会曲阜县协拿在案。其有无借用王肇基银两，本爵府毫不知情。再王肇兴供认交存邹县刘景溪银一万两，查刘景溪并非本爵府户下，应请饬交地方官查讯办理，本爵府未便干涉。兹准移咨，除将张协中捏开禀账，王肇基寄来地契，前已逐一抄粘呈电外，拟合咨覆。为此合咨

贵部院，希即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巡抚山东部院

为咨移覆会转详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准

贵　司
按察司咨据案蒙
抚部院，准

直督部堂温　咨称云云，等因准此云云，前准

兖州府
贵　府暨委员

兖州府暨贵分府并各委员在曲云云，未便干涉。兹准移咨。除将张协中捏开禀账王肇基寄来地契逐一抄粘，呈

电外，拟合咨覆，为此，合咨
移会 移

贵 府 司，希即查照施行。须至咨移者。
分府

计粘抄张协中禀账王肇基地契一纸

右 咨

山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司

兖 州 府 正 堂

青 州 府 分 府 毓

济南府粮捕分府郝

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圣公府 行

曲阜县移为奉饬查传叶榕圃等解直讯办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二十四〕

兖州府曲阜县为札谕事。本年八月十五日，蒙
布政司
按察司札开，案照该县王肇基等在直供称，刘景洋并　衍圣公府幕友叶榕圃、许芝田等寄存银两一案。前准
衍圣公移会，叶榕圃等业已辞馆他往，无从访查。并据该县将王肇基之家人杨德申解到司，经本司督同兖州府讯，据供称伊于七月十四日，自保定连夜回家，十九日先到公府，那时叶、许二位师爷都不在馆。随后公府内说二位师爷已经回来，将伊唤去面呈来信，即遣家人同伊取去文契等语。是叶榕圃等现在公府，已有杨德面见可证。伊等果否寄存王肇基银两？自应到案解直质讯，以定虚实。合亟札饬，札到该县立即会同委员，速向
公府查传叶榕圃、许芝田，务期必获，克日解司，以便详请解直讯办，毋稍狥（徇）纵干咎，速速。等因到县，蒙此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贵爵府，请烦查照文内事理，希将叶榕圃等饬差传案解赴藩臬二宪，详请解直讯办。幸勿迟滞，望速施行。

右　移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移　押

曲阜县移为奉饬查得叶榕圃等迅供解直请烦查照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二十六〕

兖州府曲阜县为据禀提讯再行飞咨事。本年八月二十三日，蒙本府帖文，蒙

按察司张　抄案。嘉庆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蒙

巡抚部院同　案验。嘉庆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准

直督部堂温　咨。本年八月初七日，准贵部院咨开，据按察使张彤呈称，据兖州府详称，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准

衍圣公移开，案查孔传标供扳王肇兴、王肇基、钱思廉等八人，各有分受银两一案。前准贵府会同各委员来曲查拿审讯，内有王肇基所索孔传标银五千两已准讯明，并无其事。一并经抚部院奏明在案。兹于本月十九日，有王肇兴差家人杨德回曲送信，将直隶情形禀知本爵府，内称杨德回时，杨德大主人王肇基嘱咐回曲阜见师爷们，便说我跪了一天，膝盖已经跪破，受不住了，只得说师爷们各借我银五百两，暂且为我认下，等回来再变产交还师爷们。

断不可不认，如若不认，我就吃不住了。回来断不能拖累的大老爷们，说可宽限三四个月交银，等我回来变产补还不晚。这话实在，大主人嘱咐的，现在要写字，大老爷们要验，所以不便写。因未有信，只带来房地契一纸，说押与师爷们的，就可代我承认了等语，闻之深为骇异。窃思许云畊、叶榕圃系本爵府聘请幕友，深居内院，朝夕相同。孔传标收受李景福等银两，本爵府尚不知情，幕友更不必说。安得而知王肇基向孔传标有索诈之事，转向借贷，显系诬扳，已可概见。况伊现令家人杨德传禀，恳请暂为应允承担之语，其为情急妄扳，确凿可据。似此株连何所底止？不得不为辨明，以免无端拖累。除将杨德并房地契一纸移送曲阜县讯明转详外，拟合移请转详。再张协中所欠信昌钱铺账目，前已准贵府并各委员，吊取该铺流水账查明，实欠京钱一千八百余串。今张协中有禀前来，忽开四千五百串之多，并有洪升号等铺共数千串，要本爵府发给代缴认项。查张协中经手账目并未清算，有无长用钱文，无凭查考。何得将伊私欠各铺户之账，推卸本爵府身上？即如信昌号一项，欠数已属不符，其他可知，显系捏造，实属可恶。理合一并移会详明，为此备移贵府，请烦查照文内事理，即饬曲阜县将王肇兴家人杨德讯明录供具详，并将张协中所欠信昌号钱数不符之处，查明核办以省将来委员往返，以免拖累无辜，实为德便。计粘抄房地契并张协中禀词一纸。内开，立契宁抽堂王，因乏用将坊上村庄宅一所，上带瓦房三间、草房七间、二门一座、宅园场基七亩、坡地十三亩二分。以契作保，借到许芝田、叶榕圃名下纹银一千两。银到之日，原契取出。言明无利。恐后无凭，立契存证。知见东野检我。嘉庆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立契。地户孔玉山。具禀张协中，叩请公爷万福金安。敬禀者，中自叩辞膝下赴直质讯，蒙直府宪

各位大老爷讯明，中存孔传标修

尼山圣庙银五千两，开工使用，中供存于信昌号在案。今查得信昌号有欠无存，并中之家产毫无可抵，中实出无奈，恳求公爷将中数年备办火食、衣物，欠外银两赏发，以备

尼山应用，以救中之蚁命，则合家焚顶无既。上禀。计开垫备欠外账于后，欠信昌四千五百串，

欠洪升七百五十千，欠广祥瑞三百五十千，欠孔继鈁买地地价二千串，欠义豊一千八百串，

欠恒春堂二百三十五千，欠凤祥二百千，当钱约算一千串，共钱一万零八百三十五千文。等

因。准此，卑府伏查此案，李景福在直原供交给孔传标四万一千余两，以大车一辆运送。供情本有未确，迨提解孔传标、张协中、曹秉和赴直，即以曹秉和、张协中为孔传标得银分用知证。且据供王信堂等所分银两，自一千两至一万余两不等。夫银至盈千累万，断非一人怀挟腰缠所能运动。其银两是何锭样？作何包裹？或系小车或用牲口驮载？亦必供有车脚人等姓名，方可切实根究。兹准前因，可否咨请直省秉公细审之处？卑府未敢擅便。拟合将奉准衍圣公移咨缘由，据实录报本使司查核。等情到司，据此，拟合据情呈请查核，移咨直督部堂，转饬委员审办。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拟合移咨，为此合咨贵部堂，烦请查照，转饬委员审办施行，到本部堂。准此，查此案前据东省解到之王信堂供认，分银一万两，交伊亲家刘景溪寄存。此外，又借孔传标九百两花用。王肇基供认，分得孔传标银五千两，伊仅用二千两。有执事官姜思永、石文熙各分去一千两。又有衍圣公幕友叶榕圃、许芝田共借银一千两。孔昭辉指自卖楼房三座，借银六千两。李盛华、许宗鉴、钱思廉各借去银一千两。俱有房地可抵。又有先经解之曹秉和供认，分用孔传标银五千两。张协中供认，供用银五千两，

与衍圣公管理账房代垫银钱甚多，先将此项代为清还，可以清算作抵等供，甚为确凿。兹准前因，诚恐原审或未尽实，当饬藩、臬两司亲提研讯去后，旋据覆禀，提验王肇基，膝盖并未跪破。讯据供称，许芝田、叶榕圃知伊借有孔传标银两，向其转借，伊初犹未允，因许芝田等声称，欲告知衍圣公，伊不得已始允借给。伊两次怀揣银四百两，许、叶二姓家人孙明，两次怀揣银六百两，一同送进。孙明系曲阜县人，住在圣庙之西。前因许、叶二姓系穷苦之人，断还不出，是以令家人杨德回籍，将房契一纸面交许、叶二姓，当银交官，以免久累等语。至李景福等在直原供，交给孔传标银四万五千两，孔传标亦自认收银四万二千一百两。系李景福等五人用四套大棚车、二辆二套、轿车一辆送往。有咨部供册可据。兖州府郑 称为仅止大车一辆，似有错误。且王信堂、王肇基等所分银两，或寄存戚家，或愿以房地作抵，东省现在作何办理？尚无回覆，碍难定案。等情具禀前来，本部堂复提孔传标等讯供，俱与所审无异。亲验王肇基膝盖亦无跪伤。本部堂钦奉

谕旨，留省专办此案，俟办竣后，前赴

行在，断难稍缓。今郑守以直省原办未确，则王信堂等有无银两存寄？及能否以房地作抵之处？

似均置之未办，急等复

奏，碍难刻缓。合亟专弁飞咨，为此合咨贵部院，烦请查照，如已委员将王肇堂等所供寄存银两、房产查有着落，即希迅赐咨覆，交来便（弁）持回，以便定拟复

奏。如系专委郑守查办，恐仍延搁不复，势必迟误，并望切实见覆，庶得照叙具

奏。至张协中供称衍圣公积欠账日，郑守详内亦声明未经清算，应俟定案后将张协中解回，

听其自行清理。惟叶榕圃、许芝田讹借银两，家人孙明知清运送，均须质究虚实，并希饬提到案，或即委令兖州府来直会办，以成信谳，更纫舟宜。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此案据委员等查明王信堂等房产不敷抵补，并刘景溪等解直质讯缘由，业据司详给发咨牌，并咨明直督部堂在案。兹准前因，除咨覆外，拟合就行。为此仰司官吏照依咨案内事理，立即查照飞饬委员彻底查清。并饬确查叶、许二姓是否潜住曲阜境内？并将该家人孙明立提到案确信，有无送银确情，一面由司即提杨德研鞠录取切供，一并详请移解核咨毋迟，等因。蒙此，查此案前据委员等查明王信堂等房产不敷抵补，详请核咨，先将刘景洋解直质讯。并委候补县李应曾押带杨德驰赴曲阜，会同该县速向衍圣公府查传叶榕圃、许芝田，务期弋获，同杨德押解来省，解直讯办，各在案。兹蒙前因，拟合就行，等因。蒙此，拟合就行。为此，仰县官吏即便会同委员彻底清查，并备文移会，向

衍圣公府查传叶榕圃、许芝田，务获。并将该家人孙明拘案，同杨德一并押带，具批径解臬宪讯供解直。切勿违延，致干未便，速速。等因，蒙此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贵爵府，请烦查照文内事理，希将叶榕圃、许芝田并家人孙明查传，务获到案，解赴臬宪讯供解直。幸勿迟滞。望速施行。

右　移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移　押

东抚咨为孔传标等侵吞捐银案恭录朱批奏摺烦请钦遵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二）（三七八〇）之二十八〕

奏为审明定拟具

奏仰祈

圣鉴事。窃照山东曲阜县已革执事官孔传标，收受巨鹿县人孙维俭等捐修尼山祠宇银两一案，业经臣将查办情形奏蒙

圣鉴。嗣先后咨准山东抚臣将孔传标等解直，讯据供认得受孙维俭等捐银四万二千一百两，并张协中、王信堂、姜思永等分用属实。孔传标等各有房地及存垫之项可抵。惟姜思永等现均逃避，等情。臣复率同司道提犯研鞫，缘孔传标胞兄孔传扬，系衍圣公四品执事官。嘉庆十四年正月内，有巨鹿县人孙维俭，因私立大乘教起意建盖佛堂，图避邪教名目。遣李景福、吕兴旺、刘美奂前赴曲阜县，欲求衍圣公孔庆鎔代奏兴工。浼（挽）店家姜永全领见孔传扬，先捐银五百两修理祭器，商议欲建佛堂。孔传扬劝以不如修盖尼山祠宇。李景福等归向孙维

俭告知，即敛得银两，于是年十月内用车载赴曲阜。时孔传扬已故，其弟孔传标接充四品执事官。孙维俭等向述前事，孔传标许为承办，孙维俭等央其领见衍圣公孔庆鎔一次，未经提及捐项。回至孔传标家内，复捐银三百两补修祭器，经孔传标禀知衍圣公孔庆鎔，交书写官曹秉和、伴官张协中承办，并给与孙维俭等庙官执昭（照）。后勘估尼山工程约需银六万馀两，孙维俭等当将带往银四十五包，交孔传标用秤称准，共重四万二千一百两。孙维俭等欲再见衍圣公回明其事，孙传标诡言阻止，旋即回归。孔传标因捐项较多，尼山祠宇不过万馀金即可修葺，起意从中侵蚀。经张协中、曹秉和查知孔传标私存银两情由，各以借贷为名，索去银五千两。管勾官王信堂闻知，先后索去银一万九百两。司乐官王肇基亦索去银五千两。因皆系衍圣公孔庆鎔亲近之人，孔传标欲其隐瞒，不敢不给。惟贴写李盛华、启事许宗鈖、书写官钱思廉，各借银一千两，许俟开工时清还。孔传标自行侵用银一万三千馀两，内买得三品执事官孔昭辉楼房三座，用银六千两，下馀银两均系零星置产还账花用。其王肇基所借银五千两，又经姜思永、石文熙各转借去银一千两，叶榕圃、许芝田各借去银五百两。孔传标又于十五年正月内，赴孙维俭家吊丧，借修理祭器不敷为名，复向孙维俭等索得银四百八十两花用。以上各情节，现据各犯供认不讳，讯无。查知孙维俭等兴立邪教，串通诓诈分肥情事，严诘不移，案无遁情。查律载诈欺官私及诓骗人财物者并计赃，准窃盗论，免刺。窃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又称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语。此案孔传标收存孙维俭等捐修祠宇银两，辄敢希图侵用，并不即行兴办，复往孙维俭家借名诓骗，殊属藐法。孔传标合依诈欺官私取财计赃，准窃盗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应杖一百，流三千

里。该犯诓银四万馀两之多，情节较重，应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以示惩儆。张协中、曹秉和、王信堂、王肇基因孔传标私收捐项银两，意图侵用，辄向借索，均属不法。该四犯俱请革去顶戴，于孔传标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李盛华、许宗鉴、钱思廉不知孔传标存银侵蚀情由，各向借用，许俟开工给还，情节较轻，应均请革去职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孔传标由直发遣，该犯应追赃银，移咨山东抚臣同，转饬在于该家属名下变产，着追所买楼房入官变抵。张协中等均解回原籍，算明应抵账目，分别追赃，定地充徒。追获赃银，连变抵之项一并解直入官册报。孔昭辉将楼房卖与孔传标，得受价银，讯无知情，借存分用情事，应免置议遣犯。李景福等名，因东省咨提人证往返稽时，是以暂留羁禁。今已质讯明确，即饬分起解配。未获之姜思永等四犯，咨缉获日，讯追另结，除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鉴，敕部核议施行。谨奏。

再臣前经讯据巨鹿县邪教案内，从犯吕兴旺供出孙维俭曾抄给护道榜文，嘱其携赴山东东昌府东门内陈老桂刻字铺刻板，言明工价京钱三十千，尚未往取，等语。当即移咨山东抚臣同，委员查起。今准将该铺户任本贵，同起获原交护道榜文草底三纸，先后解送来直。随讯据任本贵即陈老桂供称，吕兴旺许给工价京钱三十千文，刊刻护道榜文板片，委因不通文义，并不知系违禁，亦未刷印流传。核与东省原讯相符，严诘不移。其为并未随从入教骗钱无疑。惟并不细察来历，冒昧允为刻板，究属不应。现将任本贵递籍照例责惩，起获草底板片

销毁。理合附片奏

闻。谨奏。

嘉庆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具奏，于八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览，钦此。

兵部侍郎巡抚山东部院兼提督军门同　为咨会事。嘉庆十六年九月初七日，准

直督部堂温　咨。照得本部堂于嘉庆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具

奏山东曲阜县已革执事官孔传标等，分用巨鹿县人孙维俭等捐修尼山祠宇银两等情一摺，于

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刑部议奏，钦此。又片奏孙维俭案内，解质人犯任本贵即陈老桂，递籍发落一摺。同日奉到

硃批。览，钦此。除行司遵照外，拟合恭录抄摺咨会，为此合咨贵部院，烦请查照施行。等因到

本部院，准此，除行布按二司钦遵转行查照外，拟合咨会，为此，合咨

贵府，烦请钦遵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单一纸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东抚咨为孔传标诳骗李景福银两一案审结缘由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三）（三七八一）之四〕

内阁抄出直隶总督温　奏山东已革执事官孔传标等，侵用孙维俭等捐修祠宇银两，分别审明定拟等因一摺。嘉庆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硃批，刑部议奏。钦此钦遵。于九月初四日抄出到部，该臣等议得，据直隶总督温　奏称，窃照山东曲阜县已革执事官孔传标，收受巨鹿县人孙维俭等捐修尼山祠宇银两一案，业经臣将查办情形奏蒙

圣鉴。嗣先后咨准山东抚臣，将孔传标等解直，讯据供认得受孙维俭等捐银四万二千一百两，并张协中、王信堂、姜思永等分用属实。孔传标等各有房地及存垫之项可抵。惟姜思永等现均逃避等情。臣复率同司道提犯研鞫，缘孔传标胞兄孔传扬系衍圣公四品执事官。嘉庆十四年正月内，有巨鹿县人孙维俭，因私立大乘教，起意建盖佛堂，图避邪教名目。遣李景福、吕兴旺、刘美奂前赴曲阜，欲求衍圣公孔庆鎔代奏兴工。浼（挽）店家姜永全领见孔

传扬，先捐银五百两修理祭器，商议欲建佛堂。孔传扬劝以不如修盖尼山祠宇。李景福等归向孙维俭告知，即敛得银两于四年十月内，用车载赴曲阜。时孔传扬已故，其弟孔传标接充四品执事官。孙维俭等向述前事，孔传标许为承办。孙维俭等央其领见衍圣公孔庆鎔一次，未经提及捐项。回至孔传标家内，复捐银三百两补修祭器。经孔传标禀知衍圣公孔庆鎔，交书写官曹秉和、伴官张协中承办，并给与孙维俭等庙官执照。后勘估尼山工程，约需银六万馀两，孙维俭等当将带往银四十五包，交孔传标用秤称准，共重四万二千一百两。孙维俭等欲再见衍圣公回明其事，孔传标诡言阻止，旋即回归。孔传标因捐项较多，尼山祠宇不过万馀金即可修葺，起意从中侵蚀。经张协中、曹秉和查知孔传标私存银两情由，各以借贷为名，索去银五千两。管勾官王信堂闻知，先后索去银一万九百两。司乐官王肇基亦索去银五千两。因皆系衍圣公孔庆鎔亲近之人，孔传标欲其隐瞒不敢不给。惟贴写李盛华、启事许宗鈖、书写官钱思廉各借银一千两，许俟开工时清还。孔传标自行侵用银一万三千馀两，内买得三品执事官孔昭辉楼房三座，用银六千两，下馀银两均系零星置产还账花用。其王肇基所借银五千两，又经姜思永、石文熙各转借去银一千两。叶榕圃、许芝田各借去银五百两。孔传标又于十五年正月内，赴孙维俭家吊丧，借修理祭器不敷为名，复向孙维俭等索得银四百八十两花用。以上各情节，现据各犯供认不讳，讯无。查知孙维俭等兴立邪教，串通诓诈分肥情事，严诘不移，案无遁情。将孔传标拟遣，张协中等拟以杖徒。等因具

奏前来，查律载诈欺官私及诓骗人财物者，并计赃准窃盗论，免刺。窃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

绞监候。又称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语。此案孔传标收存孙维俭等捐修祠宇银两，輒敢希图侵用，并不即行兴办，复往孙维俭家借名诓骗，殊属藐法。应如该督所奏，孔传标合依诈欺官私取财计赃，准窃盗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应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犯诓银四万餘两之多，情节较重，应请

旨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以示惩儆。该督奏称，张协中、曹秉和、王信堂、王肇基因孔传标私收捐项银两，意图侵用，輒向借索，均属不法。该四犯俱请革去顶戴，于孔传标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李盛华、许宗鉴、钱思廉，不知孔传标存银侵蚀情由，各向借用，许俟开工给还，情节较轻，应均请革去职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孔传标山直发遣，该犯应追赃银，移咨山东抚臣同兴，转饬在于该家属名下变产着追，所买楼房入官变抵。张协中等均解回原籍，算明应抵账目，分别追赃，定地充徒。追获赃银连变抵之项，一并解直入官册报。孔昭辉将楼房卖与孔传标，得受价银讯无知情借存分用情事，应免置议。遣犯李景福等四犯，因东省咨提人证，往返稽时，是以暂留羁禁。今已质讯明确，即饬分起解配。未获之姜思永等四犯，咨缉获日，讯追另结，等语。均应如该督所奏完结。未获之姜思永等，应令该督并山东巡抚饬缉务获，照例办理。等因。嘉庆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发报具奏。十八日报到奉

旨依议。钦此。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到

兵部侍郎巡抚山东部院兼提督军门同　为遵
旨议奏事。嘉庆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准
刑部咨，直隶司案呈，所有前事一案。相应抄单，行文山东巡抚遵照可也。等因到本部院，
准此，除行按察司钦遵转行查照外，拟合咨会。为此合咨
贵府，烦请钦遵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单一纸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孔传标妄扳案王肇兴、杨德供词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三）（三七八一）之二十〕

王肇兴供得职闻孔传标有巨鹿人托他办尼山工程，他收有捐修尼山之项。职总未与巨鹿人认识过，所以并不知巨鹿人是些邪教。后至十五年三月尚未动工，适于三月初六日，孔传标来职家看望，职向他问及，他说捐项尚未交足，因而尚未动工。职言捐项系修尼山之项，倘存收日久，你再有了挪移，开工时设或不敷，岂不误工。你可以交我一万两，分存罢，临期免得误事。他说他们虽交给我存着，托我办工，你代我分存着一万两，免得有人来向我挪借。我道（倒）难以推却了，他即于是日坐了职之车，到他家取了一万两银子送了职家里来，职当时收住。职因此事系巨鹿人托孔传标代办，所以并未禀明公府。职又因此项不可存的久了，设有挪移，临时难凑。职想了想，尼山坐落邹县境内，离职之女儿婆家甚近，何不交与女儿公公刘景溪收存？开工时办料陆续取用甚便。至十一日，职即将所存之项全数送交刘景溪收存，说明开工日取用。现今查取，职将情节供明，目下刘景溪虽已病故，有其胞兄刘景

洋，当时亦知道，可以查取。职并无捏饰情事，所供是实。

杨德供。杨德跟随主人王信堂初十日下午到保定，一更天传审，二更天坐堂。杨德便借差人帽子带了进去，在堂下听审。第一个就叫杨德主人，大老爷们问，孔传标交你银多少？杨德主人便说实未受他银两，求大老爷恩典。吊出传标与我对质，大老爷说，胡说，我们不知道叫他对质么？要你教（叫）么？等问出你的供来，再教（叫）对质不迟。孔传标已经说定，你使了一万零九百两银子了。已经奏明

皇上，你不认也不中用了，杨德主人矢口不肯承认。初十日二更跪起，至第二天二更时分，实在受不住了，见霞峰大老爷已经瞎认了。大老爷便说，孔老爷已经认了，你若不认，便要吃亏。杨德主人便说，银子我受他一万业已用去了。大老爷们说，胡说。你不配使一万银子，到底谁使了？快些实供，或存在你处，或府内老太太、公爷、各位太爷、师爷们使多少？师爷们再没有不使银子的，就是使了，只算借贷，没有罪的。你不要害怕，将来银子交出，发到公府修尼山并不要缴到直隶来的。你尽管说，不要害怕。杨德主人说，王某在府当差数辈，恩养成人，断不敢妄扳职主，若要妄扳，死了也不能入林。大老爷们说，到底有谁使你银子？不说便要动刑，吃了亏也是要说的，不要发糊涂。杨德主人没法，便说要我扳人，只好扳我亲家刘景溪。这刘景溪在邹县住，一万银子还可以办得出来，我女儿尚未出嫁，只算害我女儿就是了。大老爷们便说，你既存在你刘亲家家内，快写清供。押着我主人理出清供一纸，打了手印。杨德主人说，要差家人去刘家，说明认了这项银子便好回去。大老爷们说，你写一个禀帖与公爷，转付你亲家一看，你亲家便好缴银。便委了陈老爷监着杨德主人出

来写禀帖，监守一夜，杨德主人因膝盖跪至漏（露）骨，不能移动，所以没写。委员生气，明日早鼓又禀大老爷押着写。主人没法，只得央了李爷代写。写完又要进去验过，方交杨德带回。杨德回时，杨德大主人王肇基嘱咐，回曲阜见师爷们便说，我跪了一天，膝盖已经跪破，受不住了，只得说师爷们各借我银五百两，暂且为我认下，等回来再变产交还。师爷们断不可不认，如若不认我就吃不住了。回来断不能拖累的。大老爷们说可宽限三四个月交银，等我回来变产补还不晚。这话实在，大主人嘱咐的，现在要写字，大老爷们要验，所以不便写，固未有信。只带回来房地契一纸，说押与师爷们的，就可代我承认了。

王宋氏为孔传标妄扳伸诉无辜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三）（三七八一）〕

为回护原　奏刑逼教供驰驿寄信栽陷无辜事。切有孔传标在直扳兴借伊捐修尼山银一万九百两，胞兄肇基借伊捐项银五千两。奉直督咨提质讯，当经兖州府郑、青州分府毓，研讯兴兄弟二人，均未借伊银两。复蒙细查密访，实无讳饰寄遁情款。细审孔传标家属供亦相符，及解至济南府讯取确供方委员解直。窃谓一至直省质讯即明，谁料讯官只逼认银，不令对质，非刑煅（锻）炼，昼夜熬审，血肉狼藉，伤据确凿，冤极屈极，宁死不服。有保定府吴、候补州王、广宗县张、候补县储，声言制台已　奏，不能不认。愈逼愈苦，脑瘤撞破，膝烂露骨，求死不能，只得诬认。认了又逼令扳人，才提孔传标上堂。及孔传标见面，并不扳证，讯官又不许对质，就算定了案了。显系孔传标受刑不过，情极妄扳，现有伊亲笔家信可证。次日复刑逼改供，兴才转扳兴亲家刘家。众问官即教写亲供，押令具结，即拨给驿马，令速差工人杨德寄信回家，求所扳之刘景洋代认。及刘景洋到案，坚不代认。王知州又代为改

供，逼令成招，有刘委员笔据可证。兴自念杀人者以凶器为凭，窃盗者以赃物为据。今无辜受冤，始以非刑苦拷，逼认逼扳，继以教供转扳，驰驿寄信，央人代认。终则司院并未审讯，所诬认银两，毫无确据，即便含混坐罪，致兴兄弟皆囚禁。捐生一家终流离毙命，心实冤痛。为此沥血陈词，粘叙供据，叩乞

大人矜怜无辜沉冤，原情代　奏，俾得提案严究。讯明逼认逼扳，驰驿寄信及当堂孔传标并未扳证情事，兴即得见天日，生死御（啣）感，哀哀上告。二月二十一日递呈

都察院邵大人，正月二十五日计粘供据一纸赴京，抱呈堂侄王振翟。

王肇兴即王信堂，年四十岁，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冤情始末。兴被孔传标在直妄扳借伊捐修尼山银一万零九百两，直督据供行文提兴质讯，于六月十五日，蒙本省委员到曲传讯，经兖州府郑、青州分府毓，研讯查访，并无事实。情愿与孔传标对质，始将兴解赴本省。又经济南府徐，复行严审，兴供明毫无沾染。至六月三十日，委员将兴解送保定，七月初十日投到，当即提审。欲将被屈情由诉明，有一位少年问官，暴跳如雷，手指兴面呵称，这案是吾广宗县姓张的办的，提了你来是叫你认银子，不是叫你辩理，你好好的认罢。兴央求与孔传标对质。有保定府吴跳起说道，吾们这里不许对质，不认即收拾起你来。兴说实在没有借过他的银子，众讯官即喝叫跕堂，人役将兴衣裤扒了，采发扭耳，赤膝跪炼，可怜心荒（慌）头昏，直挺挺跪了一夜。众讯官轮替歇息，忍心害理，任兴喊叫冤枉，只当没听见。及日出又换了一班问官，内中有一位如狼似虎，恶狠狠骂道，这个东西跪了一夜还不认么？等吾来收拾他。喝叫快把扛子、架子拿来，大喝道认了罢，这里讲理不中用。兴说堂上有神，头上

有天，岂有不讲理的衙门。竟大触其怒，喝道实对你说罢，吾也是山东人，吾也姓王，吾就是这么个泥腿官，不讲道理，你有本事使去罢。旁边众讯官帮着说，这保定府的官司，尽是这王大老爷当家作主，你不认，审死你也没人埋你。兴宁死不能诬认。自初十日天天跪炼至十一日三更，苦楚受尽，奄奄将死，始抬兴下堂回店。兴两腿青肿，二膝流血，一夜昏迷，饮食不下。日出之时，又将兴抬去，仍是众问官替换着将兴扭耳、采发、打脑、摇撞、跪铁炼子，凌逼了一天。将脑后肉瘤撞破，流血不止。众讯官那些不讲理的话，兴亦笔难尽述。至一更后将兴抬回，其苦更不堪言。至十三日，又将兴抬去，众讯官吩咐道，你今日不认不能叫你回店去了。说实在没有，实在难认。一齐喝道，老制台已经奏定了，你能翻这个案么？就将兴锁拷起来，上打摇撞，下跪铁炼。说今日叫你试试这些刑法罢，若再不认，即上好汗架子。兴死去活来，总未肯诬认。众讯官又威吓哄诱道，你认了照寄存借贷设法，替你将银子开脱了，包管无事。你不认审死也要追银子，想翻案万不能勾（够），岂不枉送了性命？你自己酌量罢。兴想了想，审死了不如活着好伸冤，无奈照讯官吩咐的话认了。复又叫兴供说使项，兴说没见银子那里有使项。又逼着说，或存到那里，或借给谁人。兴说诬扳平人，良心难味。王讯官说，银项多，你不配使，多扳两个人，好设法开脱，并不难为他。兴无奈即供扳洪升钱店、祥顺、泰兴杂货等店，才将孔传标叫上来见面。说你如何诬扳吾，伊说吾不扳几个人要囗死吾里。众讯官遂恶狠狠喝道，你两个人要翻供么？就将你两个治死。于是又不准对质，就算定了案了。亦不容兴再言语。至十四日，又抬去覆审，刑逼改供，不叫扳各铺户，恐拖累人多，别生事端。只叫扳曲阜殷实之家。兴想了想说，扳诬外

人，终落骂名，说只有我亲家刘景溪，他家亦赔的出，不过害了我一个女儿。愿改供说寄向他家一万两，自己使用了几百两，以林西村宅一区地四亩四分作抵。众问官即教兴着写供，兴即照依问官所教之供写了，复押令出结，以实其供。众问官即教差人快回曲阜送信，教家里央刘景洋替你代认好结案。兴说有工人杨德在此，可惜无盘费，又无脚力。当蒙王吴储三讯官，吩咐清苑县拨驿马给杨德骑了去送家信，央刘景洋代认银两。所寄家信，皆系刘委员呈与保定府吴验看过的。及抬兴回店，天已交二更，城门已锁。保定府发牌叫城，向城上人说，有刘委员的家人赴山东公干，从此就不讯了。到了八月初五日，兴因扭耳摇撞将脑后肉瘤撞破，流血脓不止，两膝腐烂流血，不能动移，经刘委员报明吴首府，委清苑县验伤在案。刘委员报伤禀稿现已抄呈，亲笔稿子临审呈验。于八月十五日，省候补县储至易升店向兴说，你亲家不替你代认，倒拿你的家信为凭，在山东告你，现在有文书来了。他既不肯救你，你倒要切实扳定了他。兴哭诉说，扳他原非吾的本意，他既不肯代认，吾实在不能强扳他。储讯官百般威吓，兴宁死不肯。储讯官自己念着，教招房写了供，就算是兴供的了。及八月二十七日，提到刘景洋在店内对质。据刘景洋供，伊弟已经病故，伊弟在日并未代王信堂存过银子，始终实不知情，现有王信堂着人央告代认的家信为凭。兴亦供明当初原没托他存过银子，他既不肯代认，吾亦不能强赖他。王讯官将兴所供亲笔改了，叫兴另誊。兴坚不肯誊。王讯官说此案已奏定了，并没你们的事，一总你并没经司院审讯，不能治你的罪。你若要有罪，你们早收了禁了，岂有应禁不禁的呢？何如将就认了？制台将银子替你们开脱完案，岂不省事。你若不肯认，你有多大本事能翻制台的奏案。兴仍不肯认，王讯官又着刘委

员再三串逼。兴想了想，身子又病，保定府同官护庇联为一气，与之争辩岂不白送了性命，暂且照王讯官所改之供誊罢。当时因王讯官所改认不清，储讯官又念着叫刘委员誊了一张，交与兴照着样写后，刘委员领刘景洋与兴见面。有自雷供底并刘委员誊的那一张在书里夹着，刘景洋见了拿去欲赴京鸣冤。刘委员怕闹出事来，制台同各讯官不依他，就跪着刘景洋求他不告状。刘景洋不肯，他又写与刘景洋手印笔据，保他无事，才止住了。供草笔据现在刘景洋手内，确凿可证。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先将刘景洋发回。十月十八日，才将发回，临起身亦并未点解，路上亦是住店散行，总未听见说有徒罪之名过县，亦从未收过监禁。及到了本省，始收了历城县狱。于十一月初四日发回本县。到了初九日，在本县过堂，兴哭诉冤枉，本县主说，此是 奏案，你们业已诬认，现在发回追赃充徒。兴负屈含冤，痛恨被保定问官先之以刑逼，继之以教诱，故入赃罪。今也承本县照例监追银两，兴自思祖遗宅产俱经委员查验明白，估价不过二三百银子，别无一物可抵。似此黑冤无边，一家生命难保，不得不缕陈冤案始末，粘呈 电鉴。如有一句虚言，愿甘坐诬，只求据情提讯，就是恩典了。脱兄肇基同时被诬，现在病卧禁中，不能支持，叙明冤情，命兴代鸣。兴特一并抄录始末粘呈 电鉴，只求据情代奏，提案严究，俾黑冤得雪，世世焚顶。

王肇基年四十二岁，山东兖州府曲阜人，系兖州府学优增生，于嘉庆十年二月间，补 至圣庙司案官，管理音律乐舞事宜。十一年八月告病卸事，十四年九月丁母忧守制在家，从无干预公事。突于 前岁六月十五日，蒙本县主差传，基茫然不知何故。及经兖州府郑、青州分府毓堂讯，始知被曹秉和在直供称用银三千五百两，当到地四十一大亩。当蒙传伊家属讯

明，伊家实无此事，出具手印甘结在案。又有孔传标扳基借伊所收直隶人捐修尼山银五千两，基与伊仅有一面之识，通无往来之处，并不知有此事，焉有借银之理？已蒙府主再四研讯，实系绝无影响之事，基情愿赴直对质。及解至本省，又经首府徐研讯，复将冤诬情节供明在案。于七月初十日解到直省，管押店房。先提 胞兄弟王信堂及孔昭辉审讯，一天一夜未见回店。十一日提到堂，蒙候补州王、保定府吴、候补县储讯问，叫认借孔传标银五千两，并不提起当地之事。基当即供明，基系卸事闲员，并不在公府当差，且甫丁母忧，守孝在家，那里知道他有银子即向他去借。且银至五千两之多，何处交兑？何人运送？焉有毫无凭据见闻之理？王信官（堂）说，你们这供只好在山东说罢，此处同不的在山东了。基回道，凡事无非讲的是情理，王讯官离坐大喝道，吾们这里就是这么个不讲理的衙门，要的是银子，有了银子不治罪就是了。基回银子同不的别的，实在没见，从那里认起，求与孔传标对质。王讯官大怒，立刻令人揪帽剥衣，扒去靴袜，赤膝跪链，拧耳采发，痛彻骨髓。讯官轮替非刑威逼，夜以继日，气息奄奄。储讯官大嚷道，吾实告送（诉）你说罢，吾们老制台已奏明了有四万多银子，你们不认是不中的。吾们奉 旨审案，人多着哩，轮班熬你就审死拉出去谁还给你买棺材么。及三更后见有人将基胞弟王信堂抬至当堂，泪流满面，两腿流血，问供数句，即行抬出。基见此光景，堪堪至死，况基以柔懦病躯，再受一日，也是死的。痛基兄弟二人俱无子嗣，只好暂认，留蚁命以待昭雪。而讯官又以银数过多，逼令说的像真有的了，方准写供。基实在无从说起，储讯官说，你或买宅、或买地、或存到那里、或借给谁用，快说。基无奈，将自己住宅说是一千六百串钱买的，又赎了十八亩地，修理房子

用了八百多千，其实宅于是嘉庆六年买的姓东野家的，价钱四百二十千，嘉庆七年修理居住地，亦系祖遗田产，俱有卖主地契可查，并非新置田产。又问其余银子当约有三千两，供存在家里。讯官说，你家不配有三千银子，实说罢，还有谁用了，不必受了，不拘甚样人，你说上他，吾就能返出银子来，你公府还有甚么人你快说罢。基回天良难昧，大老爷叫吾说谁？讯官吩咐掌嘴。保定府吴说，你供出来不打你，基又跪有二更许，实在难支，死而复苏考几次，情急无奈，顺着问官的话供上姜思永、石文熙各借一千两。又问公府有几位先生？基供有两位。讯官说，他们岂有不使之理？基无奈只好顺着讯官口气，供有许芝田、叶榕圃各借五百两，暂免治死，心实难过。讯官逼写亲供，仍押回店。十二日又提去审问，基行至阶上，见王讯官在堂，蹲踞孔传标身旁附耳低言，始令其与基见面。据孔传标说，吾也由不的吾了，你不认，吾的从那里来的？俺姜永全、姜大口一下子就给吾四万多。彼时基自己被诬，又复诬人，醒晤（悟）过来，良心难昧，哀求改认。讯官大怒，又令赤膝跪了半天，逼令改写供单，务要确凿。及十四日一揽提讯，着各写家信回去，暂以宅产作抵。俟文到即行释放，俱各无事，将来制台设法替你们把银子开脱了，你们各人的田产还是各人的。基是以着工人杨德带信回家，呈缴房产。又恐许、叶二人无物可缴，乃以祖遗祭田地二十亩立约于他，恳其代呈，俟我回去归结等语。十七日又提讯，问你的宅子究系何年买的？基索性老实供，实系嘉庆六年买的。讯官大怒，说你的供又不对了，既无买宅，此项那里去了。又令拧耳采发，赤膝长跪，恣意凌逼。基万出无奈，只好改说是嘉庆六年当的，十五年又换价买的。基实系暂逃活命，以待昭雪。至七月三十日又将基提到当堂，先验两膝，彼时本

有青伤二块。讯官立说不是伤痕，基曷敢与较。讯官说山东来文，许芝田等不惟不认，反以给他的地契为凭，在本县告你诬扳，要治你于死地。王讯官说，此刻吾们倒要救你，你可要结实扳他。于是教基坐在三堂东间桌上写供，教写上并无跪破膝盖，亦无跪链。又教添上他个使令人为凭，写一回不好，又口传一遍，写好了呈与王讯官看，又亲为涂改方准。延至八月初七日提去，发给一本令照样录写，见其词句大有更异。初八日，两司在保定府堂讯，基稍诉冤抑，王讯官旁坐掩饰，及两司退堂，讯官即大肆虎威，要治于死地。基再三哀求，方锁叶过院，不敢再说冤枉，负屈含冤，坐供画押，仍发回店。至十月十八日，委员刘押解回籍，自易升店起身，一路散行到了德州，大病呕血不止，报明在案。及至本省，收历城县监，经历城县县主会同直隶委员刘提讯，与许芝田对质。基供与许芝田等素本相好，他原没有转借过孔传标银两之事，当初在直讯问，实系跪了一天一夜，昏迷之语。及覆讯时醒悟过来，讯官坚不容改，所以送与他一张当地文契，并非有意妄扳，实不忍拖累别人。至所供许芝田等银两，情愿自行措办就是恩典了。到了十一月十九日，发回本县，县主当堂吩咐，你们到了直隶都认了银子，你们知道你们的罪么？基回不知有罪，当初在直，七月十四日一捻提讯时，王讯官说暂以宅产作抵，将来制台设法替你们开脱了银子，你们各人的田产还是各人的。本县县主说，既已认银，现在发回要追完银子，定地充徒。基惊闻之下，旧病复发，痛悔无能，受了直隶问官的愚弄，逼认银两，故入罪名。现在病卧禁中，家属流离，情实难甘。不得不沥血陈情，叩乞

大人垂怜无辜，施恩提讯，俾黑冤得雪，世世焚顶。

孔传标家信

此案于八月初八日，藩台方、臬台灵同、首府委员王奎聚审问我与李景福大闹，原无银子给我一分。我见官又叫曹秉和、张协中，问他你二人用多少？他二人供说，二次赴我家取银一万。官说我，你说无给你银，他二人所用之银那里的？他二人随开锁拷下去，一总代（带）往见制台。我即不敢改供，只说有银，收到四万二千一百两，如果改供，恐仍发原审问官，又是苦死我了。自八月初八日问后，收府监狱，一摠不问，即办我的罪。我想前年直隶人上曲阜时，我一面之识，是他六个人同去，今只得五个。内中有个南和人姓张，叫张老洪，此案无有他，如把他同车夫三名告到山东省，或是别处，审问皂白得明。如仍在保定，又是屈及，我现孤身，又兼无钱，只有两子过小，其冤我受矣。如果你不受此冤，非有不怕汤火之兄弟，方能家中要想作为，此事儿小妻幼女大且是无钱，遇着不讲天理之官，则又是王吴薛等，苦死苦死。我回想直隶人到曲，只给公府银二次，共七百两。系他六人亲交之银，且是见公爷面，他问过公爷收到否？我分文无见他的。他也无执敬谢仪。今伊等供我收他银四万五千之多，严刑苦拷，受刑不过，屈招成供。莫非前生家里伸冤，我又恐你不能受此无限苦楚，即冻饿亦不能活，家里必要伸冤，我又离远不能阻指（止），千万不可错主意。〔缺〕叫你动先要盘费方可。我要问了远罪，明年差人看我，我要死在外头，务必将棺骨移回家。此等黑冤，叫天天也不应，我吃三个月的素，天天念叫神祈，全无灵感，只好屈死把（罢）了。我与你好夫妻数十年，所有银你皆知道，果有四万余金之多，你能不知？平素所领官俸，以及银钱，我俱交与你。今数万银两，我存在那里？屈死冤死。人生顾体面声名，死后

难说了。穷不怕，脸面要紧，教子成人，儿好再做官，又是人家又有亲友往还了。前有供单带回，同此单好存贮，儿等好看，也知我屈。直隶总督势大，又兼一堂官，此案难审。屈死冤死，你往各庙里告状伸冤把（吧）。

八月中秋吟

天宝纶回度，冤灾一丈夫。无情中秋月，有趣缧绁呼。囹圄梆令鼓，回思旧第都。信鸿归南去，相寄一封书。

重阳登高别后吟

九月九日望乡台，天光云影共徘回。人情到处难中苦，鸿雁那从北方来。

由宦吟

三十年来宦途忙，盼期百日空断肠。曾诉真情难消案，严刑苦拷作巧详。前生仇警王吴李，今世奇逢屈遇央。新诗题壁苍不应，高挂含悲悬郡仓。

新花枝胜旧花枝，从此无心念别离。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对数归期。

忙（茫）然呼来相对质，囹圄光阴百日余。苦拷屈情为谁诉，归期不知定何时。

阙里居士协淮书十月初八日

前字并诗一纸，原书处系张协中自保起身，去拜府司狱，因曾入府狱，向狱神庙拈香谢神，孔传标亲手交给。行至高阳住店，兴与张协中借手巾用，自怀中取出，即好存贮。及回至本县，孔传标族弟来问带有家信否？只给他诗一纸，留此以便鸣冤。

敬禀者，卑职前禀

宪发看管曲阜县解到王信堂等，维王信堂脑后旧有肉瘤，经审讯后，忽发现在流血脓不止，并两膝盖下付（腐）烂流血，昼夜号痛，饮食渐减，理合禀明

宪鉴，可否委员验看，拨医调治？伏乞

批示遵行。恭请

福安。卑○○谨禀　　禀王信堂患病由

候补未入流刘继昌谨禀

大老爷钧座

具冤状王宋氏系含冤被革管勾官王兆兴之妻，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

为酷吏无天诬陷无辜血海沉冤泣　恩昭雪事。切氏夫及氏夫兄，于去年六月间，被直省讯官刑逼，孔传标妄扳借伊银两，经直督以无据之供，朦胧入　奏，提氏夫兄弟赴直质讯。直督提文一到，先蒙本省各宪查讯，氏家绝无寄遁情事。氏夫兄弟二人，实系被其妄扳，因事关

奏案，不能不解直对质。及解到直省，不料有保定府吴候补、直隶州王、广宗县张、候补县储，督率多官，轮替熬审。百计回护原　奏，兆（非）刑拷诬无辜，屈打成招，炼就冤狱，以致氏夫脑后受伤，流血不止，两膝跪烂，露骨可惨。在保定养伤，百有余日，气迷欲死，服毒自缢，幸天不绝何以生全。冤极苦极，现有氏夫寄氏冤请（情）可证。彼时直督及直司，并未讯取氏夫确供，即被直督摺奏，业已亲讯，朦胧治罪，发回返赃充徒。氏思王法原以平情，岂可任意拷诬。氏家如果实有其事，万余两之多，而罪止杖徒，岂不甚幸，焉敢以　奏结之案而妄思翻控？最可痛者，氏夫兄弟两人均无子嗣，惟氏生有一女，年方七岁。

现在氏夫兄弟同含冤狱，氏与氏嫂久欲赴京鸣冤，千里迢迢，恨不能去，黑冤难伸痛何如之。氏夫万难甘忍，已历叙冤情，粘录证据，于正月内遣堂侄振翚赴京泣诉，迄今四十余日，当（尚）无音信。氏冤痛已极，瞬夕（息）难堪，仰天推心，正恨呼吁之无由。幸闻大人案临东省，素知执法如山，爱民如子，不惧势耀，至公无私。今直隶总督同各讯官并委员刘继昌，残贼鬼魅相济为恶，陷害氏夫，确有可据。氏实不共戴天，现在氏嫂气忿病危，氏夫刑伤愈重，恐有不测。氏愿甘拚（拚）死以鸣，谨将氏夫及氏夫兄两人冤情始末，并非刑拷诬，回护原　奏，及孔传标受刑不过，情急妄扳各证据，历历抄粘。于前月二十二日痛携幼女，匍匐赶赴曹州府，叩辕鸣冤，讵昊天不佑，痛遭雨阻，行至嘉祥县，惊闻　大人起马回京。氏自恨时命太苦，求死不能，大病而归，不能动移，千古伤心莫此为甚。又欣闻大人现驻济南，氏万不得已，专遣家人吴珍奔辕泣诉。哀恳　大人垂怜氏之苦衷，体察氏家冤枉，查访确情，施恩代奏，俾沉冤得雪，生死感戴，哀哀上告。

嘉庆十七年三月　　日

东抚咨为孔传标诬扳认赃直隶各承审官刑逼教供案审结缘由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
讯结经过（三）（三七八一）之二十八〕

大学士庆□等谨
奏，为遵
旨会同审讯定拟具奏事。准都察院奏□□山东曲阜县管勾官王肇兴、司乐官王肇基、书写官曹秉和之母曹张氏、伴官张协中，各遣抱告来京，呈控孔传标妄扳借用捐修尼山祠宇银两，直隶承审各官刑逼教供等情一案。先经臣部遵
旨提到孔传标研讯，与直隶省原审情节不符，其侵蚀银两之处，亦圣(坚)不承认，当即奏明行提原送银两之李景福等，及案内应质之张庆添等，以凭质讯。等因具奏，奉
旨前任保定府知府吴兆熊、候补知州王姓、广宗县知县张姓、候补知县储姓及委员刘姓，着一并解任，送交刑部质审，钦此。复经臣部查直隶总督温水东，咨送全案卷宗内，此案承审官尚有知府沈华旭、薛学诗、同知陈滏源、俞英世等四员，奏准一并解任送部。旋奉

上谕，王肇兴、王肇基等控告孔传标诬报认赃一案，着派庆桂、董诰托津会同刑部审讯具奏，钦此。随据直隶总督、山东巡抚、黑龙江将军，先后将解任各官并案内犯证人等，及各处卷宗解送到部，臣等连日会同审讯。节次录取供词，奏呈

御览。钦奉

谕旨，吴兆熊、沈华旭、薛学诗、陈滏源、俞英世、王奎聚、张学程、储斗南，情节可恶，均着革职。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行审讯，钦此。兹复提该革员等，暨一子犯证，逐一研讯。

缘巨鹿县民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及任县民刘美奂，与已正法之孙维俭，兴立老佛会。孙维俭自充总会首，派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为大会首，宋连捷等九十五人为二会首，

朔望礼拜

龙牌。嗣因众人目为邪教，孙维俭恐惧，与李景福等商允，以孔子系属正教，若往曲阜认修一二工程，即可藉此敛银，并可掩饰邪教名目。即于十三年起至十四年止，先后敛得银四千七百馀两，存有收银实数草单。口口口冂孙维俭会吕兴旺、刘美奂前往曲阜，投住姜永全店内。浼（挽）令姜永全带见已口之四品执事官孔传扬，告诉来意。孔传扬将该犯等带见衍圣公孔庆鎔一次。措具费见银一百两，捐修祭器银五百两，俱交孔传扬转送，暗被侵用，并未向孔庆鎔禀知。吕兴旺等又向孔传扬商议修理尼山祠宇之事，未定而回。十月间，孙维俭邀同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带银二千馀两，复往曲阜。其时孔传扬已故，随找见伊弟四品执事官孔传标，带见衍圣公孔庆鎔，用木匣装元宝十个作为费仪，交孔传标送进。孔传标意图从中侵用，又恐衍圣公不收费银，不遂所欲，随将匣内元宝窃取四个，改写补修祭器银

六宝礼单，交书写官曹秉和、伴官张协中转送府内。孔传标虑及曹秉和等访出破绽，于次日将元宝一个交给曹秉和、张协中二人，捏称孙维俭等送给席仪。嗣孙维俭等邀同孔传标等往勘尼山祠宇，以工程较大，不能全修，只可略补墙垣，随将银四百两，交孔传标转交曹秉和置买石灰、砖瓦料物，并雇幕（募）工匠之用。旋经孔传标保举孙维俭等五人，孔庆鎔因其好义，准给孙维俭、李景福赍奏官，李经掌书官，吕兴旺启事官、刘美奂伴官执照各一纸，札行各该县取结。孙维俭等回家后，孔传标闻知孙维俭母故，前往吊祭，又向孙维俭诉称欲往苏州置办祭器，伊兄故后，家计贫难之语。孙维俭等复给与银四百四十两。时孔庆鎔因各县印结不到，仍行文追缴执照在案。十五年正月八日，孙维俭令吕兴旺等前往催工二次，见孔传标等虚词支饰，总不动工。孙维俭忿恨，欲图控告，并欲赖其多得银两，使其赔累。又想控官之后，远近闻其好义，可以续敛多金。即将敛银账上四千七百馀两，以小数改作大数，捏作四万七千馀两，并捏加支用数目，造成总账簿三本，令二会首宋连捷等九十五人，捏造敛银小账簿五十八本，作为凭据，即将实数草单烧毁。孙维俭令李景福、吕兴旺于上年二月内到京，欲行叩

阁，在店内居住数日，又恐察出虚情。旋回巨鹿向孙维俭劝息，李景福当将口账簿三本撕毁。讵孙维俭执意不依，又写成总账簿三本，并称情愿自己告状，死亦甘心。适王和彦首告，经官查拿。孙维俭串嘱大会首、二会首各将总散假捏账簿呈出，挟同坚供交与孔传标银四万五千两。此系孙维俭等聚众敛钱，藉修尼山祠宇以图捏饰邪教，又捏改账簿银数，陷害孔传标到官呈出之原委也。嗣王邦彦赴步军统领衙门首告，奏奉

谕旨交直隶总督温承惠访拿讯究，派委已革同知陈滏源、已革候补直隶州知州张学程等，前往查办。孙维俭、李经、李景福、吕兴旺、刘美奂及二会首等，先后闻拿自行投到，并无呈出账簿。陈滏源捏称搜获，朦禀该督保奏，陈滏源即行升用，先换顶戴。张学程留直隶用。各犯到省，派委已革道员吴兆熊、已革知府沈华旭、薛学诗、已革同知俞英世会审。吴兆熊复派已革候补直隶州知州王奎聚、已革知县储斗南帮同问供。吴兆熊等并未察出假簿，率据孙维俭等，捏供交与孔传标银四万五千两，禀请该督具奏。奉

旨交山东巡抚查奏。旋据同兴覆奏，衍圣公孔庆鎔曾收到孙维俭等捐修祭器银三百两，其修理尼山祠宇银四百两，系孙维俭等自央曹秉和、张协中等代办，孔庆鎔先不知情，然实有其事。曹秉和等业已购办料物，至所供交给孔传标银四万馀两，矢口不承，应送直备质等语。奉

旨将孔传标、曹秉和、张协中等归案审讯。吴兆熊迎合该督原奏，不就孙维俭等严讯簿载银两数目是否确实，但督令王奎聚、储斗南，将孔传标拧耳跪炼掌责熬审，不令李景福与之质对。直至孔传标诬认得银至四万二千一百两之后，始以数目不符令李景福、吕兴旺二人上堂，顶戴衣冠站立质对。李景福等供称实系四万五千两，即令退出。复向孔传标追问银两下落。孔传标畏刑，诬扳王肇基、曹秉和、张协中各索去银五千两，王肇兴银一万九百两，许宗鈔、钱思廉、李盛华各银一千两。向孔昭辉买楼房使银六千两，又李广闯铺存银七百两，广天花铺存钱三百六十千，并借用钱五十千，下馀银两自己花用。其时曹秉和、张协中亦被熬审诬认。复经该督具奏，奉

旨交同兴查覆。孔传标家实无现存银两，惟所存广天花等铺钱三百六十千，并借用五十千，业据

承认。其馀分银之王肇兴等，均并无其事，应解直备质，当奉
谕旨，令温承惠不必扈从，即在省城专俟王肇兴等解到，覆行详细研讯，务得确情，据实具奏。
其时温承惠仍派吴兆熊，督同张学程、王奎聚、储斗南审办。吴兆熊等于王肇兴到案并不提孔传标质对，先将王肇兴跪炼熬审，王肇兴膝破腿肿，又被将脑后肉瘤揪破，始行诬认。复提王肇基严审，并将王肇兴抬至当堂，王肇基见伊弟两膝俱肿，血流不止之状，亦即畏惧供认。孔昭辉见势不好，亦供认卖给孔传标楼房，得价银六千两。其钱思廉等俱各未据供认。复令王肇兴等供出寄存之处，王肇兴捏供存伊亲戚刘景溪家银一万两。王肇基捏供有姜思永、石文熙各借去银一千两，叶榕圃、许芝田各借去银五百两。该督一面关提，先于八月二十日将全案奏结。嗣刘景溪病故，伊兄刘景洋以事属诬捏，情愿赴直质对。经东省将刘景洋解送保定府，时因王肇兴伤重不能提案，吴兆熊令王奎聚、储斗南将刘景洋带往王肇兴寓店质问，并授意王奎聚等，以案已完结不可再任翻异。王奎聚等因王肇兴坚供诬扳，向其反复劝谕，并将王肇兴供词内改称刘景溪已死，刘景洋不认，无可质对，情愿回东自行清理等语，交刘继昌誊出清底，令王肇兴照写亲供，移咨东省完案。嗣刘继昌复代王肇兴探得吴兆熊等禀稿，并代录供单俱存王肇兴处，被刘景洋看见不依，欲行上控。刘继昌虑其控告，牵出绁（泄）漏禀稿情由，向其跪求，并写具包管无事笔据，始行寝息。此直隶承审各官逼供诬认，始终迎合原奏，将就了结之情由也。臣等以孙维俭等聚众敛钱，业经被人告发，所称以少报多，冀图贻害他人，殊不近情。诚恐该犯等实在敛有四万数千两之多，冀图隐匿分用。至吴兆熊等承办此案，已将首恶人等全数获案，乃并不收禁严审，转令顶戴上堂，甚至将孔传标等概

从严讯，亦恐有得受贿赂情事。诘据李景福等坚供，我们经官传到时，原不认是邪教，其以小数改大数，实因被孔传标骗去银两，并未兴工。若将实情告他，不过将侵用银两缴出，尚不快意。且银数至四五万两，方可耸动听闻，信我们好义，将来可以多敛银两。我们及要思量也。害怕告虚受累，屡向孙维俭劝止，因他执意不依，又值王邦彦控告，遂乘机将假簿呈出的。我们实止敛银四千七百馀两，委无别有隐匿等语。诘讯该承审官共八员，惟吴兆熊、王奎聚、储斗南每日审讯，始终其事，馀俱偶一会审讯。据王奎聚、储斗南同称，伊等会审此案，俱系吴兆熊作主。因吴兆熊曾吩咐说，此案有账簿可凭，李景福等供词是他审问的确。只管向孔传标等追问，伊等听从指使，未能虚心体察，实在咎无可辞。质之吴兆熊，亦自说迎合总督原奏，以致审办乘（乖）谬，还有何辩？并据佥供，伊等委员人众，无从受贿。惟如此重大案情，执意刑求，以致被屈多人，只求从重治罪等语，再三研诘，佥供不移，案无遁饰。查律载诈欺官私取财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又窃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又称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各等语。此案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四犯，听从孙维俭人教传徒，业经照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惟该犯捏造账簿，图陷孔传标泄忿，经到官又不供出实情，以致问官误信罗织多人，情殊可恶。李景福等四犯应仍发回黑龙江原配，各加枷号三个月，满日给原主管束。已革四品执事官孔传标，两次得受孙维俭等银五百九十两，罪应满流，前经诬认得受银四万五千两，将伊从重发黑龙江当差，实属过当。孔传标应仍依诈欺官私取财计赃，准窃盗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应杖一百，流三千里。惟伊等在直隶省迭受刑熬，复发黑龙江已

经到配，往返拖累，应请从宽，减为杖一百，徒三年，咨交山东巡抚定地发配。已革道员吴兆熊，承办重案，于孙维俭等捏造账簿，先既未能察出，迨经关到孔传标，并不提同李景福等详细对质。辄因诈督原奏在前，意存迎合，嘱令委员等专向孔传标及王肇兴等熬审逼认。孔传标仅止于应得罪名，加重尚无出入。其将无干之王肇兴、王肇基与分受微利之张协中、曹秉和，概行熬逼诬认，将革员等斥革拟徒，实属故入。该革道迎合上司，授意委员以致故入徒罪，多又情节较重未便，仅令抵徒，致滋轻纵。已革同知陈滏源，会审二次，扶同偏向，其奉委缉犯，于孙维俭等自行呈出账簿，无难从此跟究自呈情由。乃该革员辄有意邀功，捏禀搜获入奏，倖叨优叙，实属诈欺贪冒，与吴兆熊厥罪。维吴兆熊、陈滏源均请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为官员枉断狥（徇）私者戒。已革直隶州知州王奎聚、已革知县储斗南，听从长官指使，专事刑求，故入张协中等满徒之罪，应照律以全罪论杖一百，徒三年，札发顺天府定地充徒。已革知县沈华旭、薛学诗、已革同知俞英世、已革捐升直隶州知州现署大兴县知县张学程，均止会审一二次，但未能悉心研鞫，以致办理错悞，究属不职。该员等业经革职，应与代录供单之已革未入流刘继昌，均免置议。车夫张庆添、张士解到部时，捏供装载银四万四千两，送往山东。迨经同来车夫阎生富及李景福等供明，始行吐实。张庆添、张士解均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已革书写官曹秉和、已革伴官张协中，于孔传标告以馈送席仪，各给银二十五两，未经问明来历，冒昧收受，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照律纳赎，仍各开复原职。已革管勾官王肇兴、已革司乐官王肇基、讯属无辜，应与前被斥革，现经讯明，并无罪名之启事官许宗鉴等，一并复还原职。所有直隶总督原咨山东抚臣在于孔传标等

家查产着追之处，应令该抚概行给还，仍在孔传标及曹秉和、张协中各名下，照追所得银两入官。其孔传标前经诬扳铺户李广闾寄存银七百两，业经李广闾在东省缴银五百两，今据孔传标供明实无存银之事，应令该抚即行给还李广闾具领。孙维俭等共敛银四千七百馀两，除分咨孔传扬等银一千九百九十两，又在保定府缴过银四百两外，尚馀银二千三百馀两。讯据李景福等佥供，系四次到曲阜费用，并大会首、二会首等陆续分用，多寡不等，并无确数，应免着追。衍圣公孔庆鎔，于孙维俭等致送修理祭器及尼山祠宇银七百两，前经据实呈明，并自请治罪。由东抚转奏，恭逢

恩旨，免其治罪。此次审无别情，无庸再议。大小各账簿字据，俱行销毁。各处送到卷宗发回备案，无干省释。总督温承惠于

特旨交办事件，并不亲身审讯，輒听信吴兆熊等颟顸从事，致成冤狱。臬司灵保专理刑名，乃于吴兆熊等有意偏勘，拷讯无辜，毫无觉察，均请

旨交部，严加议处，等因。嘉庆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庆桂等会同刑部，审讯王肇兴等呈控孔传标诬扳赃银，直隶承审官刑逼教供，分别定拟一摺，邪教惑众敛钱，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各直省皆应及早查拿，以靖邪慝。况畿辅为首善之区，尤不容有此等莠民潜至煽诱。直隶上年即有巨鹿县民孙维俭等，倡立大乘教一案。现在滦州地方又查董怀信等，传授金丹八卦教一案。该省大吏平时失于查察，已有应得之咎，及事发惩办，仍不免意存姑息。如温承惠办理孙维俭一案，于初交审讯时，即先有从宽之见，止将为首之孙维俭一犯拟以绞决，馀犯概从轻减，即谓愚民无知被诱，案犯众多，未便悉置重典。

此内如李景福等四犯，各为大会首，系邦（帮）同孙维俭倡教之人，比例拜会纠抢。案犯亦当拟以绞候，乃该省问官，置邪教重情于不问，不将李景福等锁梏严鞫，转就所敛以少改多银数，株众（累）多人，昼夜刑拷。而令李景福等衣冠对质，快其私忿，是非颠倒，轻重混淆，何以彰刑法之平？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四犯，原拟发遣黑龙江，实属轻纵，着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直隶省本年秋审情实。交温承惠将该四犯严行锁押分投，发往顺德、广平、大名〔永平〕四府严密监禁。若有别故，惟该督是问。至案内被诬之王肇基等，分别开复省释。内王肇兴刑伤最重，着于直隶承审官革职之沈华旭、薛学诗、俞英世、张学程、刘继倡（昌）五人名下，各罚出银四十两赏给王肇兴，以示儆（矜）邮。吴兆熊首先有意迎合上官，以致各委员一味刑求，任情妄断，皆系所（听）其指使，情节最为可恶，仅发〔往〕军台效力不足蔽辜。吴兆熊着改发黑龙江。温承惠办理此案，本失之柔懦（懦），复被属员朦（蒙）蔽，以致案情屈抑。现又有失察滦州邪教之咎，温承惠着革退官衔，拔去花翎，革去黄马褂，降为二品顶戴，仍交部严加议处。灵保本系刑部司员，素称能事，及身任臬司，刑名是其专责。乃于属员偏勘错拟，毫无驳正，一味迎合，殊属无耻。着降为三等侍卫，前往新疆换班，即由保定起程，不准来京。余依议，钦此。

嘉庆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到

兵部侍郎巡抚山东部院兼提督军门同　为遵

旨审讯定拟具奏事。嘉庆十七年七月初三日，准
刑部咨直隶司案呈所有前事一案，相应抄单，并将官犯孔传标一并递交山东巡抚查照，定地
充徒。至从前吊取各原卷，发回备案可也。等因到本部院，准此，除行布按二司钦遵转饬查
照外，拟合咨会，为此合咨
贵府，烦请钦遵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单一纸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吏部咨为孔传标诈取官私财贿案讯诘经过事

〔嘉庆年间孔庙执事官孔传标诳骗巨鹿县民李景福等修庙银两京控一案讯结经过（三）（二七八一）之三十〕

准刑部咨称刑部具奏，准都察院奏咨，送到山东曲阜县管勾官王肇兴、司乐官王肇基、书写官曹秉和之母曹张氏、伴官张协中，各遣抱告来京，呈控孔传标妄扳借用捐修尼山祠宇银两，直隶承审各官刑逼教供等情一案。查此案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四犯，听从孙维俭入教传徒，业经照例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惟该犯捏造账簿，图陷孔传标泄忿，迨经到官又不供出实情，以致问官误信罗织多人，情殊可恶。李景福等四犯应仍发往黑龙江原配，各加枷号三个月，满日给原主管束。已革四品执事官孔传标，两次得受孙维俭等银五百九十两，罪应满流。前经诬认得受银四万五千两，将伊从重发黑龙江当差，实属过当。孔传标应仍依诈欺官私取财计赃，准窃盗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应杖一百，流三千里。惟伊前在直隶省迭受刑熬，复发遣黑龙江已经到配，往返拖累，应请从宽，减为杖一百，徒三年，咨交山东巡抚定地发配。已革道员吴兆熊，承办重案，于孙维俭等捏造账

簿，先既未能查出，迨经关到孔传标，并不提同李景福等详悉对质，辄因该督原奏在前，意存迎合。嘱令委员等，专向孔传标及王肇兴等熬审逼认。除孔传标仅止于应得罪名，加重尚无出入。其将无干之王肇兴、王肇基与分受微利之曹秉和、张协中概得熬逼诬认，将该职员等斥革拟徒，实属故入。该革道迎合上司，授意委员，以致故入徒罪口口情节较重，未便仅令抵徒，致滋轻纵。已革同知陈滏源会审二次，扶同偏向，其奉委缉犯，于孙维俭等自行呈出账簿，无难从此根究自呈情由，乃该革员辄有意邀功，捏禀搜获入奏，幸叼优叙，实属诈欺贪冒，与吴兆熊厥罪惟均。吴兆熊、陈滏源均请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为官员枉断徇私者戒。已革直隶州知州王奎聚、已革知县储斗南，听从长官指使，专事刑求，故入张协中等满徒之罪，应照律以全罪论杖一百，徒三年，札发顺天府定地充徒。已革知府薛学诗、沈华旭、已革同知俞英世、已革捐升直隶州知州现署大兴县张学程，均止会审一二次。但未能悉心研鞫，以致办理错误，究属不职。该员等业经革职，应与代录供单之已革未入流刘维昌，均免置议。车夫张庆添、张士解到部时，犹捏供装载银四万数千两送往山东，迨经同来车夫阎生富及李景福等供明，始行吐实。张庆添、张士解均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已革书写官曹秉和、已革伴官张协中，于孔传标告以馈送席仪，各给银二十五两，未经问明来历，冒昧收受，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照律纳续，仍各开复原职。已革管勾官王肇兴、已革司乐官王肇基，讯属无故，应与前被斥革现经讯明并无罪名之启事官许宗鉴等，一并复还原职。所有直隶总督原咨山东巡抚臣在于孔传标等家查产着追之处，应令该抚概行给还。仍在孔传标及曹秉和、张协中各名下，照追得所银两入官。其孔传标前经诬扳铺户李广阎寄存银

七百两，业经李广闾在东省缴银五百两，今据孔传标供明实无存银之事，应令该抚即行给还李广闾具领。孙维俭等共敛银四千七百余两，除分给孔传扬等银一千九百九十两，又在保定府缴过银四百两外，尚余银二千三百余两。讯据李景福等佥供，系四次到曲阜费用，并大会首、二会首陆续分用，多寡不等，并无确数，应免着追。衍圣公孔庆鎔，于孙维俭等致送修理祭器及尼山祠宇银七百两，前经据实呈明，并自请治罪，由东抚转奏，恭奉

恩旨免其治罪。此次审无别情，毋庸再议。大小各账簿字据，均行销毁。各处送到卷宗发回备案，无干省释。总督温承惠于

特旨交办事件，并不亲身审讯，辄听信吴兆熊等颟顸从事，致成冤狱。臬司灵保，专理刑名，乃于吴兆熊等有意偏勘，拷讯无辜，毫无觉察，均请

旨交部严加议处。等因。嘉庆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庆桂等会同刑部，审讯王肇兴呈控孔传标诬扳赃银，直隶承审官刑逼教供，分别定拟一摺，邪教惑众敛钱，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各直省皆因（应）及早查拿，以靖邪慝，况畿辅为首善之区，尤不容有此等莠民潜滋（孳）煽诱。直隶上年即有巨鹿县民孙维俭等，倡立大乘教一案，现在滦州地方，又查有董怀信等传授金丹八卦教一案。该省大吏，平时失于查察，已有应得之咎，及事发惩办，仍不免意存姑息。如温承惠办理孙维俭一案，于初交审讯时，即先有从宽之见。止将为先之孙维俭一犯，拟以绞决，余犯概从轻减，即为（谓）愚民无知被诱，案犯众多，未便悉置重典。此内如李景福等四犯，名为大会首，系帮同孙维俭倡教之人，比例拜会纠抢，案犯亦当拟以绞候。乃该省问官置邪教重情于不问，不将李景福锁拷

（梏）严鞫，转就所敛以少改多银数，株累多人，昼夜刑拷。而令李景福等衣冠对质，快其私忿，是非颠倒，轻重混淆，何以彰刑法之平？李景福、李经、吕兴旺、刘美奂四名，原拟发遣黑龙江，实属轻纵，着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直隶省本年秋审情实，交温承惠将该四犯严行锁押，分投，发往顺德、广平、大名、永平四府严密监禁。若有别故，惟该督是问。至案内被诬之王肇兴等，分别开复省释。内王肇兴刑伤最重，着于直隶承审官革职之沈华旭、薛学诗、俞英世、张学程、刘继昌五人名下，各罚出银四十两赏给王肇兴，以示矜恤。吴兆熊首先有意迎合上官，以致各委员一味刑求，任情枉断，皆系听其指使，情节最为可恶。仅发往军台效力，不足蔽辜，吴兆熊着改发黑龙江。温承惠办理此案，本失之柔懦，复被属员蒙蔽，以致案情屈抑。现又有失察滦州邪教之咎，温承惠着革退官衔，拔去花翎，褫去黄马褂，降为二品顶戴，仍交部严加议处。灵保本系刑部司员，素称能事，及身任臬司，刑名是其专责。乃于属员偏勘错拟，毫无驳正，一味迎合，殊属无耻。着降为三等侍卫，前往新疆换班。即由保定起身，不必来京。余依议。钦此，钦遵。移咨吏部办理前来，相应将该员等革职拟罪。及管勾等官开复原职之处，知照衍圣公府可也。

吏部为遵

旨等事。考功司案呈所有前事。等因一案。相囗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　　咨

衍圣公府

嘉庆十七年八月初九日

四、曹州天理教的活动

移曲阜县为防教民活动请将十月初一林门会禁免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二十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示禁事。照得

至圣林前，向于十月初一日设立会场，商贾云集，买卖生理，多有游手好闲之徒杂踏其中。兹缘直隶东明县邪匪、饥民滋扰，窜入曹县一带。现在

巡抚部院调兵剿捕，不日即可荡平。若听其仍前摆设会场生理，诚恐匪徒潜踪逃匿，滋生事端，不得不先事预防。业经本爵府出示晓谕禁止外，相应移会饬禁。为此备移贵县，烦为查照，在于北关及林门前一带，一体给示禁止，并望派拨干役，严切巡查，毋许仍设会场，免致滋生事端。实为公便。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曲阜县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七日

圣公府　行

移曲阜县为曹县一带教民起事衍圣公孔庆鎔布署保卫城庙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事。照得曹县一带〔缺〕济宁金乡等处，均各戒严。曲阜圣庙所在，尤宜预筹防护。今自正南门起，至西南城角止，本爵府自行督率丁勇防守，应用钱粮，本爵府自行给发。自正南门以东，至东南城角，本爵府现已着令孔姓近房各自量力捐（捐）输，募丁防护。其东西北三面，似应着令各绅衿以及士庶有力者，并盐、当商以及各铺户捐貲贮公，挑选壮丁严加防守，以免匪徒潜踪窜入。相应移会速办。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以速办理。着令丁夫昼夜上城，常川看守巡逻，幸勿稍缓。望切望切。须至移者。

右　移

曲　阜　县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圣公府　行

札百户张士擢等为防御教民保卫城庙令造册拣选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三〕

袭封衍圣公府札百户张士擢
启事宋德祺知悉。照得直隶东明县邪匪饥民滋扰，窜入曹县一带。现经同抚军带兵前往剿捕，并经调兵防护兖城。今曲阜亦须议定防御之事，但必须先行预备人夫。所有户下人丁，自应查明丁口，开造清册，以便本爵府挑选年力强壮之人，以为守城之计。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百户会同启事官宋德祺，即将户下人丁，挨家查明丁口，定限三日内开造花名、年岁、住址清册送阅，以凭拣择挑选。毋得狥（徇）隐遗漏，致干未便。速速。此札。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圣公府　行

移曲阜县为防范教民布守城庙清查各牌甲民户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清查牌甲事。照得曹县一带教匪滋扰，业经备文移会严查出入，派拨丁役上城，支更巡逻，一体防范在案。现经
巡抚部院同　奏明，调兵剿捕，大兵云集，乌合之众，指日即可荡平。第恐鸟离兽散，潜踪逃窜，或有容留之处，不得不先事防闲。自应清查牌甲，挨户查明实在亲丁人口，庶不致有狥（徇）情容留，滋生事端。相应移会速办。为此备移
贵县，烦为查照，立速办理施行。幸勿缓延。须至移者。

右　移

曲　阜　县

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圣公府　行

移兖州总兵为着把总刘应标守卫曲城以防教民请勿派差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事。照得教匪滋扰，济宁金乡一带均各戒严。曲阜圣庙所在，尤宜预为防范。业经本爵府督同县营严查出入，上城巡逻守护。现在大兵剿捕，指日即可扫平。第恐或有潜踪逃窜滋生事端，更须常川稽查。此时正在吃紧之时，该把总刘应标极其出力认真，未便更易生手，倘有差务，万勿饬委该把总刘应标前往。合亟移会，为此备移贵护镇，烦为查照办理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中营游府护理兖州镇

嘉庆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圣公府　行

兖镇中营游击呈复准着把总刘应标守卫曲城以防教民不予派差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鎏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六〕

山东兖镇中营游击乌尔衮为呈覆事。本月三十日蒙大移，内开照得教匪滋扰，济宁金乡一带均各戒严。曲阜

圣庙所在，尤宜预为防范。业经本爵府督同县营严查出入，上城巡逻守护。现在大兵剿捕，指日即可扫平。第恐或有潜踪逃窜，滋生事端，更须常川稽查。此时正在吃紧之时，该把总刘应标极其出力认真，未便更易生手。倘有差务，万勿饬委该把总刘应标前往，合亟移会，为此备移贵护镇，烦为查照办理施行。等因。蒙此，查该弁曾经出师，尚属谙练，既承饬示，该弁极其认真出力，未便更易生手，等因。除俟遇有差使，暂为酌派别弁外，为此呈覆。伏乞鉴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　　呈

袭封衍圣公

嘉庆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呈

咨东抚兖州府为叙明会同曲阜县办理城守缘由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咨移会事。照得教匪滋事，济宁金乡等处均各戒严。曲阜圣庙所在，尤宜预筹防范。自西南城角起，至东南城角止，前经本爵府自行带同人员并房族，督令健役防守，应用钱粮，本爵府自行给发。其东西北三面，屡经备文移会曲阜县筹划办理，始得各绅衿、士庶、盐、当、铺户等，均踊跃捐输支更。本爵府昼夜巡查，惟觉东西北三面壮丁稀少，诚恐防范难以严密。现在

抚部院
贵部院调拨大兵前往剿捕小丑，乌合之众无难即日扫平。第恐鸟离兽散，或有奔逃窜人城内，匿迹藏身，计得漏网，幸逃显戮，尤须加意严防，未便稍有疏忽。现经本爵府知会曲阜县，公同将五城多选健役丁壮，同汛兵在于城门口已严查出入，并雇募乡勇昼夜城上、城下支更巡逻，实力防护。所有钱粮，亦会贮公所。本爵府逐日带同人员周围调度查察，以免匪徒潜踪逃窜，合将现在办理缘由，备文咨会。为此，备咨

贵部院
府请烦察照。须至咨
移者。

右咨
移

巡抚山东部院

兖州府正堂

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三日

圣公府　行

咨兖州总镇府希将把总刘应标留曲阜防守免其调赴军营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九〕

袭封衍圣公府为咨会事。照得教匪滋事，济宁金乡等处均各戒严。曲阜圣庙所在，尤宜预为防范。业经本爵府督同县营严查出入，上城巡逻守护。现在大兵剿捕，指日即可扫平。第恐该匪徒等或有潜踪逃窜，滋生事端，更须常川稽查。此时正在吃紧之时，该把总刘应标极其出力认真，未便更易生手。因思遇有差事，或有饬委该把总刘应标他往情事，当经本爵府备文移会中营游府乌，倘遇差使，万勿饬委刘应标他往。随准中营游府乌呈覆，遇有差使，暂为酌派别弁，等因。准此，昨于本月初二日，本爵府上城巡查，适值该把总刘应标亦在城巡逻，据称现奉贵镇调赴军营听用，即须前往等语。窃照曲阜仅一把总，尚恐巡查难周，若再调赴军营，遽易生手前来署理，势必人地生疏，更难办理诸事，更多掣肘。现在该把总刘应标业已起身，除备文移会乌游府，一面据文中覆，一面饬令该把总刘应标作速回汛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备咨

贵镇，烦为查照，希将刘应标免其调赴军营，留曲办理防范一切事宜，实为公便。须至咨者。

右　　咨

镇守山东兖州等处总镇府

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三日

圣公府　行

兖州总镇咨为已饬把总留汛并添兵丁协防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鎏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十一〕

镇守山东兖州等处地方总兵官世袭云骑尉陈为咨会事。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五日，准

上公来咨，照得教匪滋事，济宁金乡等处均各戒严。曲阜

圣庙所在，尤宜预为防范。昨于本月初二日，本爵府上城巡查，适值该把总刘应标在城巡逻。据称现奉贵镇调赴军营听用，即需前往等语。窃照曲阜仅一把总，尚恐巡察难周，若再调赴军营，遽易生手前来，人地生疏，更难办理。现在该把总刘应标业已起身，除备移会乌游府，一面饬令把总刘应标作速回汛外，相应备文咨会贵镇查照，将刘应标免其调赴军营，留曲办理防范一切事宜。等因到镇。准此，除飞饬兖中营乌游击，转饬把总刘应标留汛，并添派兵丁二十名，前往协同巡防外，现在敝镇会同

抚部院同，派弁带兵，自二十七（日）三次，二十八、三十日、初一、二，四日已打胜仗八次，杀贼不下七千余名。正股之贼，业已剿捕净尽。只行搜捕零星余逆，并堵拿直省河南窜

匪矣。为此合并咨覆

上公，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衍圣公府

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五日

示仰兵壮人等为小心谨慎守查城门倘有族人滋事立即扭禀究治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十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晓谕事。照得本爵府虽督同县营昼夜巡查，尚恐难周，该值夜官员及兵丁、壮役、更夫，尤宜加意防范，严查匪类、酒徒滋事。查各门各户有专司，似应不得干预别城之事。本爵府现在虽与曲阜县五门会同办理。独西门一处，因与县署甚近，本爵府尚不便时加巡查，而正南门系本爵府专守之门，旁人更不得问矣。再查本爵府族大人众，贤愚不一，倚仗孔氏后裔，持酒凌辱守城官员、兵丁、壮役人等，难保不无其事。且与体制攸关，不得不预为晓谕。除札知孔庭族长、举事严行访查，及曲阜汛官守城官员一体遵照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兵丁、壮役、支更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各宜小心谨慎守查，本爵府自有重赏。倘有孔氏族人及户人等上城滋事者，立即着壮役扭禀，以便分别究治，以除强暴。慎之慎之。毋违特示。

正南门守城官员
三品执事官兼族长
三品执事官兼举事　知悉，照得云云，不得不谕。为晓谕除出示严禁外，为此札仰该员，
曲阜汛把总
管勾

札

各宜小心谨慎守查，倘有孔氏族人云云，毋违此理。

嘉庆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圣公府　行

札付曲阜县捕厅为严行查访如遇不遵约束立即扭禀究治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二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札知事。查防范城池，总宜严肃以昭慎重。本爵府虽督同县营昼夜巡查，尚恐难周，该值夜官员、支更人等，尤宜时加巡查。近闻东南城楼更夫甚为怠玩，又不遵约束，屡次抗官，殊属非是。再查本爵府族大人众，贤愚不一，恐仗恃孔氏后裔，持酒凌辱守城官员、兵丁、壮役人等，昨已出示晓谕在案。除再行札饬守城官员查访外，合行札知。为此，札付捕厅，札到严行查访。如遇不遵约束者，立即着壮役扭禀，以便究治。须至札付者。

右札付曲阜县捕厅准此

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圣公府　行

东抚咨覆为已行曲阜县照例给发协防兵丁粮饷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二十四〕

兵部侍郎巡抚山东部院兼提督军门同　为咨会饬发兵粮事。嘉庆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准衍圣公府咨。嘉庆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准

镇守山东兖州等处地方总兵官陈　咨会。内开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五日，准上公来咨。照得教匪滋事，济宁金乡等处均各戒严。曲阜

圣庙所在，尤宜预为防范。昨於本月初二日，本爵府上城巡查，适值该把总刘应标在城巡逻，据称现奉贵镇调赴军营聽用，即需前往等语。窃照曲阜仅一把总，尚恐巡察难週，若再调赴军营，遽易生手前来，人地生疏，更难办理。现在该把总刘应标业已起身，除备移会乌游府，一面饬令把总刘应标作速回汛外，相应备文咨会，贵镇查照，将刘应标免其调赴军营，留曲办理防范一切事宜。等因到镇。准此，除飞饬兖中营乌游击，转饬把总刘应标留汛，并添派兵丁二十名前往协同巡防外，现在敝镇会同　抚部院同　派弁带兵，自二十七〔日〕三次，二

十八、三十日、初一、二，四〔日〕已打胜仗八次，杀贼不下七千余名。正股之贼，业已剿捕净尽，只行搜捕零星余逆，并堵拿直省河南窜匪矣。为此，合并咨覆上公，请烦查照施行。等因到本爵府。准此，兹于本月十二日，准兖镇中营游击乌尔袞，备文差派外，委马廷标押送兵丁毕有林等二十名，来曲协同巡防，本爵府当即按名点收，拨交曲阜汛把总刘应标管束协守。惟兵粮无措，无项支放，而曲阜徐令，又以未奉明文不肯支销。拟合备文，咨请饬遵。为此备咨 贵部院请烦查照，俯赐檄饬，曲阜县将兖镇拨来巡防兵丁二十名，每日按名给发兵粮，以资协守，实为公便。等因到本部院。准此，除行曲阜县照例应付外，相应咨覆。为此，合咨贵爵府，烦请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把总刘应标为已按名赴县支领兵丁口粮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二十八〕

兖标右营曲阜汛把总刘应标，谨禀

公爷阁前。敬禀者，本月二十六日，准曲阜县知会，取具各兵花名。出具印领每日每兵口粮，折给守兵饷银一钱，等因。准此，把总出具印领造具各兵花名，自本月二十七日起，按十日一次出具印领，各兵赴县支领口粮，以资协守。当即移复曲阜县外，理合先为禀明。谨此上禀。

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禀

东抚为叩谢赏赐宫衔天恩恭呈兵防陆续裁撤地方均为宁谧事

〔嘉庆朝天理教在曹州府属一带聚众活动衍圣公孔庆鎔请兵保护林庙（六〇四一）之四十一〕

奏为恭口

天恩仰祈

圣鉴事。窃于十二月十八日，接准

廷寄钦奉

上谕。滑城现已攻克，昨那等捷报到时，因念同兴办理防堵，奋勉出力，已降旨将该抚赏加太子少保衔，以示优奖。等因，钦此。跪聆之下，愧感悚惶，莫能名状。伏念前次贼匪蠢动，

恭膺疆吏，分应效力。戎行剪除小丑，迺荷

天恩极渥，已蒙

优叙频加。兹以滑城克复，复邀

赏锡宫衔。迭膺非分之

殊荣，益切寸长之未效，
恩深滋惧，感极生惊，惟有督率所属共勉，于安不忘危，事事实心实力，断不敢稍有因循，以期
仰副
高厚鸿慈于万一。至现在各边境虽有一二窜匪，亦俱随时搜捕无遗，兵防陆续裁撤（撤），地方
均为宁谧。所有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谢
天恩，伏乞
皇上睿鉴，谨奏。

五、孔瞎子的秘密组织活动

札族长孔尚功等为查明六十户内有无孔庆先在外滋事事

〔关于行查孔氏族人户籍行动（〇七四三）之二十八〕

札三品首领官兼族长孔尚功
举事孔宪堉知悉。本月二十五日，准曲阜县禀称，蒙 河南巡抚部院咨会山东巡抚部院，行查石户孔庆先为匪不法，等情到本爵府。准此，合行饬查，为此，札仰该员等，札到迅即将六十户查明，是否有无孔庆先在外滋事？确切查明，据实会详前来，以凭移覆核办。毋得迟延。速速。此札。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圣公府 行

族长孔尚功等详为孔庆先并非曲阜籍贯无从察查事

〔关于行查孔氏族人户籍行动（〇七四三）之二十九〕

三品首领官兼族长举事为详覆事。本月二十五日，蒙 爵宪札仰该职员等，迅即将六十户查明，有无孔庆先在外滋事？确切查明，据实会详，等因。蒙此，遵即饬差遍查六十户，并无石户户名，更无孔庆先、孔庆芳、孔庆文之人，无凭查办。至孔氏寄居外省各县者，亦不敢重大宗名讳。孔庆先并非曲阜县籍贯，实无疑寒在外，有无滋事？职等实无从察查。理合据实会详，为此备由详覆。伏乞

爵宪大人鉴察施行。须至详者。

计申送

详文一纸

右　　申

裘封衍圣公府

三品首领官兼族长孔尚功
举事孔宪堉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九

移曲阜县为孔庆先并非曲阜籍贯烦查照转详事

〔关于行查孔氏族人户籍行动（〇七四三）之三十〕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覆事。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准
贵县知会，饬查逆犯孔庆先三代家属，等因到本爵府。准此，当即札饬孔庭族长、林庙举事
查办去后，旋据该族长、举事会详云云，等情。据此，查本爵府历代袭爵后，合族有同名者
均令改易。今河南文内孔庆先所供三代名字，皆系本爵府祖父官讳。孔庆先并非曲阜籍贯，
已可概见。乃孔庆先胆敢伪充圣裔，冒认世袭公爵为祖父，奸恶已极。文内所开人名，遍查
谱牒并各户支派，均无其人。显系狡供搪塞，希图脱罪。
兹准前因，除咨会
河南抚部院外，拟合移覆。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转详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曲　阜　县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圣公府　行

奏为查办山东人孔瞎子书符治病散布旗帖事

〔关于行查孔氏族人户籍行动（〇七四三）之三十五〕

奏为拿获造言煽惑散布旗帖要犯审讯大概情形恭摺奏祈圣鉴事。窃臣前闻直隶、山东有匿名揭帖，牵涉河南民人之事。当时派员密访，缘由附片

奏明。奉到

硃批，慎密酌核办理，钦此。旋据尉氏县知县余天宅禀报，在于县境白潭集地方，拾获黄布尖角小旗一面，斜长不及七寸，上书大汉刘。本年六月兴兵，至七月初四日兵撤杭州，百姓即逃四川。又红纸揭帖，长宽不及六寸，上书六月初一日六省起兵，睢州杨天衢、鹿邑侯令从、淮宁丁多佑。五月初五日兵败卫辉，方开手陈州见帖即速掌院集会齐，等语。并据扶沟知县唐铸禀，获小红布旗一面，黄纸揭帖一张，书写语句与尉氏县所获旗帖相同。臣接阅之下，因事涉妄诞，诚恐居民摇惑，当即行司剀切晓谕，各安生业，毋庸惊惶。一面派员会同地方官，密速访查编造旗帖之人，严拿惩办。遂据通许县知县崔寿，访有素习拳棒之师明铎等形迹可疑，解省审办。经开封府知府布彦博、勒格督同候补知州郑荣、候补知县商偃、甘绍

烈、余廷良，究出山东人孔瞎子在师明铎家内，主使左会沅等制造旗帖，分路散布。孔瞎子已经逃走。臣以案情重大，不可令其远飏，复经飞饬各府州县四路兜擒。嗣据鹿邑县知县史秉直会同文武委员，将孔瞎子及随从之杨孟祈等男妇多名，全行拿获。并起出孔瞎子衣箱一支，衣包三个，一并押解来省，查验并无经卷图像，止有木戳一方，上刻雷字五个。臣即督同署布政使成世瑄、兼署按察使李星沅、暨开封府等隔别研讯。据孔瞎子即孔庆先供称，系山东曲阜县人。十八岁时双目失明，习学算命说明等技，时来河南开封、归德、陈州一带，卖技谋食。与已获之通许县人师明铎、孟学周，杞县人左会沅、云从龙、杨孟盈、杨孟起、庞天成、张长兴、赵谅、杨深、杨可全，西华县人高殿鳌，商邱县人秦素省，并未获之杞县人刘奇，并已故之李开山、施建庭等，先后往来友好。又与宁陵县人田守业，共随商邱县人关振峰习学圆光符咒，并坐功等事，为人送祟治病。其圆光之法，系先用符咒，后用手巾，或以扇子令人向内观看，可见鬼神。所念咒语系，一锁神龙足，二锁神龙手，锁住神龙跟我走。句坐功之法，系每日默坐运气。迨关振峰身故，孔瞎子即从田守业照依演试。适杨孟奇染患腹痛，并有左张氏染患痞症，孔瞎子先后为之医痊，不受谢礼，从此人皆信服。左会沅、云从龙、庞天成、张长兴、李开山、施建廷，均从孔瞎子学习坐功。孔瞎子因见乡民易欺，自称神仙下降。令素习拳棒之杨孟盈引路，前赴各处算命行医。曾来商邱县李庚午药店，为其邻居刘玉鎬幼子推算八字。孔瞎子因系壬辰年辰时建生，遂为双龙大命，贵不可言。询系刘玉鎬第三子，并代为起名刘三添。又在西华县高殿鳌家，为其外孙女王鴈姐揣摸头骨，亦称骨格大贵，代为起名王秀兰，嘱其许配刘三添为妻。高殿鳌因其妄言，并不深

信。刘玉奇亦不知情。本年五月间，孔瞎子起意捏造谣言，希图惑乱人心，妄称刘三添、王秀兰出世，不久河南、直隶、山东、江西、南京、安徽六省，即要动兵。惟苏州兵不能到，可以避乱，令师明铎等互相传播。后因乡民并未摇动，复起意布散旗帖，即至师明铎家，商同左会沅、孟学周，制造黄红布小旗六面。书写大汉刘本年六月兴兵等句。又制红黄纸小帖二十七张，书写六月初一日六省起兵等句。即以平素有嫌之杨天衢、侯今从、丁多佑列为起事之人，令施明铎、左会沅等，各持旗帖分赴扶沟、尉氏等县散帖。并邀令云从龙、张长兴、杨孟盈、杨孟奇、赵亮等，跟伊赴避。杨孟奇等查问往投何处？孔瞎子捏以苏州白云观，有交好之郭全德、孙江红在彼，可以躲避之言回答。杨孟奇信以为实，携眷相随，左会沅等亦一同行走。行至鹿邑县地界，即被兵役拿获。所刻雷字木戳，讯系为人送祟，时作令牌使用，等供。诘以旗帖内所称大汉刘，并兵败卫辉另开手等句系何讲解？据供大汉刘三字，即指刘姓幼孩，系汉朝之后。至兵败卫辉另开手等句，系言兵虽败于卫辉，另有起手之人。诘以兵败者何人？另行起手者又属何人？并郭全德等现在苏州所作何事？据供均系信口妄捏，其实并无其人。又诘以惑乱人心，意欲何为？据供如果人心惶惧，伊即乘间煽诱，投伊避乱，俟相从人多之时，肆行抢掠等语。质之左会沅、云从龙、施明铎、孟学周、张长兴等，各供大略相同。提讯揭帖所列起事之杨天衢、丁多佑，均系安分良民。侯今从先于上年被曹际泰殴毙，均因平日见孔瞎子语言荒谬，村斥趱逐有嫌。孔瞎子列入帖内，冀图陷害。复提刘三添等到案查讯，刘三添原名刘永旺，年仅八龄。王秀兰原名王霭姐，年仅九岁，俱属幼稚无知。刘永旺之父刘玉錡，王霭姐之父王聚全，均供与孔瞎子素不认识。孔瞎子如何

在李庚午药店为其子女起名？伊等实不知情。质之孔瞎子及全案人等，供亦无异。臣查邪教案件，每多书符治病，藉以煽惑人心。该犯孔瞎子听从关振峰习学圆光符咒，为人治病，并自称神仙下降，惑人听闻。揆其诡谲情形，类于邪教。据供并未习教，亦无教会名目，殊难凭信。至刘永旺、王霭姐均属幼稚，其父兄又不认识。辙（辄）敢捏造谣言，散布旗帖，诚恐被惑匪党，不仅师明铎等数人更难保无，另有勾结匪类谋为不轨情事。且恐山东一带张贴揭帖，该犯等亦属知情，不可不彻底根究。臣连日督同研鞫，孔瞎子自知罪重，甚属狡展，所供恐多不实。惟现在患病，未便刑求。除饬令赶紧医痊，一面飞咨江苏省，查明有无郭全德、孙江红其人，再行严审确情，追究伙党，按拟

奏办外，所有拿获造言煽惑要犯，现讯大概情形共摺奏

闻、伏乞

皇上圣鉴。谨奏。

六、有关太平军资料

咸丰元年户部为遵旨拟议粤省报捐筹饷则例奏摺

〔太平军兴时期清廷罗掘军需户部拟定筹饷章程（六〇四三）之一〕

户部谨

奏为遵

旨速议具奏事。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广督臣徐　广东抚臣叶　等奏。停止捐输，另捐接济团练，恳

恩量予推广俾应要需，并归补各项经费一摺。奉

硃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由内阁抄出到部，据原奏称，臣等接准户部咨，咸丰元年九月十一日具奏，请开筹饷事例，并停止捐输一摺。内开，此次事例系在部库交银，自应将捐输一律停止。除广东、广西两省土著绅商士民捐银捐米接济团练，应如何奖励之处？由

钦差大臣及该省督抚等酌量办理外，所有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现办捐输，均于接到部文之日，即行停止。等因。当经转行总局司道钦遵出示，并查明第三次捐生姓名、银两、截数另行奏报在案。臣等伏查粤东，上年初次奏开捐输，原为修建虎门、广海各城寨，添设炮台，置造拖风船只，以及历届剿匪防夷垫支各项经费之用。嗣因通筹广东、广西两省军需，伏请援照道光二十八年顺天捐输章程办理。是以粤省迭次奏请捐输，皆因城寨等工，并各项经费无从设措，不能不藉众力以为绥靖民生之计。且思外省多一筹措之款，部库即少一拨解之烦。前捐输奏文停止，计自上年十二月初二日收捐起，至本年十月初五日截止，三次奉报，共收银四十一万余两。除前经具奏置造拖风船五十号，并添置炮械共支过银八万余两外，余俱拨归广东防剿经费之用。以致原议修建虎门等处城寨，一切工程并历届垫办剿匪防夷各款，均尚无著。且查广东自上年七月军兴以来，截至本年九月止，支发经费约计已在一百四十余万两。如上年两次奏请动用酌留海关尾数，并暂拨关税以及捐输案内，综计不过八十余万两。除支造拖风船支销外，广东军需实支动七千余万两，其余不敷一半，均由各道府州县将应解之款随时垫用。其各属垫用之项，有将各税动支者，亦有将征收钱粮垫应者。现届上忙，各属纷纷请领报解，又不能不酌量筹款给还，以免日久亏累。现在高州匪徒何名科一股，均已悉数歼除。罗定之凌十八一股，亦势穷力竭，可期迅就荡平。然搜捕余匪，以及善后事宜，在在均需支用，况广西军务未竣，交界地方节节须防，则团练壮勇慎固藩离（篱），尤不容稍涉松懈。捐输既经停止，藩库固已无款可筹，且广西军需，较之广东尤为浩烦（繁）。冬季海关约征税银，已先预拨广西军饷，即使续有征收，并俟藩库无论正杂各款，征存约有成

数，亦不得不留为储备广西之用。似此支绌情形，则广东目前军需毫无所出，一切固待筹支，即原议城寨工程各项，亦须通筹归著。臣等再回筹商，惟有遵奉部咨，另筹开捐接济团练，以资经费。但部议止准士著绅商士庶报捐，诚恐限于地方，为数无多，况附近各省绅商士民现在广东，间有报效者，似亦未便阻其急公向上之忱。合无仰恳

天恩，俯准将粤省接济团练，量予推广，如有附近各省绅商士民，情殷接济者，亦准其一律报捐。所有奖叙事宜，应请援照道光二十四年，暨二十七年粤省奏请捐铸炮、造船，并捐办抬枪、铅子各成案办理，其选补班次，自应归入现开筹饷事例，一律照办。至于

封典职衔等项，历届捐置炮械成案，均系准照请奖，并据各绅士面禀粤省士民报捐，此两项者较多，若将此两项剔除不令报捐，为数寥寥，仍恐无济于用。此次筹捐接济团练，拟请援照广东成（历）届成案，

封典职衔一体准其报捐。俟捐有成数，陆续开列捐生姓名请奖，不惟广东目前防剿与善后、团练诸务，可以从容措置，即原议修建虎门、广海城寨炮台工程，以及垫支防剿各项经费，亦可徐图归补，毋须另行筹措。总俟军务工程，以及归补各款约可敷用，再由臣等查看情形，奏明停止，等语。臣等伏查去年秋冬间，广西土匪滋事，臣部以军需紧要，奏请暂开筹饷事例。嗣因广东同时防堵，该督臣徐广缙等，援照顺天成案，请准本省士民捐助军需。奉

旨交臣部议奏。臣等以事关急需，当经议准，由广东暂开捐输以备广西剿捕经费，并请将臣部前议筹饷事例暂缓举行，以期该省报捐之踊跃。乃自去年十二月起，至本年十月，该督三次奏报所收捐输银两共止四十一万两零。查其册籍，大率每名捐银数十两，或百余两者居多，尚

不敷广东防堵之用。而广西军营纷纷请帑，自本年正月至今，陆续拨解通计以八百余万金。臣等以粤省捐输有名无实，而部库之支绌愈形，南河之工赈并举，不得已于本年九月十一日，仍请暂开筹饷事例，并于摺内声明两粤士著士民捐银捐米接济团练者，由

钦差大臣及该督抚酌量办理。复于十月初六日，臣部具奏粤省及各省士民有深明大义，捐资助饷，其银在数万至数十万者，准该督抚专摺保

奏，破格

施恩。奉

旨允准在案。诚以该省多殷实之家，素称急公好义，故请特立一格，以照

殊赏。并非准其开捐，致与京中现开捐例同时并举。事涉两歧，今该督等以土著接济团练为数无多，请量予推广，如附近各省情殷接济者，亦准其一律报捐。所有奖叙事宜，照从前粤省铸炮、造船等案，凡选补班次，归入现开筹饷事例，一律照办，并请封典、职衔一体准其报捐。各等语。臣等查筹饷事例，原为军需，而设接济团练，系与军需为一事，尚可归并。选补无庸另分班次，至封典职衔，乃现行常例事宜，近年部库度支赖以补苴，犹恐不足，若并此而移之外省，一旦京饷不敷，臣部从何设措？况向来各省军务，祇（只）有开列筹饷，从无兼收常例之事。该督所请，未便率议难行。又原奏称，该省捐输，不惟广东目前防堵与善后、团练诸务可以从容措置，即原议修建虎门、广海城寨、炮台工程，以及垫支各项经费，亦可徐图归补，等语。该督此举，直似专为广东而设，并未计及广西军需。臣等再三商酌，拟请此次广东开捐，所收银两必令尽数解赴广西，以充军饷。由西省造册报销，将来请奖之

时，臣部即按其所解银数，与所请官阶核对，如果相符，方准给予议叙，仍示以限制。惟附近广东之江西、福建、湖南三省士民，准在广东报捐。其余统归臣部办理。如此量为区别，庶免顾彼遗此之患。所有臣等速议缘由，恭摺具

奏。伏乞

圣鉴训示，谨

奏。

咸丰二年咨户部为筹银三千两以作军饷事

〔衍圣公孔繁灏捐输清廷对太平军作战军饷银两　附吏部议叙各省官绅捐饷衔名抄奏（六〇四四）之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知照事。案准

山东巡抚咨开，转准

贵部酌议筹备军饷条款。内开，王公京外大小文武各官，一体量力捐输。现在需用孔亟，均须赶紧缴银。等因到本爵。准此，窃念本爵世受

国恩，涓涘（埃）未报。当此粤楚逆氛未靖，军需吃紧之时，自应竭力输将。谨措捐库平宝银三千两，稍效微忱，不敢仰邀议叙。除解交山东藩库验收，听候拨用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

贵部，请烦查照代

奏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户　部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圣公府　行

咸丰二年曲阜县移为转谕各员量力捐输以应军需事

〔衍圣公孔繁灏捐输清廷对太平军作战军饷银两　附吏部议叙各省官绅捐饷衔名抄奏（六〇四四）之一〕

曲阜县为移会事。案蒙

本府转蒙

抚宪札开。照得粤匪扰及楚南，各省添调征兵，及邻境筹办防堵，需用浩繁。前准户部酌议条款，行令大小官员一体量力捐输。经本部院倡率通省各官，捐集廉银八万余两，为数究属无多。查东省素称沃壤，不泛（乏）殷商富户急公慕义之人，全在地方官妥为劝谕，使知输将报效。既能上佐军储，兼可身邀

恩荣。除行两司转饬遵办外，合行通饬，等因到府。蒙此，合行转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迅速恺切出示劝谕各当商，及殷实绅民人等，务各量力捐输，多多益善。并将所捐银两，由县批解

藩库兑收，以凭分别转详

奏请从优议叙。毋迟速速。等因到县，蒙此，除出示劝谕外，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贵爵府，请烦查照文内事理，希即转谕各员量力捐输施行。

右　移

衍圣公府

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移　押

咸丰三年吏部为遵旨优叙各地官员及衍圣公捐助军饷奏摺

〔衍圣公孔繁灏捐输清廷对太平军作战军饷银两　附吏部议叙各省官绅捐饷衔名抄奏（六〇四四）之五〕

吏部谨

奏为遵

旨议奏事。内阁抄出咸丰三年正月初七日，奉

上谕，陆建瀛、杨文定奏。现任各员，并在籍官绅捐助军饷，开单呈览各一摺。另片奏学政捐助军饷，等语。该官绅等，因逆氛朱（未）靖，捐输军饷，自应量予恩施。所有捐银二千两之江苏（苏）学政何桂清、江南河库道法良、署淮扬道曹文昭、淮海道吴葆晋、苏州府知府锺殿选、常州府知府张铨、兼代淮南监掣同知泰州分司运判洪国柱，捐银一千两之徐州道王梦龄、江安督粮道陈克让、松江府知府赵德辙、镇江府知府觉罗豫立、扬州府知府张廷瑞、署徐州府知府海阜、同知赵作宾、松江府川沙抚民同知何士祁、署通州直隶州知州山阳县知县王庆瑞、太州知州张之杲、淮南监掣同知在任候选道谢元、淮海州分司运判许惇诗，均著交

部从优议叙。捐银五百两之淮安府知府恒廉、太仓直隶州知州方传书、通州分司运梁宝森、署江都县知县通州州同陆武曾、调署仪徵县六合县知县都棨森、东台县知县葛起元、委管太埧候补同知吴云，均著交部议叙。捐银三千两之前任湖南布政使王藻、捐银一千两之前任湖北巡抚钱宝琛、前任浙江布政使汪本铨，均着交部从优议叙。捐银一千两之已革广西巡抚邹鸣鹤，著赏给六品顶带。捐钱三千串之议叙，詹事府主簿职衔。邹琛著赏给五品顶带，等因。钦此。又二十三日奉

旨。德勒克多尔济等奏，恰克图部院章京主事赛音博勒格图，现因军务未靖，情愿捐银以备军需，呈请转奏一摺，恰克图部院章京赛音博勒格图，自捐银两，即著赏收赛音博勒格图著加恩交部议叙，等因。钦此。又二月初一日奉

上谕。李德奏学政捐备军需银两等语，山东学政徐树铭，著交部从优议叙。钦此。又同日奉

上谕。黄宗汉奏，官绅续捐军饷，开单呈览一摺。浙江提督叶绍春、布政使麟桂、宁波府知府毕承昭、湖州府乌锁、同知李晋享、在籍内阁中书金曰修，均著交部从优议叙。杭州府理事同知法丰阿、嘉兴府乍浦同知白让卿、署鄞县事即补同知段光清、馀姚县知县李培基、乌程县知县梁正标、归安县请调鄞县知县张铣、上虞县知县张致高、署萧山县事大挑知县吴人杰、乐清县知县孙源、盐运司运副姚文墉、在籍刑部主事胡珵，均著交部议叙。钦此。又初六日奉

上谕。户部奏衍圣公孔繁灏捐备军饷一摺，孔繁灏著交部从优议叙。钦此。又初十日奉

上谕。张祥河奏陕甘学政沈桂芬捐备军饷等语，沈桂芬著交部从优议叙。钦此。又二月二十一日

奉

上谕。户部奏王公大臣及官员等，捐备军饷，分别开单呈览一摺，所捐银两著即赏收，除业经交军机处存记，并交部优叙外，定郡王载铨捐银十万两，具见公忠自矢国而忘家，允宜特沛殊恩，以示优奖。着赏加亲王衔，并赏食亲王全俸，承恩候二等侍卫崇恩。理藩院右侍郎培成、前任河南道总督潘锡恩、厢（镶）红旗蒙古都统毓书、前任浙江盐运使庚长、前任大学士现任工部员外郎耆英，均著交军机处存记，俟军务告竣，开单请旨。并查明各员内，上次存记捐项，一并候朕施恩。其四品以下，捐银一千两之国子监祭酒奎章，著交部从优议叙。捐银五千两之工部员外郎蒋徵陶，著交赏戴花翎。捐银一千五百两之已革东城副指挥沈逢恩，著赏给六品顶戴。钦此。又二月二十四奉

上谕。怡良等奏，官绅捐备军饷开单呈览一摺，前兼署闽浙总督两江总督怡良、福建布政使庆瑞、福建漳州府知府王广业，均著赏戴花翎。福建学政礼部侍郎吴锺骏，著交部从优议叙。其在籍绅士，坐补甘肃西宁府知府即升道庄俊元、前甘肃甘凉道候选主事郭柏荫、前陕西道监察御史郑元璧，均著交部议叙，单并发等因。钦此。又同日奉

上谕。叶名琛、柏贵奏官员续捐军饷开单呈览一摺，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内阁学士前广东学政许乃钊、广东学政翰林院侍讲吴保泰、按察使崔侗督、粮道王增谦、盐运使赵镛，均著交部从优〔议〕叙，等因。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除武职人员应由兵部办理。其钦奉

谕旨，赏戴花翎及赏给顶带文职各员，臣部遵

旨注册外，查本年各省官员，捐备军需银两，均经臣援照海疆章程，奏请奖叙在案。此次应

仍照案办理，查奏定海疆捐输章程，内开，现任候补候选京职人员，准以京衔议叙。如捐银二千两，给予太常寺典簿职衔。二千四百两，给予光禄寺署正职衔。三千二百两，给予主事职衔。现任候补、候选京职，应按士民捐数，将本身职衔照前项议叙银数减半抵算，核其捐数给予应得议叙，议予加级纪录各项官员。三品以上大员捐银六百两，四品等官捐银五百两，五品等官捐银四百两，六品等官并七品之知县，捐银三百六十两，其余七品等官捐银三百二十两，均议予加一级。捐数较多以次递加，不得过五级。其有不及加级银数者，即给予纪录。三品以上大员捐银三百两，五品等官捐银二百两，六品以下各项官员捐银一百五十两，均议予纪录二次。又豫工事例内开，现任人员六品等官，捐银二千两以上，拟加五品衔。又定例各项输，奉

旨从优议叙。人员应得项带职衔者，按其捐数应得议叙酌加一等。应得加级纪录者，酌加纪录三次。各等语。又上年十月臣部议覆贵州省现任候补人员，捐备防堵捐数在一百两者，按照海疆章程银数，已足纪录二次之半，各给予纪录一次，奏准在案。今江苏、山东、浙江、甘肃、福建、广东并衍圣公、恰克图及在京现任人员捐备军饷，钦奉

谕旨，交部从优议叙，及交部议叙各员，臣等谨查照海疆章程，分别条款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是不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训示遵行。谨

奏于咸丰三年三月初十日，奉

旨依议。钦此。奉

旨交部从优议叙人员

衍圣公孔繁灏捐银三千两。

查奏定海疆捐输章程，内开三品以上大员捐银六百两者，议予加一级，捐数较多，以次递加，不得过五级。应给予加五级。以上两广总督叶名琛等三十五员，均系奉

旨从优议叙，查定例各项捐输，奉

旨从优议叙人员应得加级者，酌加纪录三次。应再各给予纪录三次。

垣曲县呈为启事官张思贤勾匪抢掠请予斥革事

〔咸丰年间处理府庙属官讼案（六）（三八三六）之二十九〕

垣曲县呈请斥革启事官张思贤由

山西绛州垣曲县为呈请斥革事。窃查敝县民张思贤，经

公府委启事官，执有印牌。查张思贤本属骡户，奉委后在籍甚不安分。前次粤贼窜扰垣城，

张思贤手执贼匪伪令，带领贼类搜掠城乡各处牲口财物。奉

大宪委员查禀拿办，旋即逃匿。现又纠众强抢官盐，实属胆大藐法，应即严拿究办。兹特备

文，呈请

公府烦查文内事理，先将张思贤斥革，追回印牌，庶无牵累。须至呈者。

照验施行

右　　申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府孔

咸丰八年十一月　　日　知县钱　溶

七、捻军活动资料

札前任百户张协庸为赴郓城屯拣选百名人役来曲护卫林庙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一〕

札前任百户张协庸知悉。照得

至圣林庙现在乏丁护卫，例系屯下拣选承充。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员，札到迅即前往郓城屯，会同该屯屯官张继魁、王溪清秉公速为拣选一百名，星速来曲护卫。毋得迟误，致干查究。速速。此札。

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

札百户廉金阶为捻众压境着林庙守卫人等加意巡防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二〕

札守卫百户廉金阶知悉。照得现在贼匪滋扰，各州县地方团练、乡勇藉资捍卫。惟我曲邑，系

至圣林庙重地，特恐匪徒乘机潜入，滋生事端。稍有疏虞，关系非浅，更宜小心防范，加意巡查，内外门户早为关闭。闲杂人等，毋许出人，以昭严密。除出示晓谕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员接札后，务须督饬四趾林头及守庙正身人等，日夜巡查，轮流稽察。如遇往来出入之人，严加盘诘，倘有面生可疑，形踪诡秘者，许即立时扭禀，移送有司讯办。该员毋得视为具文，任意怠玩。本爵一经察出，定干未便。凛之慎之。速速。此札。

咸丰三年三月十八日

札百户廉金阶为捻众压境着守庙之人加意巡查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三〕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札百户廉金阶知悉。照得贼匪滋事，势甚猖獗。现闻逼近曹州一带，惟我曲邑系

至圣林庙重地，更宜严密稽查，以昭慎重。前经札饬在案，近闻该员日久生懈，并不亲自查察，以致毓粹、观德二门栅栏终夜不关，实属藐玩。倘有疏虞，所关非细，合再严饬。为此，札仰该员接札后，务当昼夜巡防，认真查察。起更后亲督林头、正身人等，将门户关闭封锁，毋得视为具文。如该林头、正身人等不遵约束，立即禀明本爵，移送曲阜县惩办，决不宽贷。凛之慎之。毋违此札。

咸丰三年五月十二日

安宁庄户头白涣东禀为举荐佃户马俊美等充任练总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七〕

安宁庄佃户头目白涣东孔广镛为据实禀明恳　恩出示事。切身充膺公府祭田头目以来，历年平稳。近今忽闻各路土匪蜂起，又闻各县县主谕晓各庄村甲民人等一体团练，各保身家。身与众佃户公议，亦欲备造器械，协力团练，以为祭田之卫，自可有备而无患。佃户中因有马俊美朱舒焓素行公正，办事可靠，此二人者堪为练总。身实举之，众佃户情愿悉聽调用。如团练妥协之后，则此地之祭田，庶几可以无虞矣。伏乞

宫太保公爷恩准，出示晓谕施行。

咸丰十年八月　　日

示仰佃户人等委马俊美等为练总办理团练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八〕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办理团练出示晓谕事。照得粤匪滋事以来，各处土匪乘间蜂起，扰害地方，民不聊生。现经

钦差大臣来东，札饬各属一体办理团练，以资捍卫而靖闾阎。此

国家筹弭患之防，为民生解倒悬之庖，众志成城，实为善政。今据泗水安宁庄祀田头目白涣东、孔广镛禀称，现在泗水县遵谕，令各村庄办理团练。因该佃户等耕种祀田，向与县民均不联络，若与各村庄协同办理，特恐杆格难通，致多未便。情愿邀同各佃户自成义团，并保得佃户马俊美、朱舒焓二人素行公正，堪为练总，团内人等悉聽调用约束，庶几一气相连，同心御侮，以保身家，而卫祀田。所有应用器械，公议筹款制办，是否有当？伏乞宪示，等情前来。查办理团练，原为保守村庄起见，该佃户等既系自愿公保练总，另立义团，俾免差池，亦在情理之中，自应准其所请，以成善举，除移会泗水县查照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

安宁庄祀田头目，并各佃户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期协力同心，互相团练，毋得始勤终怠。如有不遵约束、借端滋事，以及把持抗租情事，许练总指名禀究，定当从重惩办，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

咨东抚为捻众围城请发兵来曲救援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九〕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飞咨发兵救援事。照得曲阜县於本月十六日辰刻，有自西北路窜出骑马贼匪千余人，在县西北东附近村庄焚烧抢掠，一昼夜火光不绝。十七日丑刻，逼近城墙，本爵会同曲阜县并营弁，督令练勇并城关义团，合力防守。但曲阜兵力太单，虽有团练守城，特恐难以相持。亟须借资兵力，以保危城，以卫林庙。拟合备文飞咨，除咨　抚部院外，为此合咨

大臣
贵院
镇　请烦查照，迅即派拨员弁管带，领兵勇星夜来曲，幸勿刻迟。火速飞速。须至咨者。

右　咨

巡抚山东部院

钦差团练大臣社

镇守山东曹州等处总镇府

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

移济宁州为曲城危急请飞派兵勇来曲助守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十〕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飞移事。案照曲阜现有土匪散在四乡，肆行焚掠，围攻城垣。本处招募丁勇，既属无多，且均不谙军旅，恐难保护。现据本爵府百户、典籍官公禀，情愿前往金乡县，招募久经团练壮勇五百名来曲剿除，保护林庙，等情。据此，除本爵府专差团勇，同该百户管家属并给护照外，理合移会，经过地方，验照放行。为此，合移贵县查照，并希催令星驰来曲，毋任沿途迟误。望切望切。须至移札付者。

右　移

济宁直隶州当堂

滋　阳　县

金　乡　县

咸丰十年九月十九日

未用

咨兖州总镇府为捻众压境请发兵来曲剿办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十二〕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咨请留兵防剿事。案照本月十六日，突有土匪勾结南捻，在于曲阜县附近东北乡一带焚掠，逼近城垣，势甚危急。当经函致兖州总镇双　拨兵救援去后，于准函覆，以郡城兵弁无多，且因济宁吃紧，更须守护郡城，难以兼顾。转咨贵镇，带领大兵来曲剿办，等因。于本月二十日，准贵镇统兵前来，民心藉获安定。查现在南捻既已远遁，且有记名副都统色追踪前往，跳梁小丑定可即刻荡平。惟境内土匪尚未歼除，必得搜剿无遗，以免养痈成患。理合咨请，为此合咨贵镇，请烦查照，希将大兵暂留数日，驻扎城外，俾口侦缉该土匪踪迹剿灭净尽，以卫林庙而靖地方，实为公便。望切望切。须至咨者。

右　　咨

钦差督办军务镇守山东兖州总镇府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咨山东督剿副都统为南捻压境请拨兵弁以安林庙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十六〕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咨请剿办事。案照本月十六日，突有土匪勾结南捻，在于曲阜县附近东北乡一带焚掠，逼近城垣，势甚危急。当经函致

兖州总镇双　拨兵救援去后，旋准函覆，以郡城兵弁无多，且因济宁吃紧，更须守护郡城，难以兼顾。转咨

兖州总镇富　并记名副都统色，带领大兵来曲剿办，于二十日抵曲，民心借获安定。惟查日来连获奸细数人，并夥贼广四、广三，由团练局捆送曲阜县审讯。据孔七等供称，云云是实，各等供。本日又据本爵差弁王景川，由省回曲，禀称沿途探得南捻，曲阜东北乡窜至泰安大汶口、娄德镇，前赴新泰、蒙阴等县。又闻得太平地方拿获奸细，经乡团盘结得供称，该匪实系土匪勾结前来。现有青口沭阳一带回巢，若过不去，十月间仍要折回，等语。馀与曲阜拿获奸细所供情形大略相同。但南捻虽已远窜，而土匪桂三、桂四、桂五、宋七、李黑

等现在不知逃避何处，若不得寻踪侦缉，任其远飏，势必养痈成患，贻害非浅。应请
贵都统分拨兵弁，各处搜捕，务获正法，以安
林庙而靖闾阎。拟合咨会，为此合咨
贵都统，请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钦命督办山东剿匪事宜副都统德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寅

为捻众压境酌借枪炮俾资防剿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十七〕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移咨会事。照得曲邑，逆氛逼近，城守戒严。本爵现会同县营，并督率绅士、庙员办理防剿，连日招募练勇，激劝团练，以期迅扫欃枪。惟城内缺乏枪炮，仓卒置造不及。曲邑为

林庙重地，关系匪轻。理合移咨，为此合咨。

闻兖郡军需局所存枪炮尚多，理合移咨会为此，合咨镇移贵道府，请烦查照，希即酌借抬炮十尊，鸟枪数十杆，俾资剿办。一俟地方平静，即行缴还。事机吃紧，立候饬发，望速施行。须至咨移者。

右　咨
移

镇守山东兖州等处总镇府
分巡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
兖　州　府　正　堂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移济宁州为兵勇已足仍令带勇投府之孙庭焕撤回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二十二〕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移会事。本月初二日戌刻，据六品军功孙庭焕禀称。勇在济宁州卢大人辕下，带勇数百人，防护城垣。兹因城外修竣，募勇掣销，勇现闻圣府招募义勇，星驰来府，愿在驾下报效。勇有团练之勇三百馀名，均皆人颇诚实，堪可用事，情愿跟随一并报效。为此叩禀，望祈收留，等情到本爵。据此，该勇目孙庭焕情愿带勇报效，实属急公好义。惟敝处现有

前兖镇富，统带大兵驻扎城外，且城内亦有招募练勇，足资防护，无须再留孙庭焕之勇。闻孙庭焕与伊父孙殿扬，均系

贵衙门勇目，自应仍令回济，酌量安置。兹据前情，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州，烦为查照，希谕令该勇目孙殿扬等，即将该勇赶紧撤回，以免跋涉。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济宁直隶州正堂

咸丰十年十月初三日

札百户吴樗为捐输应役开挖城壕以防南捻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二十五〕

札前任守卫百户吴樗知悉。照得曲邑城垣，曾于咸丰三年间，本爵会同前曲阜县李令，会督绅商量力捐资，将城墙堞楼坍塌处所，一律修筑完整。彼时因经费支绌，城壕并未开挖。本年九月间，南捻窜扰曲阜，土匪乘机勾结，现在虽已窜回，而土匪尚未尽歼，防堵守城，不可一日稍懈。但守城之要，以开挖城壕为急务，亟应设法劝谕，竭力捐输。此项工程捐费约须（需）四五万缗，无论殷实贫乏，均须一律急公，毋得互相推诿。俾得要工速竣，共保身家。且曲邑孔颜二氏居多，

祖庙、祖林尤宜守卫，更当激发天良，输将踊跃。除本爵首先倡捐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员，札到遵即会同各绅商实力劝导，一面先行招募民夫，择日开工，普行挑挖，以期迅速蒇事。倘有抗违不遵，互相观望，以及挑工人等，如有妄滋事端者，该员立即送县核办。务望不避劳怨，共成善举，毋负委任。凛遵毋违。特札。

咸丰十年十月初十日

太原总镇咨复为遍查宿境并无桂西桢假冒公府旗号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二十八〕

钦差帮办暂行督办徐宿剿匪事宜山西太原总镇田　为咨覆事。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准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咨开。案查九月十六等日，南捻窜扰曲阜，由于土匪勾引而来，本爵业将此案土匪广沅昌、广三、宋七等拿获，交县讯明正法。尚有首要匪犯桂三即桂西桢、桂大即桂西橘，桂四、桂五兄弟脱逃，虽经曲阜县悬赏购线，乞今仍未戈（弋）获。兹查前被南捻裹去之敝县民人，连日陆续回归。询据佥称，该犯等并同夥多人，现在安徽宿州地方，冒插圣公府旗号，假称办案等语。惟该犯桂西桢等，勾捻抢掠，荼毒生灵，实系此案为首最要之叛犯。况冒本爵旗号，在外假称办案，更恐别滋事端，未便宽纵，任其漏网，亟应立拿，尽法究办以期净绝根株。拟合开列该犯年貌，备文咨请查照。希即飞饬宿州，并附近各营县，一体查拿，务获讯明正法，毋任纵飏。并望咨会本爵备查，实为公便。等因。准此，查督办徐宿剿务云南，提督傅　因病奏明，请假就徐调治。钦奉

上谕，傅振邦著赏假一个月。山西太原镇总兵田在田著暂行接办徐宿剿匪事宜。等因。钦此。钦遵在案。准咨前因，当即密派员弁遍查宿境，并无该犯桂西桢等假冒

圣公府办案旗号，除行营务处并附各州县一体按名缉拿，务获讯办外，所有密查，并无假冒缘由。相应备文咨覆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查照施行。须至呈者。

右　　咨　　呈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咨呈

咨东抚为捻众势盛请令富镇之兵免予调发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二十九〕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飞咨事。顷闻

贵部院由六百里咨调兖州镇富，原带左右翼官兵速赴金乡、鱼台一带防堵，等因。查富镇一军，原带官兵除缺额外，共七百余名，九月间

德都护追贼前往，调派姜守备统带四百余名，一同前往追剿，刻下驻扎台庄，并未撤回。富镇行营今驻曲之兵，仅止三百十余名，兵力单薄以之剿贼，本不足用，惟有此一军坐镇曲邑，民心藉以稍安而土匪亦不敢蠢动。且刻下南捻大股直扑洋山，虽经

僧邸督兵追剿获胜，而今又探得该捻分窜济宁之长沟，距曲一百余里，即九月间，北窜原路，是以三四日间，滋阳、曲阜各乡居民，纷纷逃避，接踵而来，民心无不惶惶，亟应扼要严防。若将富镇之军骤然一撤，不特人情惊恐，难保土匪不乘机窃发，其患不旋踵而立至。但曲阜虽系偏僻之区，无关轻重，究竟

圣贤林庙所在，大有关系。若金鱼一带事亦紧要，必须调兵防堵，可否应请

贵部院咨明富镇，迅将姜守备管带之右翼官兵四百余名，由台庄就近调赴该处，以资守御。所有富镇亲带之左翼官兵三百十余名，仍旧暂驻曲阜，一俟贼踪稍远，再行前往，归并剿办，庶彼此均有裨益。拟合备文，专员星夜飞咨。为此合咨

贵部院，请烦查照，希即飞咨富镇，暂留左翼官兵在曲防剿，实为公便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巡抚山东部院

咸丰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为查拿伪造钦差大臣告示之人务获严究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三十〕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移会查拿究办事。照得本爵于东门及府门首揭有伪造

钦差大臣僧　告示，查阅示句虽系地方公事，然曲邑挑河修城，并团练局实有应办公事，本爵以及贵县暨局董，或有识见未周之处，不防列名议立章程，据实禀呈，听候本爵并贵县择善采取，乃敢伪造告示，直呼本爵姓名，叙列派狂悖之言，擅行遍贴，实属胆大妄为。况内奸并局内不达世务腐儒，究系何人？而捐资一事，访查该局一秉大公。所称分别尊卑厚薄，更系何人？又不能据实指出，仅以无据之事，烟（闪）烁之言，摇唇鼓舌，诽谤本爵。阅示之余，殊堪发指。盖前次兵燹，半田（山）土匪勾结，难保非奸细惑散办公之人，废弛公事，希图乘机窃发，亦未可知。况伪造

钦差大臣告示，无论语句是非，总有应得之罪。亟应查拿到案，从严究办，以遏刁风，而儆匪徒。除本爵悬牌，并饬差访拿外，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一体饬差严密访拿，务获到案，从严究办。望切望切。须至移者。

计移送 伪示一纸

右 移

曲阜县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咨兖州总镇 东抚为捻众压境曲邑兵单请拨弁兵援剿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三十五〕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飞咨事。本月初五日寅刻，突有骑马贼匪数百人，由宁邑之南义集窜至曲阜附近关厢一带，直逼城根，往来游驭，焚掠村庄。当经本爵会同曲阜县，督饬各绅练登陴排列，枪炮齐施。该匪虽未攻城，但此间仅有团勇，兵力全无，不足以资捍卫。拟合飞咨，为此合咨

镇
贵部院请烦查照，希即迅速派拨弁兵来曲援剿，以卫
府
林庙，实为公便。望速切速。须至咨者。

右　　咨

镇守山东兖州总镇府

巡　抚　山　东　部　院

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尼山学录孔宪璧禀为教民盘踞书院致看庙人役逃散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四十〕

具禀。世袭尼山学录孔宪璧

为秋祭临期恳　恩核夺事。切尼山书院，每年春秋二丁，职赴山陪祭。今春二月间，缘教匪猖獗，不敢致祭。当时禀明在案，蒙

恩移　祭。现在教匪独霸东南一方烧掠四外，居民苦不堪言。今又抢至曲境，距城约有数里。且教匪不时盘踞书院，将看庙小甲抢掠一空，逃避无迹。再巡山八户以及看祭各户头，自春间逃散不知何往？兹又逢秋祭临期，职不得不具实禀明。伏乞

仁明宗主大人　恩准核夺施行。

咸丰十一年八月　　日

批据禀已悉，此次南捻窜扰曲境，将洙泗书院神牌，并祭器等物焚毁，闻之实为惊恻。亟宜设法整理，以招（昭）诚敬。仰四氏学学录孔宪举，会同三品首领官孔衍祚，即日前往该处，敬谨查勘，禀覆以凭核办。　十一日

咨东抚为捻众压境曲城危急万分请速发兵救援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四十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飞咨事。十三日探得贼捻已过运河，当因曲阜为
林庙重地，关系匪轻。由六百里咨请，速发兵勇来曲防剿在案。是日午后，城西各村均有边马拦
车辆，掳掠村庄。傍晚城上见数里外贼之马步往来窥伺，当饬连放大炮轰击，始行退去。十
五日辰刻，贼骑数百人突过泗河，直扑东关厢，势甚危急。城上枪炮齐施，伤毙数十人，该
逆退入颜林，仍四出驰骤。东南两乡，无不见贼各处焚掠，大肆杀戮。业已蟠(盘)踞三日，
四乡蹂躏不堪言状。且
圣林离城三里，外无救兵，周围马步贼匪来往充斥，情形万分可危。本爵与曲阜县会督绅团，认
真防守三昼夜，目不交睫，延颈望援。应请
贵部院查核，速发大兵，星夜兼程来曲救援，万勿稍迟，以护
林庙而救生民。合再由六百里飞咨，为此合咨

贵部院，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巡抚山东部院

同治六年五月十五日

奏为查明催交孟氏后裔孟广均捐官尚欠租米并请议处事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向胜保大营捐输进攻高唐捻军军粮经过（六〇四六）之七〕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吴
提刑按察使司业　为移咨事。咸丰九年九月十八日，奉
前抚院崇　札开，照得本部院于咸丰九年九月初九日具
奏。查明贤裔孟广均被参各款一摺，除俟奉到
硃批另行恭录饬知外，合先抄奏札知。札到，该司即便移行查照，毋违。等因到司。奉此，除行
邹县遵办外，拟合移咨，为此合咨
贵爵府，请烦转饬查照施行。

计粘单一纸

右　咨

衍圣公府

咸丰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为查明贤裔被参各款恭摺拟议覆奏仰祈

圣鉴事。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谕，有人奏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于咸丰四年在高唐军营捐输谷米三千石，经胜保奏请，赏戴蓝翎并赏加主事衔。迄今数年之久，尚欠缴谷米八百石。又闻该博士自恃贤裔，与本省官吏交结，徇庇匪徒，干预公事。本族讼案，不候官办，私行出票传人讯断。该省大吏及州县等官，碍于情面，置之不理，等语。该博士欠缴谷米至八百石之多，并结交官吏，倚势营私。如果属实，均干功令，着崇　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狥（徇）隐。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

旨。寄信前来，伏查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曾于咸丰四年间，在高唐军营报捐粮石，经胜保

奏，蒙

赏戴蓝翎，并加主事衔。所捐之米，除当时兑交外，共欠缴米八百五十石。臣前准胜保咨会，当经候催补交，一面咨准胜保，行令该博士将前项米石，自行分解聊城、堂邑二县，听候拨用。以后仅据拨存聊城县转运濮州备赈米一百石，下余米石屡催未缴。本年夏间，臣因该博士原禀，曾有赶紧备米自赴胜保营交纳之语，胜保现在皖省带兵，是否该博士已将应缴米石，运赴南省军营交纳？即经咨会胜保查覆核办在案。现奉

寄谕，随又备文咨询，一面行司，遴委妥员前往邹县，将该博士被参各节严密访查禀办去后，兹

准胜保查覆，该博士欠交捐米，军营未曾收到。又据藩、臬两司，会委候补知府戴肇辰亲赴邹县，查得五经博士孟广均实欠缴捐米七百五十石。据该博士回称，现在赶措，一俟措齐，即当如数解兑。其被参结交官吏，徇庇匪徒，干预公事一节，如果属实，断难掩人耳目，亦难免被人控告。该委员明查暗访，尚无以上各项情弊，检查县卷，亦无控告案据。又原参该博士本族讼案，不候官办，私行出票传人讯断一节，查得孟氏族大丁多，因该博士奉发钤记文内，有饬令钤束族人之语，以故该族每遇钱债口角细故，多向该博士诉述。该博士亦即为之评论理处，其有两造不服，未能出结者，仍呈送本县审断。有卷可查，尚无擅作威福，任意营私之事。该委员一再访讯相符，禀经两司覆查，议拟具详。并据该委员戴肇辰，同邹县知县许宝石，禀同前情，先后呈请核办前来。伏思该博士果无倚势妄为，何至遽被纠参？臣复详细访查，推究其故，盖因该博士近为办理团练，不时赴县谒见，该县民俗素淳，因见该博士出入衙门，承办地方公事，已属共相指摘。而该博士性喜夸张，遇事好为议论，因而处处招尤，以至不理于众口。是此案孟广均被参各款，事非无因，虽查无实。在营私劣迹究属不知谨饬。至其捐输米石，于奏准

奖励之后，尚敢拖欠至七百五十石之多，屡催罔应，尤属非是。除候催清交外，相应请旨，将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先行交部议处，并将该博士原保主事职衔，暨赏戴蓝翎之案，暂予撤回。俟其交足捐米，再行奏明办理，以示惩儆，而免效尤。所有查办缘由，理合恭摺覆

奏，伏乞

皇上圣鉴，谨奏。

山东藩司咨为孟氏后裔孟广均因捐官欠粮坐罪议处事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向胜保大营捐输进攻高唐捻军军糈经过（六〇四六）之十〕

钦命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加十级纪录二十次清　为移咨事。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五日，奉

巡抚部院文，案验咸丰九年十月十二日，准

户部咨，捐纳房案呈内阁，抄出前任山东巡抚崇　奏，查明贤裔被参各款，拟议覆奏一摺，

咸丰九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谕，前据给事中李培祐，奏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于咸丰四年在高唐军营捐输谷米三千石，经胜保奏请，赏戴蓝翎并赏加主事衔。迄今尚未交清，又与本省官吏交结，徇庇匪徒，干预公事。本族讼案，不候官办，私行出票传人讯断，等语。当今崇恩确切查明具奏。兹据奏称，该博士所捐米谷，实欠缴七百五十石。检查案卷，并无被控实据。该博士因有奉发钤记，每遇该族细故，即为理论，未结者仍送官审断，尚无任意营私之事。惟因办理团练，不时赴县谒见，遇事好为议论，被参各款，事非无因等语。五经博士孟广均，以在籍绅士，因

团练出入衙门，虽查无营私劣迹，究属不知谨饬。至其捐输米石，已邀奖励，迄今数年之久，尚未缴清，尤属非是。孟广均着先行交部议处，并将主事职衔，赏戴蓝翎之案，一并撤销。捐项缴足，时再由该抚奏明办理。钦此钦遵。于二十日抄出到部，相应知照山东巡抚可也。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就檄行。为此，仰司官吏即便钦遵，转行查照，催令该博士孟广均，将欠缴捐项赶紧缴清，由司详请核办。毋任延欠，切切。等因到司，奉此，除札饬邹县移会遵办，并移咨

臬司
兖沂道查照外，拟合移咨，为此合咨

贵爵府，请烦一并转饬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衍圣公府

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咨东抚等为孟广均已将捐官欠米如数解送事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向胜保大营捐输进攻高唐捻军军糈经过（六〇四六）之十三〕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咨会事。案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被参一案，前准布政使贵司咨开，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五日，奉巡抚部院文，案验云云，等因到本爵。准此，当经严饬该博士赶紧缴清去后，兹据该博士孟广均详称，世职欠缴捐米七百五十石，奉札后，遵即措备齐全，业于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如数解运濮州盘收。理合具文申报，伏乞核办。等情前来，除咨抚部院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贵部院，请烦查照，覆核详请具司奏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巡抚山东部院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
山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司
咸丰十年三月初五日
圣公府　行

典籍官孙文德等禀为修圩御捻为人所阻恩准移会事

〔同治年间处理府庙属官讼案（二）（三八四一）之三十九〕

具禀典籍官孙文德
屯户朱克广等住濮州城东南孙家楼

为补修旧圩恳恩移会准其修葺事。切职于同治二年，因捻匪滋扰，公议筑圩以避兵燹。现经风雨损坏，意欲重修。适藩宪出示，不准创修新圩，职未敢擅动。兹因捻匪逼近，邻里族人迁避无地，公议将旧圩基址补修，实非新创。为各保身家起见，将动工，忽有彭家圩拦阻，不准修补。职思彭家圩与职圩素无嫌疑，何得遽阻？职忝在属员，理合禀明。为此叩恳

爵宪大人恩准，移会施行。阖圩感德无既。

濮州生员任朝福

保举人
菏泽增生马新祐
生员刘遇匠
濮州生员任贯星
孙士清

同治四年十月十三日

典籍官孙文德等禀为补葺修圩未敢擅动再恳移会出示事

〔同治年间处理府庙属官讼案（二）（三八四一）之四十〕

具禀典籍官孙文德、屯户宋克广，住濮州城东南孙家楼。

为补葺旧圩恳　恩再行移会准其修葺事。切职于同治二年，因捻匪滋扰，公议补修旧圩以避兵燹。缘孙家楼旧圩，以被风雨损坏，意欲重修。前经

藩宪出示，未敢擅动，业已禀明

公爷移会在案。并未出示晓谕，为此再恳移会出示，职等重修原为各保身家起见，以重屯田，只得公叩

爵宪大人恩准移会施行。阖圩公感无既矣。

濮州生员任朝福

菏邑生员马新祐

保举　菏邑生员刘遇庆

濮州生员任贯星

濮州生员孙士清

同治四年十二月

平阳屯小甲邹干等禀为南捻东下请修寨圩以资防卫事

〔修治平巨屯孔庙祀田属境堤埝圩寨（四八四六）之一〕

具禀平阳屯小甲邹干、屯户王风舞、屯官侯贵琛等为屯田被害祀银有缺恳请修寨以资防守事。切小甲承催平阳屯五牌安家桥等三十三庄村祀银，缘自同治四年，以至六年，连次迭遭匪害，屯民不安于业，四散逃窜。粮食抛弃，车辆被虏，屯民暨小甲等死伤者数十人。抢去牛驴数十头，以致屯民无力耕种，祀银不能完纳。小甲等亦无法催办，是以历年来均有拖欠。且现在南捻东窜，民心惶恐，因思小甲等所管安家桥三十三庄祀田，均无寨圩，若一闻警信，屯民等必致弃家奔逃。所有安兴墓、马家海、贾家屯、康家集四寨，均在十里二十里以外，惟胡家集在十里之内，又不可居住。现当秋禾登场之际，运送粮食甚不容易，且屯户散处各寨，小甲等承催祀银，唯恐有误限期。小甲与屯民等再四筹划，凡有屯田安家桥等三十三村庄，公同在周家口筑立寨圩，俾得屯民聚处。一寨协力同心，互相防守，所有粮食农具，均可安置，祀银亦可依限完纳。小甲等因为承催祀银起见，为此据实禀明。伏乞

仁明爵宪大人恩准移会，查核办理施行。上禀。

计粘呈屯田各庄村各小甲花名单一纸

典籍禀为团副刘书典冒充功名武断乡曲乞移提以正名分事

〔同治年间处理府庙属官讼案（四）（三八四三）之八〕

具禀典籍杨丙午直隶广平府威县人

为冒充职官私戴名器恳　恩备文移县发差提究以辨真伪以正名分事。切职自幼教读忝居廪生，蒙　恩选入门下，委署典籍。适于同治二年南逆窜扰，职上下九村禀明县主，保举职为九村团总。不意有台吉头村团副刘书典，冒充圣府功名，私戴顶帽，口称武德将军。间有伊团内队长于选言、赵凤来、赵洛崇、王宾贤四人，均称圣府功名，私戴顶帽。伊等俱仗势众，武断乡曲，凶恶日滋，不知伊于胡底。职来曲查号，屡屡十年内外，伊等之功名俱无入册。职伏思　圣目煌煌，宪耳匆匆，岂容狼狈恶党亵渎名器，法不容宥，理合禀明。为此，

奔辕上叩

鸿慈公爷　恩准备文移县，发差提究以正名分施行。

同治六年　　月　　日叩禀

执事官禀为请求修寨事

〔修治郓城屯孔庙祀田属境河堤（一）（四八四七）之二十一〕

具禀执事官孔昭瑞、伴官霍兴遂、霍兴国等，住郓城县城北霍家楼

为公议筑寨以便力田以供祀银恐误　巨典事。切职等沐　恩门下，理应激功奉上，争先恐后，曷敢少为推诿。前于咸丰十年南贼猖獗，焚掠一空。每遇贼至，逃避城内，不过曲全姓命，贼过之后尚得力田。惟于去岁逆匪北窜三次，盘居数月，职等周围有寨者，尚能耕种地亩，收获粮粒，上供　祀典，下资糊口，两有裨益。职等村中无寨固守，遂至麦禾被贼践踏，秋禾无种，一粒未见，生活无策，坐以待毙，苦不堪言。职等因而商同本村共愿筑寨，但寨务事重，职等岂敢冒昧兴作。为此奔辕公恳，叩乞

仁明公爷格外施恩，移会饬县，恩准修寨，均感无既矣。

同治六年二月　　日

翰博卜昭灼申为修圩护祠被控请移府饬县免传以便筑圩护祠事

〔同治年间世袭翰博卜昭灼藉名保卫祖祠私筑圩寨被控革职暨开复经过（一）（〇六〇一）之二〕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卜昭灼为意图阻挠捏词妄控详请移府饬县免传出示以成圩寨以护祠堂事。切职祖庙坐落卜家楼，与高家海村相连，形同一村，且居高家海者，大半皆属族人。职现在亦在高家海居住。口因南匪过境，祠堂两次蹂躏不堪，凡目睹者，莫不心伤。职忝系苗裔，职司奉祀，不能预为之防，实属有忝厥祖。久欲立寨，以资护守，奈心余力绌，未能如愿。去岁职邀同合族与邻人公同酌议，筑立寨圩，保护祠口口避贼难佥以为可，未敢冒昧办理。随即谒见本县孙公，面商修圩，当蒙允许。于今岁正月初间兴工。讵料有相隔五里之邢家海寨主刘作信，立意阻挠，将邻人高映斗、解相臣捏禀县案，屡次差传，致使族邻俱为惶惑，势将中止。职伏思高映斗等，系职邀请筑立寨圩，为护先贤祠堂起见，并〔缺〕受累，情实难甘。且此寨不立，倘再遇风鹤之警，祠堂为宗祀所关，再有口失，伊谁执咎？不得不据实详明，为此备由，申请

爵宪大人垂情电察，恩准备文移会青州府，转饬巨野县，免传出示。则口口可立，祠堂可保，职与族等感载无既。实为恩便。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同治六年二月初四日申

卜昭灼禀为筑圩护祠无辜被押乞移文臬司秉公质讯事

〔同治年间世袭翰博卜昭灼藉名保卫祖祠私筑圩寨被控革职暨开复经过

（二）（〇六〇二）之三〕

具禀人巨野县门生卜昭灼敬禀

爵宪大人公座。敬禀者，切去年孙县主与解守诠等捏详刁控一案，蒙

爵宪咨送 抚院，固已铭深肺腑，感戴无既。查谕提行解守诠等到案之后，捧咨赴省静候质讯。

讵于前月二十一日，忽蒙裕县尊将门生传县，甘言笼络，羁縻衙署，致使不得脱身赴曲请咨投案。始终不见臬司提札，亦并不闻委员人等。突于二十七日，与解守诠等一并点解逢县过堂，仗送到省。及至解役投文，严押历城县重栅门黑虎洞内，昼夜莫分，日星不见，与凶犯一同寝处，遂致成疾病，卧床不起者竟逾旬日，此情此境，闻之未有不潸（潸）然泪下者。于提府后，事出无奈，九月十五日呈禀臬司案下。去年孙县主以纠众聚财，捏造详报，恐其无着干罪，私创结纸，硬逼巨野县沈福周、郭焕章，说门生曾使京钱十串，画结以作证。据幸沈郭二人乘间逃走，于去年腊月初八日，赴司呈控，实系孙县主恃尊逼结，并无贪使钱文

等情在案。门生所上禀，业已将沈郭二人呈词，遂批发府，亦即饬提，矧率族众筑圩，原为护守先贤祠堂而设。但靠两边俱属林茔，其余田地又皆众姓所值（置），万不得已，因于高家垓筑修土围，仅离咫尺，彼此枪炮相应，庶捻匪压境，不至毁伤先贤始祖遗象，意欲存则皆存，亡则俱亡，实属真情。孰意于十九日过堂审讯，委员士俊朱老爷，一不问筑圩护守宗祠，一不问祭银归落何处，不论曲直，那管情理。惟即孙县主所上捏详，按详严讯，丁艰未曾报院，私袭未有部幅，仗恃公爷，焉称大厦。遂将顶帽摘去，严押经厅，与犯官俨同一例。因查考发卷，凡

爵宪屡次咨文，俱被院房押住，并未发府。无辜被累，冤何能伸？如果属实，即革职问罪，予亦何辞。但缧绁非罪，实玷名教。不惟有辱先贤，亦且污及

先师。为此泣叩

爵宪大人移文臬司，秉公质讯。并将丁艰、承袭、护祠、祭银咨文一并咨府。门生则摩顶焚祝矣。

叩禀

同治七年九月　　日禀

东抚咨为翰博卜昭灼借芦祖祠私立圩寨获罪革职事

〔同治年间世袭翰博卜昭灼藉名保卫祖祠私筑圩寨被控革职暨开复经过

（二）（〇六〇二）之八〕

太子少保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全省军务□学政丁 为

委审事。据按察使李元华呈，据济南府知府龚易图督同候补县朱世俊详称。查得已革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卜昭灼私筑圩寨一案，缘卜昭灼籍隶巨野县，与邻庄刑家海县丞衔刘作信、千总解守铨无嫌，卜昭灼之父卜先立，承袭世职翰林院五经博士，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病故出缺。卜昭灼系属长子，照例丁忧守制，报蒙

衍圣公咨

部注册。卜昭灼服阕后，复报蒙

衍圣公给咨赴

部考试，于同治五年五月十九日，

题准承袭世职，给札任事。卜昭灼祖居卜家楼，迁居高家海后，又搬至杨家庄妻父家寄居。同治六年正月初间，卜昭灼因卜家楼、高家海并无圩寨，遇有捻匪窜扰，向赴邢家海圩内避乱。因路途较远，诚恐贼匪猝至，逃避不及。卜昭灼自恃绅士，呼应较灵，起意与高家海、卜家楼首事人解相臣、高映斗商议，在高家海庄外筑立小圩，以资保卫。卜家楼距高家海里许，亦可就近迁避。高映斗等亦因赴邢家海避难不便，当各允从，议明按地出钱购料，按丁出夫筑圩。卜昭灼因恐县官以小圩难守，不许建筑，即捏称在卜家楼保卫先贤卜子祠为名，于正月十一日赴县蒙禀筑圩。该前县孙怀珍谕，俟勘明禀请批示再行办理。卜昭灼又恐不能邀准，于十二日私自商允解相臣、高映斗，领同乡众连夜兴工。刘作信、解守铨因系团长，见卜昭灼筑立私圩，恐干连累，赴县禀请孙令勘明。卜昭灼筑圩在高家楼，并非在卜家楼，亦离卜子祠较远，不能保护。又恐各庄纷立私圩，以致圩多人少，难以守御。且因卜昭灼既在杨家庄居住，何以到高家海筑圩？恐有受贿包揽情事，当饬地总传唤解相臣、高映斗讯问。适值解相臣等外出，卜昭灼代为回覆，孙令疑为卜昭灼拦阻支吾，孙令复饬差传谕，速平私圩，毋得干预地方公事。彼时高家海庄众因恐捻匪骤至，已将圩围筑竣，正值庄众踮圩试放枪炮，该差遥闻枪炮响声，疑系意图抗拒。又因卜昭灼欲将卜子祠移入圩内，冀免被匪蹂躏，该差亦误为卜昭灼毁祠图赖。并因乡民讹传卜昭灼，有勾串筑圩，立团聚敛情事，该差未及到庄，即将风闻之言回县面禀，卜昭灼闻知，亦即赴衍圣公府禀辩。此卜昭灼在高家海私立圩寨之原委也。又卜昭灼之父卜先立，买妾尹氏，生子卜昭炘。迨后卜先立病故，卜昭灼与卜昭炘争分产业，卜尹氏袒护己子，赴县具控。行至途

中，自行失跌，搕（磕）伤左额角，当经该前县验明传讯，旋据亲友张凤举等，理处分家清楚。卜尹氏伤已平复，呈恳息案。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卜尹氏因子卜昭炘劝阻卜昭灼筑圩，互相口角，卜尹氏赴护，被卜昭灼村斥偏袒，卜尹氏生气，即以被卜昭灼凌辱等情，赴县喊控。该县孙令饬查卜昭灼承袭案据。乃因城池曾经失守，案据毫无，随向卜尹氏查讯。卜尹氏女流，不知卜昭灼业已报明丁忧承袭，即混供匿报丁忧，擅自承袭。孙令详请斥革查办。此卜昭灼被伊庶母卜尹氏具控，及孙令具禀之原委也。孙令详蒙抚院分咨礼部，衍圣公府，将卜昭灼斥革，提省发委审办。因供词与孙令原详互异，人卷又未解齐，饬据现任巨野县分别查覆，解审到府。遵即督同提集研鞫，据各供悉前情不讳。卜昭灼委无受贿、包揽、抗拒、图赖串筑私圩、立团聚敛情事。亦无另有不法劣迹，覆诘不移，似无遁饰。此案卜昭灼世袭五经博士，应知恪守礼法，虽筑圩由于防贼，惟饰词蒙禀，且并不遵章听候批示，率行私自建筑，已属非是。迨与伊弟卜昭炘口角，经庶母卜尹氏趋护，辄向村斥，尤属不合，未便因已斥革，置之不议，致涉轻纵。卜昭灼应革去五经博士，酌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解相臣虽系乡愚，惟听从私筑圩寨，应于卜昭灼杖八十罪上减一等，拟杖七十，与卜昭灼均折责发落。卜尹氏系属妇女无知，并非有心误（诬）陷，应与禀出有因之差地等，均请免议。所有卜氏应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职，应饬该族长秉公另择妥人，呈请衍圣公照例咨部承袭。高映斗饬县传到另结，除取结附卷外，拟合具文详请核转。等情到司。据此，本司覆查无异，拟合呈详核咨。等情到本部院。据此，除分咨外，拟合咨明。为此，合咨贵府烦请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同治九年四月十八日

执事官孔庆浡等禀为南捻逼境恩准出示修寨以保圣庙民命事

〔遴派曲阜县境孔庙各厂庄所属行集集头经纪徵办税收

（一）（四九〇四）之二十八〕

具禀七品执事官孔庆浡　贡生孔广俭
举人孔传灼　廪生马步瀛　生员陈秉燮等为公议修筑围寨以卫
圣庙恳恩出示晓谕遵行事。窃县境北乡董家庄，距城三十余里，旧有　圣庙。每年春秋祭祀，本
庄设立市集抽收集税，以供祭品。情缘南捻屡次窜扰，居民东奔西逃，不胜其苦。且本年五
月间，南捻偷渡运河，经过各村，无不被害，惟本庄为害更烈，所有民房、铺户焚烧十有五
六，杀戮甚多，惨不可言。幸赖
先圣在天之灵，焚至庙墙即止，并未毁及殿宇，万分欣幸。但现在贼匪尚在东府盘踞，难保不再
行回窜。职等万不获已，公同酌议，拟在庄外修筑寨圩，藉可卫　圣庙，并可以保民命。事
出因公，为此沥陈下悃，叩乞
仁明爵宪公爷　恩准，出示晓谕，以凭遵行，实为德便，施行。上禀。

同治六年六月　　日

示谕董家庄民人等为赶修防捻寨圩毋得阻挠生事事

〔遴派曲阜县境孔庙各厂庄所属行集集头经纪徵办税收

（一）（四九〇四）之二十九〕

袭封衍圣公府为晓谕事。案据云云，等情到本爵。据此，查该庄旧有

圣庙，每年春秋祭祀，由四氏学敬谨主祭。近年来南捻屡次窜扰，居民东奔西逃，不堪其苦。本

年五月间，南捻偷渡运河，该庄被害更烈。兹据该族人等公同酌议，拟在庄外修筑寨圩，系

为护守

圣庙，藉卫民命起见，自应准其所请，以资保卫。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该庄居民人等知

悉，尔等务各同心协力，赶紧修筑完固。倘有无知之徒，阻挠生事，许该族人等指名禀究，

以凭送县惩办，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圣　公　府

咨东抚为张副将已到防驻扎相应咨复事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压境衍圣公府举办团练并向省请兵守护林庙附府门发现伪造僧格林沁谕单（六〇四五）之四十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咨覆事。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准贵部院咨覆，当饬派副将张得魁带领诚字营队勇，驰往护守

林庙，咨覆查照。等因到本爵。准此，查张副将于本月十七日戌刻到防，本爵次日接见张副将，嘱其驻扎北关，护守

圣林，兼资防剿。兹准前因，相应咨覆。为此合咨

贵部院，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巡抚山东部院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胜保为孟翰博输粮助饷恳赏六品京官衔并赏戴蓝翎奏摺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向胜保大营捐输进攻高唐捻军军糈经过

（六〇四六）之一〕

再据邹县世袭五经博士孟广均来营呈称。窃闻高唐逆寇未平，职世受国恩，同仇志切。惟因护守孟子庙林，未能荷戟前驱，效命疆场。现当大兵在境，需饷浩繁，职薄有祭产，今岁幸尚丰收，谨捐备麦粱豆粟三千石。自备车辆，分为三起由陆路运解来营，稍效涓埃之助。等情。奴才查现奉

谕旨，军营兵饷，改为银米并放，业经咨行山东抚臣转饬藩司筹解米粮，并饬粮台委员于附近州县劝捐粮石，以供支放。今该世职孟广均，首先捐输杂粮三千石，并自备车辆运送，实属踊跃急公。虽所捐粮石，尚未全行解到，自应先行

奏恳

恩施俾遐迩绅民有所观感，可否仰恳

皇上天恩，将世袭五经博士孟广均　赏给六品京官衔，并　赏戴蓝翎，以示优奖之处？出自

圣裁，谨附片具奏。

硃批另有旨。

咸丰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到

移菏泽县为请援例确堪邹家庄情形以便修筑寨圩事

〔修治平巨屯孔庙祀田属境堤埝圩寨（四八四六）之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再行移会查勘事。案据屯官侯贵琛、典籍邹肃、小甲邹干、屯户王凤舞等，禀称云云。等情到本爵。据此，查前据平阳屯官冯孜典，禀得该屯坐落冯家庄，向无寨圩。现因贼匪窜入东境，恐被扰害屯田，恳请在于该庄修筑寨圩，以卫屯田，而重征收。业经移会查验核办在案。兹又据该屯官侯贵琛等所禀，在于邹家口修筑寨圩，恳请移会查办。核与冯家庄事同一律，且邹家口寨圩，系三十三庄公同修筑，倘闻贼警，实足以资守护。自应一体准其所请，以期无误祀银。兹据前情，合再备文移会，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希即确勘情形，是否准其修筑寨圩之处？察夺办理，实为公便。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菏　泽　县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圣　公　府

八、邹县白莲教徒的活动

咨东抚等为邹县白莲教陡起希速发大兵剿办事

〔山东巡抚咨会具奏邹县白莲教势众官军接仗溃败及防范英领事马礼逊等在德州活动通商情形（六〇四七）之一〕

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孔　为咨明事。照得邹县东北一带，白莲教陡起，肆行掳掠。探知共计一百余村，连为一伙，约有数万余人。为首者系白鳞池之宋继朋、田黄村之刘见六、后峪村之左岚山、陆家村之赵芝玺、上马庄刘衍信。本月初二日，邹县知县林令前往贼巢剿办，因兵单失利。邹县境内之鲁源村、薛家村、赵家村等处，俱遭掳杀。查该匪聚集之所，界于邹、泗、曲三邑之间，仅离曲阜五十余里，实为心腹之患。较之南捻，为害更深，必得赶紧剿灭。无如各县团练无多，守城犹且不足，更有寡不敌众之虞。若非大兵前往，势难得力，尤恐滋蔓益甚。除禀请

钦差大臣僧　发兵剿办，并咨兖州镇巡抚部院　一体发兵外，拟合将实在情形咨明。为此合咨

贵部院镇烦为查照，希即一体速发大兵，俾得毁巢灭贼，速扫妖氛，以静地方，而卫圣贤林庙，实为公便。望速切速。须至咨者。

右　　咨

巡　抚　山　东　部　院

镇守山东兖州等处总镇府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东抚为奏明酌核缓急情形拟先出兵督剿教民奏摺附原抄咨文一件

〔山东巡抚咨会具奏邹县白莲教势众官军接仗溃败及防范英领事马礼逊等在德州活动通商情形（六〇四七）之二〕

奏为教匪益肆鸱张夷酋尚不遽到酌核缓急情形拟先督兵出省剿匪恭摺由驲奏

闻祈

圣鉴事。窃照邹县教匪滋扰，业经臣将筹凑官兵，预备后路，如情形紧急，臣即亲往督剿，各情恭摺

奏报在案。兹准兖州镇富新咨称，初七日黎明，亲督队伍会同兖州府暨邹县等，与匪接仗，先已毙匪数十名，该匪窜至官庄，聚集大伙，我军众寡不敌，未能得手。业据文职具报，守备姜长清奋勇当先，立刃数贼，中炮阵亡，前队被围，当即接应，退至土旺村。查点带出官兵五百六十名，归队尚未及半，枪炮亦多遗失。容俟查明，另为具报。查贼势实属重大，兵勇多寡悬殊，难以御敌。除飞禀

钦差大臣僧　迅速拨大兵赶来再为进剿外，飞咨查照等因前来。查该匪被击，窜至官庄后，我军

未能得手。昨经臣据报具

奏，一面预备后路，勉凑官兵，无如实无可调。随经再四筹思，不得已分饬德州、泰安二营，各拨兵二百名。兖州镇右营，暨临清、高唐、武定等营，各拨兵一百名。再由省标添拨二百名，共勉凑得一千名之数，以备如果续报紧急，即由臣亲督，驰往应援。兹准前因，该匪实属皮猖，臣又分檄飞催，除泰安及兖州右营相距邹县较近，现经饬委候补参将吴应龙管带，先行顺道驰往助剿，以期便捷。其余各路官兵，亦已催饬起程，俟行抵近省地方，即与省标各兵一并由臣亲自带往督剿。惟正在筹办间，又据德州知州张应翘禀称，英国办理通省夷酋马礼逊，带同委办通商事宜之该国游击贺古尔、夷商白拉德、苏德思、夷役佛蓝西暨马夫、厨役、跟丁各一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由天津起程，经过静海、沧州、泊头一带，于本月初五日行抵德州，马礼逊、贺古尔于初六日前赴粮道，暨该州衙门谒见。该州旋亦前往答拜，彼此会晤，情词恭顺。声称此来意在择地通商，并无别故。夷商白拉德、苏德思，于初七日由陵县、武定一带，赴烟台察看码头，再由烟台航海至上海办事。马礼逊与贺古尔，或赴东昌，或赴临清，尚未商定。并据询问该州土产及地方情形，该州随机答复，等情。臣查此次夷酋来东烟台地方，已先委候补知府董步云前往，兹又派委候补知府蒋斯峙，赶赴东昌、临清沿途照料，藉以稽查防范。该酋或赴东昌，或赴临清，既尚未定其行，抵烟台尚需时日。臣悉心权衡，现今教匪鸱张，情形尤为紧要，自应先其所急，俟所调官兵行抵近省地方，如仍未能得手，臣惟有先行督兵剿匪，藉资应援。至据守备姜长清阵亡，其如何备细情形，未据声叙，仍候覆查明确，应否？乞

恩赐邮，另再照例奏办。所有现在权其轻重，拟先出省剿匪，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摺，由驲驰

奏。伏乞

皇上圣鉴。谨奏。

三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提督衔节制全省军务兼理盐

政文 为

咨会事。窃照本部院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由驲恭摺具

奏，邹县等处教匪益肆鸱张，拟督兵出省捕剿缘由一摺，除俟奉到

硃批，另文恭录咨会外，拟合抄奏咨令，为此合咨 贵府，烦请查照施行。烦至咨者。

计粘抄原奏一纸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伴官禀为县役勒索锁拿职侄乞移会以免讼累事

〔同治年间处理府庙属官讼案（四）（三八四三）之十四〕

禀

具禀伴官陈万秋泰安县人

为据实禀明恳　恩移会以伸黑冤以安良懦事。切职祖居泰安县，前蒙　爵宪拣选伴官，素守本分，未尝滋生事端。数年来年景荒乱，家中人口众多，地土短少，所获粮粒不敷度用。无奈于邹境承粮认种教匪遗产之地，以为生活之业。历年国课早完，未敢稍有抗玩。情缘本年三月间，职自泰至邹，有县役贾允海、田继存等，寻职催要春征粮银。职以国家正供未敢宕延，当即赶紧措办京钱二十六千交纳，伊等亦当即给职串票，收执为凭，毫无异说。不意八月初六日，贾充海等突至职庄，职时在场操作，伊等声言催讨春季粮银，尚未纳完，更兼秋季一并催征。职言春季已经完纳，并未拖欠。伊言价银每两京钱十千，按伊账本尚未交足。职言每年应纳粮银六两余，前交之项不为短少，且银价未有如此昂贵。伊等定按此价讨要，更言索要地租。职言地租之事，现有本邹绅民公同上控，并议有罚规，谁先纳租者，即将合

社之粮着谁包纳，职系浮踪外户，何敢设意抗延？不料伊等不容理辩，硬行锁拿带案。职思并无罪名，且正值农忙，是以未肯随往。讵料重触虎怒，伊等即回至辛庄衙门，率领兵丁数十人名，执枪炮器械，竟至职家，无论男女，肆行殴打。职之家眷见势凶恶，四散逃窜，当锁去职侄等五人，在辛庄衙门管押数日，索要钱文，许给京钱数十千，始行放回。职因离家较远，一时难以措办。讵贾允海等横生鬼蜮，又复拘唤职侄等三人在县管押，并未见有差传票据。至今未蒙堂讯，亦无日开释，欲具呈伸诉，而城中代书被伊等私嘱不与写状。似此恶役，藉端逞凶，欺侮良懦，将使职田土荒废，生业难安。覆盆之冤，何日得伸？情极无奈，不得不匍匐奔辕，叩乞

仁明爵宪矜怜下情，恩准移会，俾得早免讼累，而安善良，则感戴无既矣。焚顶上叩。

同治六年八月　　日

九、有关宋景诗起义资料

东抚咨为庙户王青云与陈铎等互控案件审理开复事

〔同治年间处理府庙属官讼案（四）（三八四三）之一〕

咨呈

钦命暂署山东巡抚兼提督衔兼理盐政布政使司丁　为

委审事。据兼署按察使卫荣光，督同候补知县牛积厚详称。查得临清州庙员王青云，以勾党伙诈等情，京控清平县文生张寓棠等一案。缘王青云籍隶临清州，同治二年间捐纳　圣庙七品伴官，领有执照。与邻庄文生张寓棠、同庄陈铎、县役于长吉，均素识无嫌。王青云在临清清平均置地亩，所住村庄，亦在清临交界处所。三年间，逆匪宋景诗窜扰清临一带，恐有余匪潜匿，蒙前抚部院札发保甲章程，清查户口。王青云当将老幼丁口地亩造册，编入临清州甲内。陈铎等先不知情，嗣清平县亦奉文办理保甲，陈铎充膺该庄牌长。因王青云地亩半在清平，会王青云编入清平甲内，王青云不允，彼此口角争吵，适张寓棠由彼经过劝散。王

青云旋即出外，陈铎即出外。陈铎即以王青云恃符抗不遵办保甲等情，禀经清平县。桂昌票差于长吉查传，王青云延不到案。桂令以保甲系奉

旨查办之件，无论土著、寄籍均应一律编入，王青云延不遵办，显系恃符逞刁。当经详请将王青云所捐伴官咨革，尚未追取执照，维时县属文庙坍塌，文生张寓棠首倡捐修。张寓棠即劝令王青云之子王达，出资捐助，王达并未理会。嗣王青云回归，允捐京钱一百千，并未付给。时王青云同居弟妻王顾氏，因王青云报捐功名，捐修 文庙，即欲分析财产。即以王(青)云欺孤凌寡，谋蚀家产等情，遣子王树作抱控。经桂令批饬传讯王青云赴城候质，而查传王顾氏迟至四月之久，延不投审。复经桂令援照原告无故两月不到之例，详请销案。如有续控，另作新案办理。张寓棠因庙工告竣，急需捐项，即赴王青云寓所催讨。并嘱薛永才函催两次，王青云当即措办京钱四十六千，托郑辉转交张寓棠收讫。张寓棠又催讨下余钱文，王青云斥说催逼，彼此口角争殴，未经成伤，经劝而散。王青云心怀不甘，忆与陈铎口角时张寓棠曾经劝解，疑系张寓棠勾通捏禀。并因伊弟妻王顾氏，系与张寓棠表亲，王顾氏赴县具控，亦系张寓棠从中唆拨。王青云即以勒诈有据等情，并添砌差役于长吉私押衙署，凌虐讹索。并张寓棠赴押勒诈，并将伊胞侄王树接住至家，蒙愚播（拨）弄，砌词捏控各情，由县赴府司，并晋京赴

步军统领衙门控，蒙讯供咨解回东行，经前兼署司委提人卷至者讯供，未及详办，卸事。移交本兼署司督同研讯，据各供悉前情，语非有心诬告，应即拟结此案。王青云京控陈铎等，挟嫌捏禀，私押勒诈各情，讯系事出有因，并怀疑图准添砌所致，并非有心诬告。第既由府

司控经批讯，并不听候集审，辄复赴京呈控，究有不合，自应酌量问拟。王青云应酌照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律，拟杖八十，系圣庙伴官，照例纳赎追银册报。并请移咨衍圣公开复职名。其保甲业已编入临清州甲内，应毋庸议。陈铎并无挟嫌捏禀，张寓棠亦无赴押讹诈，并将伊胞侄王树接住至家，蒙愚播（拨）弄，砌词捏控情事。应与并无私押衙署，凌虐讹索之差役于长吉概毋庸议。案已讯结，未到人证免提省累，除取结附卷外，拟合详情核咨，等情到本署院。据此，除分咨外，相应咨明，为此咨呈

贵公府，谨请查照开复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　咨　呈

裘封衍圣公府

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

东抚咨为赵云峰父子系属宋景诗同伙请斥革并烦查办事

〔孔庙属官赵云峰父子参加宋景诗黑旗军活动遭受原籍冠县衙门鞠（鞫）治情形（三八四九）之一〕

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提督衔节制全省军务兼理盐政丁　为

咨明事。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据冠县知县韩光鼎禀称。窃查卑县逆产案内，籍没田地，均经前县孙令变价充公，报明在案。兹据甲长李湖、牌长赵泮、刘善魁、约地王桂等具呈，以赵有山、赵云峰父子，系逆首宋景诗、杨洛汉股内漏网余匪。先由已故约地赵佃元禀，经卑前县孙令缉拿未获，遂即抄没该匪等名下田产、庄房，立牌注册存记变价充公。乃该匪等胆敢于上年十一月间，潜回原籍，大逞伎俩，硬将籍没田地照数索还而去，伊等畏其凶势，不敢与争。何期该匪等从此自鸣得意，往来窥伺，故智渐萌，欲将被贼焚毁庄房，勒令赔修居住，欺压无已。等情。联名公恳拘究前来，卑职察阅呈词，不胜发指。正在饬拿间，又准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移开，县民赵有山、赵云峰父子，先因避乱逃至汶上县杨家楼，素与杨衍龄相识，荐至敝院酒店帮同贸易。后向告说，家有田地一顷三十余亩，值未景诗结幅滋事，逃外躲避。嗣伊父子回家，乌匪又起，又兼南逆逼境，仍赴该处。见其诚实可靠，保举在

衍圣公府效力，拣选诗礼堂启事厅官。现据面禀，当外出时，家遗母妻田地，无人照管，央托地保赵文科耕种分粒。同治五年赵文科病故，新充地保王桂接种如前，忽生毒计，诈称系属漏匪，房屋拆毁，器具霸为己有，又被索去京钱一百六十余千文。同治六年，遽将田地又复卖与李姓、王姓、赵姓、丁姓、刘姓。伊系单门独户，未敢擅为呈控，恳求代禀，

公府亦未深究。敝院亲诣查明，王桂与众人恐其成讼，托谢文礼相留敝院至桑阿镇店内与伊父子处说情，愿退回田地，修盖房屋，彼此允从。不知王桂等如何又将赵有山、赵云峰父子呈控？为此，合移查照，等因到县。当经卑职选派干役，不动声色，密往拘拿。一面差传全案人证去后，讵赵有山先期逃逸，追捕无踪。立将赵云峰获案，提集严讯。据赵云峰供，一向庄农度日，并未从逆为匪，前因原籍荒乱，避匿在外。嗣蒙孔氏博士府中，荐至

衍圣公府效力，见伊诚实可靠，拔充诗礼堂启事厅官。伊父赵有山系在

孔氏酒店帮同贸易，上年冬间，伊与父回籍，查知田地已被籍没，心怀不甘。故向甲长李湖等恐吓，追还文契管业属实。不知伊父现逃何处？等供。质之李湖等，则称赵有山父子先前如何从逆为匪，如何被剿逃避，供词甚为确凿。并称上年十一月间，因有

孔府来人，恐致成讼受累，故将地亩文契交还，并无别故，等语。卑职伏查此案，现讯供

情，既与孔府来文不符，且有孙令查抄逆产，册卷上载逆匪赵有山、赵云峰姓名，详细可凭。其为赵有山等必非善类已可概见。第连日提鞫，供甚狡展，必须研讯，确情核实禀办，方成信谳。除将逆产田地仍饬李湖等认种，并追出文契给予收执外，理合驰禀查核。俯赐咨明

衍圣公府，将该匪赵云峰所充庙员即行斥革。并查明赵有山，如仍逃往该处，迅速解赴鱼县归案审办。实为公便。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拟合咨明，为此合咨贵府，烦请查照，将庙员赵云峰仍行斥革，并查明赵有山如仍逃往曲阜潜匿，迅速解赴冠县归案审办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监印官文巡捕即补县丞周　溥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山东臬司咨为赵云峰父子系属宋景诗同伙请斥革并烦协办事

〔孔庙属官赵云峰父子参加宋景诗黑旗军活动遭受原籍冠县衙门鞠（鞫）治情形（三八四九）之二〕

山东按察使司为移咨事。案据冠县知县韩光鼎禀称。窃查卑县逆产案内籍没田地，均经前县孙令变价充公，报明在案。兹据甲长李湖、牌长赵泮、刘善魁、约地王桂等具呈，以赵有山、赵云峰父子系逆首宋景诗、杨洛汉股内漏网余匪。先由已故约地赵佃元禀，经卑前县孙令缉拿未获，遂即抄没该匪等名下田地、庄房，立牌注册存记变价充公。乃该匪等胆敢于上年十一月间，潜回原籍，大逞伎俩，硬将籍没田地照数索还而去。伊等畏其凶势，不敢与争。何期该匪等从此自鸣得意，往来窥伺，故智渐萌。欲将被贼焚毁庄房，勒令赔修居住，欺压无已，等情。联名公恳拘究前来。卑职察阅呈词，不胜发指，正在饬拿间，又准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移开。县民赵有山、赵云峰父子，先因避乱逃至汶上县杨家楼，素与杨衍龄相识，荐至敝院酒店帮同贸易。后向告说，家有田地一顷三十余亩，因值宋景诗结幅滋事，逃外躲避。嗣伊父子回家，马匪又起，又兼南逆逼境，仍赴该处。见其诚实可靠，保举在

衍圣公府效力，拣选诗礼启事厅官。现据面禀，当外出时家遗母妻田地，无人照管，央托地保赵文科耕种分粒。同治五年赵文科病故，新充地保王桂接种如前。忽生毒计，诈称系属漏匪，房屋拆毁，器具霸为己有，又被索去京钱一百六十余千文。同治六年，遽将田地又复卖与李姓、王姓、赵姓、丁姓、刘姓。伊系单门独户，未敢擅为呈控，恳求代禀，公府亦未深究。敝院亲诣查明，王桂与众恐其成讼，托谢文礼相留敝院至桑阿镇店内，与伊父子处说情愿退田地，修盖房屋，彼此允从。不知王桂等如何又将赵有山、赵云峰父子呈控？为此合移查照，等因到县。当经卑职选派干役，不动声色，密往拘拿。一面差传全案人证去后，讵赵有山先期逃逸，追捕无踪。立将赵云峰获案，提集严讯，据赵云峰供，一向庄农度日，并无从逆为匪。前因原籍荒乱，避匿在外，嗣蒙 孔氏博士府中荐至衍圣公府效力，见伊诚实可靠，拔充诗礼堂启事厅官。伊父赵有山系在 孔氏酒店帮同贸易，上年冬间，伊与父回籍，查知田地已被籍没，心怀不甘。故向甲长李湖等恐吓，追还文契管业属实。不知伊父现逃何处？等供。质之甲长李湖等，则称赵有山父子先前如何从逆为匪？如何被剿逃避？供词甚为确凿。并称上年十一月间，因有 孔府来人，恐致成讼受累，故将地亩文契交还，并无别故，等语。卑职伏查此案，现讯供情既与 孔府来文不符，且有孙令查抄逆产册卷，上载逆匪赵有山、赵云峰姓名，详细可凭。其为赵有山等必非善类已可概见，第连日提鞫，供甚狡展，必须究讯确情，核实禀办，方可信谳。除将逆产田地仍饬李湖等认种，并追出文契给予收执外，理合驰禀查核。俯赐咨明衍圣公府，将该匪赵云峰所充庙员即行斥革，并查明赵有山如仍逃往该处，迅速解赴卑县归

案审办，实为公便。等情到司，据此除禀批示外，拟合移咨。为此合咨
贵府，即将该匪赵云峰所充庙员斥革，并查明赵有山如逃往该处，迅速解府归案审办施行。须
至咨者。

右　　咨

衍圣公府

□□□□□三月